一葉

王统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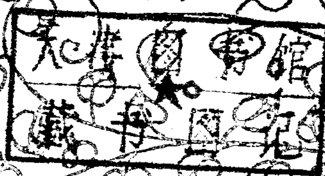
1246093

王統照著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1





詩序

熱血噴薄的心胸，
白白裸露的眞誠，
長久是在迷惘的淵裏的！
長久是在恍惚的夢中！

人果然是相諒解與相親密呵！
爲何人生之絃音上，都鳴出不和諧的調子？
爲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葉的飄墮地上？
爲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連着結在我的心底？



我眞誠地要詛咒人間！
我願憑其熱如火的淚光，來洗滌互相欺侮的罪惡！
我助着秋夜之雨哭呢！
我隨着悲咽之琴鳴呢！
且是；我每每地向我的筆尖祈禱！
我知道倘是在侮辱與誹笑的人間：
但我血沸了；
　我心裂了！
我不能不貢獻出我的悲感！
我不再懼人們的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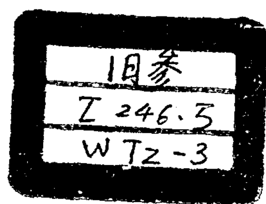


一葉之浮生吧！
有誰敢說牠有永久的寶貴的地位？
飄在亂流之上喲，
腐在枯草之底喲，
誰能管得？
又誰曾管得？

一葉罷了！
當微風吹過；
或有零雨的點滴，
也會鳴出牠的弱細的淒聲呵！



一九二三，五，十日於北京。


旧参
Z246.5
WTz-3


天津市立圖書館



上篇

青年天根由學校中聽了一位由外國新來的位哲學博士的講演，回來之後便躺在寓室的長椅上，半晌沒有起來，腦子中只有悲觀主義與定命論的觀念在那裏來往，動蕩衝撞，幾乎覺得沉重的頭顱，似已經漲破了。原來這個題目就是在一小時以前他聽那個疎髯瘦削的面貌的外國哲學家，所發揮與批評的。他對於哲學本有天性上的嗜好，與研究的傾向。向來他讀過何種關於哲學上的書籍，與聽過怎麼樣的大學者的講說之後，他必不肯作盲從的判斷；他必細心苦思，如蠶抽絲般的反覆推證，考究而用自己的主觀來作嚴重精審的批評。的確，這或者就是他的怪癖，他好用自己的主觀來判斷與推測；鑒賞一切的學術與藝術的作品，甚至拿主觀去解釋人生。他自然知道研究任何種學問，當取客觀的商榷態度，不可純粹以一己的感情上的主觀見地作準。但他知道這種學術界遺傳下來的一貫的法則，不過他再不能用她來建造自己研究學問的

1246993

橋梁，所以他的議論與文章，人家都笑他爲感情論的哲學派；或者有些人呼他爲詩人空想的哲學。他却從不以他人的嘲笑與批評，而改換了他那主觀的見地與把握。他從不信什麼是純粹理性，對於這種類的書籍，他索性不常去閱讀他們。

可是在這個秋日的過午之後，他的主觀的判斷，也似乎失却了效力。疲倦嬾散地由學校走回寓室後他覺到全身的血液，燃燒一般的熱，而皮膚却冰一般的冷。倒在椅子上再也沒有用思的力量，只是心臟與腕脈的跳動與搏擊，却聽得出。他不止是不能批評剛才所聽到的新學說，而且在此個時間中連所講演的也記不起來。

美麗的秋日；是可依戀的秋日。掛了絲的遊蟲，在窗前老榆樹下斜蕩着飛，幾個咽住殘聲的蟬兒，在西偏園中的小矮樹裏唱出淒清斷續的歌，風吹散開鳳仙花的微馨來，引逗着室內牆上掛的赤臂女神的畫微微地笑。什麼事物都一般地安適一般地如前時無二，然而他的心靈中，却燒成噴火岩的熱烈，與急憤，舊事之影，只在他的迷惘的夢裏映現。

『哦！悲觀主義與定命論！……』他悶極了，迸出獨語的這一句話，但他再不能續行思想下去。

時間過去了！已近黃昏。西方天上的蛋白色的秋雲，已經掩着落日的餘光，向隣家的園中投下。無力的秋蟬，已住了嘀音。牆上的赤臂女神，也斂了她的微笑。夜幕漸漸罩了下來，黑暗又似起始來臨。他躺得實在不耐煩了，慢慢地坐起來，無意的目光看到藤椅上編成的花紋，方的；圓的；八角式的；的都是由直條的籐子編結成的。他看後：微微地由心中觸起一重內觀的感歎！他想圓的；方的；八角式的，的都似人生的方式，微小的人生，任你們怎樣去變化無量數的生活方式，都逃不出原來一般粗細的籐條的編結。定命論呵！莫不是就是人類生命的編結的原始麼？……他正自迷亂的尋思着，忽由靜中聽到門外有個輕微的腳步聲，竹簾子從半暗中動了一動，走進一個少女來。她是天天在這時候照常的來，今天的黃昏她又按着老例子走了進來，並且說一句話，如昨天晚上的話，一字也沒有更改：

「請吃晚飯去，裏面都收拾得了。」

他只管將全盤的心意，都交與籐椅上方式的模糊的花紋中，竟忘記了回答她的照例的話，默默地仍然用手抱住他的亂髮。

少女猶豫的吃了一驚！她知道天根向來是在屋中，這個時候從不外出的，見沒有回答她，便改了照常的習慣走在椅子的一邊，柔和的低聲道：

『請吃晚飯去啊！都……』

一句話將天根提醒，突然立了起來，發出沈緩的重音，道出兩個字來是『定……命！』少女驚訝且疑懼了！便倒退了一步。天根從黑暗中看了她一眼，她覺得他那明朗的目光，注視着自己，便轉身向外走出，他也癡笑了一笑，隨她出來。

快樂的晚餐罷後，他的旅寓的主人，——他的舅母的兒子——將才滿週歲的見兒，抱在膝上，逗着玩笑。表嫂端了一杯茶，正在喝着，一面却催着羅雲摘夜來香的小花。他嬾嬾地吃了半甌米飯，倚在一顆藤蘿的幹下，沒得言語。一會見兒被父親引逗的哇哇地哭了起來。他的中年的表兄，便笑着問他道：

『天根，你倒是見兒的老朋友，見兒好哭，你也有時哭。看你今天晚上這種不自在的樣子，多分要夜裏哭些淚珠了。……』說着就將孩子遞與他的妻達馨，却走過來，拍着天根的肩膀。天根

默默地不做聲。

達馨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婦，她嫁了王志伯剛有三年的光陰，而不覺得將甜蜜的流光，很快的送去。不知爲了什麼，這近年中，總和她的丈夫有些參差。志伯常常拿了他那神經質的少年的表弟，當作取笑的資料。達馨是個熱心的婦女，常常生氣說他不應該。志伯呢，却另有見解，他以爲如天根這樣少年的憂鬱，須要常引着他快活些，方於他有益。這時達馨將茶杯交與羅雲，用右手抱着見兒，便向她丈夫道：

『你不知道表弟的苦惱呵！只是這樣的和人家開玩笑，……』她的話並沒有完結，志伯大聲道：『什麼苦惱？你知道嗎？』

達馨用了嚴正的聲音答道：『你不見他晚飯用的很少，他大概又想起姑母來了，你看他每天這樣的緊緊鎖住眉頭，你爲甚麼還這樣取笑他？……』志伯半晌沒有說話。天根却將頭漸漸俯到扶住藤蘿樹幹的臂中了。

三個人都無聲的立在初秋之夜的衆星之下，連好啼哭的見兒，也睡在母親的柔軟的懷中

了。獨有羅雲輕步地走在花池子中。摘夜來香的花朵。

這樣的沈默中，天根終於沒有言語，就走出內院，到自己的臥室中去。

志伯在電燈下的書案上，正自替學生改算題，一本本的A，B，△的册子，使看的人爲之眩暈。志伯是個精密與有耐力性的人，便一本一本的細爲改正，預備明天的早班，好交付與他的學生。達馨却斜坐在北面的鏡台前，照着鏡子梳頭。她一面慢慢地梳着長的頭髮，一面時時偷看她的丈夫却見他正在聚神會意的在那邊改算學上的字碼。他們自從天根沒有說話走出之後，達馨便到室內去料理見兒睡覺，志伯在庭中踱來踱去，直到這時，他們也沒再說一句話。

達馨用寬的梳，將頭髮總梳了一回；又用密的梳，去分梳，很自然地緩緩地作她細密的工作。直到她看見他的丈夫，將學生的課本都檢點清楚之後，便將頭髮鬆鬆地挽起，用個壓髮束在後面，用水洗着手，向她丈夫突然的道

『你認得天根弟從甚麼時候起？我究竟不曾知道。』

志伯迅快的看了她一眼，便用手指輪算着道：『從十二年前的二月裏，我隨着母親去到他

家一次。」那時他才十三歲呢！我原比他大七八歲，所以那時我們常常不在一處玩。」

『他那時也和現在一樣嗎？』

『那有甚麼疑惑的，他那點奇怪的思想；與憂冷的面孔，再不會改變。不過他那時面貌，比現在還紅胖些，不像如今的蒼白色。』

『但……』

『爲甚麼你問我這等詳細……』

達馨沒有答復他這句，偏問道『姑丈那時自然早就死去了，他也是自幼時不幸呵！』

『的確；那是最可傷心的事！在舊曆的淸明節日，那天我同他到菡皐的姑丈的墓地裏去。天矯傾欹的老松下，蓋着初綠的草痕，我看了那等淒凉的景況，也自然想到姑母家的狀況。我那時也多少知道點悲哀了！他呢，却因貪看郊外的風景，不知是來到了他父親的墓前，及至跟隨我們的用人，將預備的供菜一件一件安置在石的墓桌上，他還折了一枝黃色的迎春花，從林外小聲唱着春風歌走來，及至看見那個大的土堆，他就伏在石的桌子前面，大哭起來！……還是過後，他

同我說：姑丈死的那年，他才滿七歲，出喪的那天，他曾記得送到這個林子裏，就是在殯葬的那個冬日。他是七歲的小孩子，伏在僕人的肩上嗚咽的哭！他曾說記得那時有個老年的人問他為甚麼哭？其實他還不知道為甚麼哭的那樣利害與哀痛。不過他說當在那時，他小的心裏，似是破了呢？……』志伯說到此事，多感的達馨，已經是用洋羅的白袖，替天根拭了幾次的同情之淚！及至聽到志伯末後所述天根的話，竟自伏在書案上抽咽地哭了起來。志伯吃了一驚，倏地立了起來，用手推起她。志伯也歎口氣道：『怪不得你聽着難過！我當時聽他說，也覺得心裏有些酸惻！……不過你過於容易感動了呵！……』他說時，面上頓然現出疑惑與不安的神色。

二

天根這夜在床上，那曾得有個安甜的睡覺。在十二點鐘以前，他無興致的取過本中國古詩來，在燈下看，想去排遣排遣心中的悽惶與疑悶！那是自然的，他以為詩境的融化，可以變化心境的憂鬱。那裏防到看過幾首以後，就是一首古時的民歌，末後有四句是：『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於是他便將書丟下，很沈悶地和衣臥在帳中。想起定命論三個字的感觸，與

悲切；想起人生之網的迷亂，熱淚便由眼中流到枕上。這樣過了些時候，隱隱地聽見內院中志伯與達馨的談話聲，却不知正在談論他呢。牆上的鐘敲過十二點以後，他便脫去外衣，蓋了薄薄的被子，將努力睡去。然而他用了幾種書上的催眠法，終至於沒有效力。忽然聽得窗外的花葉上，有滴打滴打的聲音，原來是夜中的微雨。他的帳後，就是後窗，所以聽得分外清切。細淅的雨聲，似乎緩弛地奏着悲劇開始的音樂，一聲聲正着在他的心絃上。他更覺得宇宙的泛舟中，惟似有他一個的孤單與憂切了！他想到在故鄉的母親，想到遠嫁的姊姊，想到平生的遭遇，想到良友的遠離，想到一切；一切的世界中無意味與消極的人生，他寂寥聽着細滴的雨聲，更是反來覆去的睡不寧貼。

到後來，他從帶電光的手錶上，看見短針正指在一點半鐘上，因此他忽然有一瞥般迅忽的思想，聯想到一椿舊事，迷朦地他似乎失了知覺般的，在半睡的狀態中。

短短的竹籬，隔開了花園的小逕，井水由花畦中汩汩地流着穿過。正是夕陽欲沈未沈下的時候，映着黃金色的返光，射在雨後的柳葉上，放出鮮潤的柔光來。他自己正在竹籬旁邊，徘徊着

去賞鑑，還是去留連這個春日的斜陽之夕，他這時似是不能判別的。記得他像十三四歲時的大小，他自己也以爲正像這美麗的青春來到，燦爛的前途有若干可愛的光與花引誘着他；導着他，往前走去。他那時一心想學那書傳上所說的詩人，努力要搜尋詩料，想將各人心中說不出的詩境，須一一的爲之寫出。直至於不使有一個人見了他那無數的詩之後，不贊美流淚感動呢！哦！這是他惟一的青年的志願，……徘徊着；想着；忽然看見好笑的她，在柳陰後笑着用手招呼他。他和她似乎隔了多年不見的故友，便急速地跳過幾道灌花的水畦，走到柳陰中，她却正自拿了一朶玫瑰向他用英語談話。他匆遽地驚疑！她怎麼變成仙女般的玄妙與莊嚴了！不像以前見她時一個天真爛縵，活潑與笑樂了！正在迷惑地思想，……突然又變了一個境地，原來在無垠的曠野中，他正追逐着一個修長的暗影，喘息的跑，累得通身是汗，但一步也不肯停止。至於暗影，是個甚麼東西？爲甚麼要去追逐？他是不知道而且不去思索的。只是後面被冷冽的朔風催着，向前急跑，暗影在前面似是笑着引逗他，欺傲他。當他剛剛要用手去捕住牠的時候，牠就早跳躍着過去，在風聲中他似乎聽見有人催促他快追的口令。但終於沒有追上。在一個森林中的墓田前面，偉大的

暗影，返向他撲壓過來，他頓時覺得氣悶不過，而且身體全似被繩索縛住般的麻木與痛苦一身的汗浸透了被子，哦！忽然由噩亂的夢中醒寤過來！

三

天根從這天，——聽過哲學的講演那天以後，便每天有多半天的工夫，去記些日記。其實他這些日記，並不是記這天日裏的事情，全是隨意想出來的，就寫在上面，並沒有次序與統系，與其稱之爲日記，不如稱之爲雜記還合宜些。他這個工作，尤其以在晚間寫去的時候爲多。不上半個月的工夫，就寫成一大本，不過他面容日見憔悴些。他除了到研究室去研究幾點鐘的哲學以外，回到志伯的家中，便在燈下抄寫他舊日的回記。有一天：正在冬初的時候，天氣冷得很，清晨上有水的池裏，已薄薄地結成一層冰。畏冷的雲雀，也不像每天早起，在簷前吱吱喞喞的叫。志伯家的小園中，遍地都是枯黃的落葉。達馨起得很早，正乳着見兒，看他小面頰上，比從前漸漸地紅胖了，烏黑的兩個小眼珠，靈活的轉動着向他母親看。很長的睫毛與柔細的雛髮，全擁在母親的懷中。他吃幾口乳，便用一雙白肥的小手，向空中亂抓，彷彿要在這個廣漠的世界裏，抓到他稚弱之生

命的一般。項上圍了一條白絨巾，是達馨在秋天剛來到時，替他早預備成的，今天早上初冷的氣候，達馨便第一次將手製的絨巾替他圍上。不過他却似乎不安與懷疑的驚視時時用小手去撕開牠。達馨看着孩子漸漸地更可愛了！一手輕輕地拍着；一面却低下頭去在他的額上柔柔地用嘴唇，吻了幾吻。小孩子不曉得母愛的吻，比所吃的乳漿，更是生命上的保護者，他急於迴避，更向母親的懷裏，將頭鑽進去。達馨的心中，充滿了女性的慰安與快樂！然而忽然想起三年前的自己，不禁臉上微微覺得發燒，抬頭看見妝台上鏡中的自己，腮頰上却紅了一片。自己忽然想得沒意思，便轉過頭去看那盃綠蕊菊的花葉，却有一半的離披了。她便真切的感到秋氣的陵厲。自己想起才四五年中，居然變成了妻與母的地位，迥非前時那樣無牽無罣的愉快的少女生活了！想到這裏；便無意中又用眼光看看懷中的見兒，正在嘻笑着張着口，似乎要想說話。

她因此想起了一切的問題，她從安靜的腦海中突然又記起奇怪的表弟天根，這幾個月以來，他似乎越發變得奇怪了！輕易連說話都不說，聽羅雲說，每天他總在十二點鐘的深夜以後，方才安歇。他近來越發瘦得利害，便連好取笑的志伯，也不敢無故的同他說笑話……她沈默的想，

然柔弱的心中，却替天根生出無量的恐怖與憂慮來！她想了一回；便把其他的思想，全行推去，集中於天根身上。末後看看兒兒閉了眼睛呼吸很勻靜地安睡了，她就輕輕將孩子放在床上，蓋上床夾被，自己就決意要到表弟天根的室中去偵察他近來有什麽奇異動作的留跡。她剛由臥室出來，迎面吹來一陣冷冽的風，將她的頭髮，倒吹下一些來，覆在臉上。她驟然感得初寒的利害，便重回到室中，加上一身灰貢呢的薄襖，便再出來，到天根的外室裏。

當他走到天根的室門外，自己遲疑了一回，心中作了半晌的判斷。後來就堅決的進來。本來天根住的是志伯家外院的一個舊日的書室，現在自從天根到此以後，便在內間設了床帳，作爲臥房。外面的兩間，却爲書籍所充滿了。達馨因家事忙亂，常常不到這個外屋裏。這時她剛進來：看見外間的什物，書籍，都很淩亂，一架一架的玻璃廚中的金字巨册的書，也橫放倒置，很無秩序。她想天根向來不是這樣的，爲甚麽這些日子，性情越發變爲奇怪，而室中的整潔也不像從前那樣講究了。不過同時她又想：或者也許是羅雲躲懶的緣故呵！她自外間的書案前邊，立了一會，看見東面牆上所掛的赤臂女神的畫片，也蒙了一層細塵。她知道這張畫片，是天根來此時便帶來的，

他平日非常的珍重，而且他每每同我們談起，便稱贊這張畫的畫法，與其表象是怎樣的美麗與偉大，調子怎樣的勻均，女神是怎樣能代表人生的全體，可見他是怎樣的寶愛牠了。但他從沒告訴過是誰畫的，爲甚麽這幾天覺肯容許這些微塵，去蒙蔽了人生之表象的畫中女神呵？書案上的水盂中插了一支茨菇葉，也焦枯了。她看看案上及書架上的書，多是詩集，與些各國的宗教史哲學史，也有幾本新出的文藝雜誌，却有的丟在坐椅上；有的落在地毯上面，有些零亂的草稿，在書中夾着，看去知是多日沒有動筆了。達馨看見室中這等景象，不禁歎了口氣。便緩緩地走入內室來。室中却有種清香，原來是在上星期內，達馨親自爲他由花池子中揀出一顆玫瑰花，送與他，所以雖在初冬的寒晨，還放出微妙的清香來。她看見床上，倒是將衾枕收拾得整潔，靠南面放了一張精緻的漆桌，一瓶墨水，一支禿了尖的金屬鋼筆，鋼筆下有本很厚的洋紙的本子。她便坐在一張椅子上，打開本子看去，許多大小縱橫的字，有的用紅色寫的，有的還有毛筆寫的，還有許多彎曲的洋文，在其中攙寫着。又檢過幾頁下去，於是天根的回憶的記錄，便第一次爲她所發見。她在第一頁裏，便看見九月二十一號的五個字，她這時想定心去快快地看；但又自己覺得是偷看

天根的自由日記，似乎不是應該。不過這時的達馨，爲好奇與爲天根擔憂的情緒所壓迫，也顧不得許多了。於是她用迅速的方法，一行行看去，有許多字看不清楚，便也漏了過去。有的一天有若干頁，她只好略看大意，而一面心裏却很恐怕與慚愧！忽然在一頁裏有一片話，最使她驚異的是：

「……今日在一本猶太哲學的初期的書中發現了幾句話是：「生命爲花，美麗的開，亦美麗的落！」美麗的落呵！眞確呵！但我只覺得火在我全體中燃燒！……今天分外的迷亂，在昨夜的夢中，我見我的少年的父親，給我一串碧色的念珠，他說，——鄭重的說：「這是生命的珠，人人都要有一串的，有珠才能記憶；能思想；你知道這些奇怪的珠子，是你的生命的裝飾品；同時也是你的生命的記數。你要好好地保持牠！要常常用愛的眼淚潤洗牠！要常常如吞服般地記在心裏，你若遺失了，你將永遠，——永遠至於無窮，失了你的愛與光明！我原沒有有牠，因爲我究竟沒着意的保持牠，我死了！生命之珠，也散亂了！所以我串成如舊日一樣，再交與你，你若大意的散失了，你將不能有愛，有光明，有你呼吸中的世界，你必要被遺棄在無人的曠野！但是你要用愛的眼淚潤洗牠……」」

下面有一大段，還是續寫他的夢境，但字跡很歪斜，並且爲墨水漬透，模糊的看不分明。達馨看到此處，直似入了夢中的奇異一般，便將下面一大段模糊的字，翻過去，又看：

『恰好在今天，又閱書得了這句話，……哦！父親呵！你給我你生命之珠，曾在何處？你的兒子，無勇力的兒子的生命，怎麼覺得如落下的花的美麗一般，要逐日的沈到不可測量的水中去！我究竟得不到生命之珠呵！夢中的父親；你快來拯救你不幸的兒子吧！……落下的花的美麗，……塵土閉掩了牠的目，林中的鳥聲，在天外替牠唱着輓歌！……』

達馨看到這裏，再也不能往後看了，心中一酸，幾乎要掉下淚來！正在尋思着；忽聽得羅雲在後面到處喊她，便匆匆地走出。及到了後院，才知是她的兄弟達惠來看她。

達惠是她的異母弟，現在正在中學校讀書，是住在很遠的校內，却隔一星期，便來看候他姊姊和見兒，這天因爲學校裏沒有功課，便從校內走來。離達馨家不遠的地方，方坐了人力車來的。達惠是個活潑有思想的少年，比他姊姊小九歲，平常最好爭氣，同學中都很佩服他有俠士的氣概。他每每在街上替人伸寃屈，看見不平的事，便想加入，因此常常受達馨的勸誡。他這天，天剛明

亮的時候，他知道學校中是有個紀念日，便早早地起身，冒了淸晨的冷氣，向他姊姊家來。他住的這個私立中學的學校，是建築在城外的鄉野中，距城中約有七八里路的遠。他因爲這個中學，是科學的研究特別注重，所以從了他姊姊的命令，自十四歲上，即在這個學校中肄業。現在已經五年，快要在文科的班中卒業了。這天早上他由學校中出來看見學校外面的田家場圃上，都堆了無數的草堆，田中有些晚豆，還搖着黃的葉子，在土塊中擺動。他走在堅硬的土逕上，遠望却見林中，已有些農家的炊烟散出。晶明潔白未結成雪的霜粒，在農家屋角上放出光來。巨大的日光，從沈睡中醒了起來，慢慢地往上升起。他愉快的走，心裏却想他姊姊同見兒，恐將正在帳子中好睡呢。他想家中，才給我了兩封信來，是小兄弟寫的，這回帶去給姊姊看，她必定很歡喜的！他走在道旁，遇到幾輛往城中去售賣青菜的小車，獨輪的小車，在靜靜地道中，唱出淒澀的音調。他走了一回；覺得身上微有些汗，沾濕裏衣。他在喜樂的心情中，渡過了一條結了薄冰的小河，這條河是沽河的一條支流。每到秋天，各鄉村的人，便合力在河上搭成一個草泥相合的橋，以便旅行的人們。

達惠匆匆的走過，他又想道：姊姊每天在城裏，不能見些自然的好光景，若教這時，她在這裏，少不

了又得些新鮮的快樂呢！他的思想，有時幼稚的如小孩子一般；有時却與他姊姊相同，有些清妙的感覺。他在道中，這清涼的初冬的景物，分外使他取得了無限的慰悅！

這時來到姊姊家中，滿想將這一些他所看到想到的景象，都一齊說與達馨聽。想來她必定異常的喜歡！那知見達馨眼中發着潤濕的痕，說話也似乎不留心的一般。他開始奇怪了！他知道向來她是很細密很溫和的，每逢他來，都十分慰貼他，愛說愛笑的問問家中的情形；或談談外邊的景物，但是這日却全變了，他也感受着苦悶，反而覺得不如在曠野中行路的時候的愉快了！

一直到了幾點鐘過去之後，達馨被她這個好問的兄弟問得沒法，才將在天根的室中所見的天根那些記事告訴給他，她說的時候，更爲悲咽與悽惶了！

達惠聽到這裏，方才明白他姊姊今天所以這樣，不高興的原故。不過他却道：「原來是他，他平日就不愛理人，我看見他，便心裏生氣！不過不想他也是這樣可憐的人！但是姊姊你不要替人家難過，我們的父親，母親，却都很安健呢！」說時便指着在桌上由家來的信給達馨看，那知因此更觸動了達馨的心事，想到自己親生的亡母，而對着達惠便不好說出，只是癡癡地出神。

達惠覺得今天出來的沒有趣味，便逗着見兒玩，抱住他在地毯上跳舞。見兒笑個不住，後來達受了感觸的姊姊也笑了起來。直到午後，達惠方回學校去，當他在街道上的時候，恰好遇着奇怪的天根，對面走來，長亂的頭髮，蒼白的面貌，他老遠看見他，便避了開去。及至天根走遠了，他才伸了伸舌頭，喊一輛車子，出城去了。

四

自從達惠來到他姊姊的家中那一天，天根這本奇怪的日記，竟落到他的老朋友汪青立的手中去。原來汪青立是他的在中學校時代的一個同學。他們在中學校的那時，常常在夏天的晚上，泛着小舟，共同在湖中看月的舊侶。他是個沈默不喜歡言語的人，但在那時：天根是很好玩的，便常在星明風定的美麗的夏夜，強邀着他去在湖中遊逛。那時他們還有幾位朋友，吹着簫，在舟中由荷花的香中穿過。到現在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青立早已入了師範學校，專攻歷史的課程，剛畢業後，就在這個私立中學校作歷史的主任教員。他與天根是幼時的同鄉，不過後來，天根早不在故鄉居住，而且各人營其生活，彼此早已不知地址了。不過因達惠自從那日見他姊姊，因看

過天根的日記以後，一天沒有愉快的心思，連達惠也氣悶了半日。他少年的心性，便深深地對於幾乎可稱狂人的天根，便埋了怨恚的種子。過了幾天，他在講堂上，聽汪青立講歷史，說到古來的藝術家，他們的性行，多半狂妄而奇異。因此觸動了達惠久久貯蓄下的悶氣，便請汪青立舉出幾個例證來給他聽。末後；他就把天根的奇怪的日記，與其憂鬱的性格，說與青立，只是將他姊姊爲天根傷感的那層事沒說。汪青立當時聽達惠說及天根，從陳舊的記憶中，想起在故鄉時童子的時代中的舊侶來。後來達惠索性全告訴了他，天根的姓氏，與那裏的人，以及天根好研究的學問等等。從此以後，汪青立便去訪過天根幾次，他們倒還說得來。不過青立究竟是誠篤安詳的中學生的教員，他雖讚歎天根，以爲自己沒有他那種感覺的敏銳，與文學上的嗜好，然他也常常替他憂愁！去過幾次之後，天根那本不肯示人的日記，竟被他索去閱覽了。本來青立與天根是童年就相識的，所以他知道天根的事，最爲詳細。不過是天根十五歲以前的事，後來也就一樣的如在夢中度過，彼此都不相知。就是現在他問天根，天根也只是低着頭不言語，他知道天根的性情，也不願再問了。

不過天根這本日記，不止在達馨柔弱的心中，留下了無窮的感傷，與淚痕；在達惠的經歷中，添加了許多的奇異思想；在汪青立的觀念中，充滿了一些疑問，即我也曾間接的聽過天根的歷史，並且因青立的介紹，在兩年前，已與天根成了至爲熟知的朋友，所以我現在記起這些人生之夢的慘影；與天根那種矛盾與疑悶的性格，以及中間的許多遇合，都如在目前！人生的浪花，都隨聚隨散，前邊的泡沫碎了，成了後來者的水波。我有時記起青立告訴我天根日記中的言語，我也常常作半天的思想，全是由於他那奇祕的性格所給予我的！

五

農人們正在忙着將一輛一輛的小車子，載來了無數的由田中拔出來的麥藁。金黃色的穗子，映着五月之初的太陽光，黃色的針鋒，還帶着朝露的垂珠這些粗製的笨重的車，在曖曖的晨光中，銜接着推過。遠處平陀的山田，一壠一壠的遠似排列的線痕。山田下即是一條寬廣的河，河上兩列種植了無數的楊柳與多刺類的灌木。因此就作河岸的天然保障。河的右岸一片片地松林，多至不可數計，却是有多數的墓田占在中間。距河不遠，即是個大的鄉鎮，鄉鎮中爲左近的商

場，與製造品出產地。有幾千家的人家，距這個鄉鎮不到七八里遠，是個鐵路旁的小車站。車站的規模，雖是小的，而貿易上的狀況，却極興盛。因這一帶幾個縣境的來往的行旅；及出入的貨品，都以這個車站作一個運輸的總機關。因距離那個著名，而有天然的形勝與風景港口，不過有三個鐘頭的火車的路程，便可達到的。

這時正在鄉村農人的穫麥季中，每個鄉村中的農人，都清早的起，叱驅着牛犢，帶着鐮刀，到田中工作。在晨露未晞的時候，農婦們裹了頭上的包布，挑着飯擔，到田中去送早餐，給她們的丈夫與兒子吃。他們並不用安置菜飯的桌案；並不用甚麼台布，他用簡單地將粗條筐中取出的幾碗無滋味的青醃菜，放在田中的土塊上，便急急地吃了起來。那眞是單簡與愉快的生活。有時婦女們坐在旁邊，取出手工作着，直到他們飽餐以後，將碗箸取到河水中洗滌了，便很快樂地唱着鄉村的戀歌，回到家去。

這日他們如每天照常的在田中工作，他們忽然聽着在遠處悠揚地有種不慣聽的音樂聲，：傳到他們的耳膜內，於是他們驚疑的彼此停了工作注意的聽。忽然一位白了頭髮穿條肥袖短

褂的老農人道『我記得了，這是鎮中的駐兵又出來野操了』他身旁站住的一個作日工（在鄉村收穫季中農家因工作用人，常有雇人作日工的習慣，也叫做短工）的中年男子，接着老人的話道：『張老爹，你錯記了，駐兵的吹號與鼓聲，沒有這個好聽，而且向來在農忙的時候，他們的頭兒是不准出來野操的。』老人這時將手中拿的一綑草繩子，扔在地上，一面用塊硬石與鐵片取火吸烟，一面點頭道『對啊！到底是我多了幾歲年紀，便分別不清了，那怕是……哦！學堂中出來的吧。……』中年男子沒有回答他，只是停了工作，向着遠處看去。

不久的時候，大家都看見有一羣年紀小的兒童，穿了整齊的白色靑邊的一色的衣服，打着旗幟，從河左邊轉了過來。果然是一隊小學校出外旅行的兒童。那時那些兒童，與他們的教師，都帶着闊邊的草帽，帽子下都將髮辮盤起。

這一隊有百多個八歲至十四歲大的學生，當他們走過農田時，却停了鼓號，都向農夫們看去。農夫們也張開嘴看他們笑。不多時他們就走過去，往平陀的山岡上走去。這時那位好說話的白髮老農人，將旱烟吸完，扣在土塊上，拍拍地響，他忽然歎了口氣道：

『雲哥，如今也長多麼高了。看他的面貌，却令我想起我的老主人來！阿二，你不記得有一年，我們因爲和東村的許五爭地界的事，那個可惡的無賴，將我的腿打折了。那時雲哥的父親，才比現在的雲哥大七八歲吧，他由城中回來，遇到我們同許五那場打架，他看我傷的利害，把我擡了去，化了好多的醫藥費，才將我這條腿治好，……陰天的時候，還隱隱地發痛呢。……』

阿二的名字，雖然與小孩子的名字，沒有甚麼分別。不過他也有四十八九歲的半老的農人了。他這時正蹲在地上割麥根，聽老人說了這些話，便用他那天生的吃音道：

『記得，……記得，許五那笨驢，究竟送在牢獄裏去。……咳！我那年還得了一個機會，給了他幾個冷不防的嘴把。張老爹，那眞是痛快與清脆的嘴把子啊！……我也記得雲哥的父親因爲霽浦鎭中的吳剛元，你是知道的，他是李家的舊僕，現在因爲年紀過於老耄了，便回到家去。他不是好喝酒嗎！他的赤鼻頭，却很有名。我們倆個，却有特別的關係，喝酒啊！每逢我到霽浦鎭裏賣柴草的時候，我們便在慕園東邊的小酒館裏，一碟豆腐乾，一盤燒蹄筋，便喝了起來。……吳剛元那個大聲說話的老頭子，他什麼事什麼話，凡是他所見過所聽過的，他都記得，他常常同我談雲哥的

父親的事，可惜我都記不清楚了……』阿二的話，太無次序了，張老爹也不注意去聽他。但老爹自己却忽然記起一樁事來，便丟了鐮刀，跑過西邊一塊麥田裏去，向一個中年的婦人道：『滿家嫂，你的姪女，現在還常到李宅上去嗎？』滿家嫂正在看守着割下的麥堆，聽張老爹的問話，就立刻笑着道：『你老人說的我姊姊家的三妞兒呀！啊唷，了不得呵！我姊姊家，本來是個讀書的人家，不像我們生在地裏的粗笨。姊夫又是個老秀才，所以他們家女孩子，倒是比着我們家裏那些黃毛的醜鬼不一樣。三妞兒你見過了吧！她本來是隨她父親在外邊生長大的，唉！……什麼府呢？那時我姊夫正在給一個縣官教書呢。我姊姊不是多年沒在家嗎？那時正隨着她的男人呢。三妞兒就是在那時生的，……張老爹你應該記得，前五年時，他們回來帶着那個教人親愛的女孩子。那時三妞才十歲呢。我姊姊却將頭髮變得蒼白了。……』滿家嫂說得興奮，幾乎沒有止住的機會，張老爹便動了老脾氣，對她利害的看了一眼道：『誰不知道呵！……哼！』滿家嫂便又和氣地和他說：『記得了，我告訴你吧，三妞兒自從被她媽送到李宅裏去學針線以後，已經兩年了，我也常常到她家去，遇見她，她長得越發好看了！……』

張老爹撚着下鬍，他那半黃半白的踈的下鬍，却沾滿了些灰土。他想了一會，鄭重而懇切的又說『三妞兒長得那末乖，又好看，我因此記起一樁事來。』

『甚麽？』滿家嫂眼珠格外瞪得大些。

『我也是特別的關心，我弟弟的婦人向我說的，依我想，這倒是再要好不過的。……好吧！過幾天我還到你家細細地說去。』說完，他就不等滿家嫂的回言，就走了過去。滿家嫂這時方敢喃喃地詛咒他，因他嚴重的看她那一眼。

日光斜過了山陂，好鬧的鳥雀，也都藏在樹陰睡午覺去，而早起工作的農人，都感得疲倦，向河邊柳樹陰下躺着去休息了。什麽都靜靜地，惟有聽到遠處高大的霽浦鎮的女牆後的午鷄的啼聲。

兒童們由山坡下來的鼓號聲，也恰在此時重復聽出來。

六

雲哥的母親，在她家那所舊式而寬大的房子中，正同着一個新雇來的僕婦縫紉。這個縫紉

的屋子，是生前雲哥的父親學畫的地方。牆上斜掛了一把古式的劍，這是雲哥的父親平常最寶愛的，室中有些核桃木作的器具，一對潔白的茶几，上放了幾隻大口舊磁藍花的茶盃，一瓶晚開的芍藥花，連一簇尖長的葉子，映着由卐字格的窗中射進來的日光，鮮嫩的可愛。雲哥的母親，正同那個僕婦，坐在軟席上，縫衣服。她的最小的女孩，——六歲的女孩，正在她身旁，取了兩個泥作的玩偶，使他們撞着打架。

她是個久病的四十歲的婦人，而且常常病氣喘與氣管炎的利害的病。所以面色很黃瘦的。她那茂密而黑的長髮，——在她初嫁與雲哥的父親的時，所有的婦女，都稱美她的髮，也日見落下。她本是好說話；與常常快樂的好競勝的多血質的婦女，但在這三四年中，她變爲冷淡而易怒的性格了。不過她却是好工作與勤苦的。她自幾歲時，隨她父親在衙門中讀書時，便常常勝過她的姊妹，直到這時，她還是每天除了料理家事之外，便同着僕婦們縫紉；或看小說書講與她們聽。有時同她們說起在四川的萬山中的棧道上，乘著小轎走路；及在雲南所遊歷的吳三桂的宮殿，以及那些遺事。她們聽了，都如小學生聽天方夜談一般的驚異！而且覺得這些沒曾見有人說過

的故事，是有很大的美麗與引戀的趣味，而小名三妞的伍慧，尤其愛聽。

這是個溫暖與晴明的初夏之日，室外的蜂蝶，來往的不住向花叢中飛翔。她作了一回針線，覺得也有些午倦了，心裏可記掛着雲哥，應該早些的回來了。她想起雲哥，便用力向着室中後門的竹簾外喊着雲霏。過了不多時，雲霏同着梳了雙髻的伍慧，拉着手從後面跑過來。原來雲霏是她最大的十三歲的女兒。雲霏穿着小花的綠羅夾衫，左手裏拿了一把香草，笑着向伍慧看。她便向雲霏道：

『昨天蒸好的玉糕，你可不要全吃了，你弟弟快要回來了，留下些給他，到明天我再同慧姐作些給你們吃。』

伍慧自然地微笑了，雲霏臉上紅紅的沒有回答。伍慧搶着向雲哥的母親道：

『那個，她吃過不少，我說留點吧，恐怕還要給雲哥吃，她才肯留了四五片呢。』

母親笑了，連那個新來的僕婦，也對着雲霏癡笑。她急了，儘管摔脫了伍慧執着她的手，伏在母親的懷中抬不起頭來。母親撫着她的短髮道：『希罕呢，明天你找你慧姐，給你作幾個吧。』

這一晚上母親同她的雲哥和伍慧，以及那些女孩子，說起白天的事來只是笑。母親又問了些雲哥出去旅行的話，雲哥他幼稚的心中，却記起在田野中的滿家嫂來，便對伍慧說過。

伍慧是個聰明而活潑的女孩子，她在這天，尤覺得更爲快樂，便按照常常的要求，問雲哥母親的四川山中的行程。她道：『從前我在一本小的教科書裏，看見有在半山中走路的窄窄的木橋，那末；那在上面的人，不是小得如螻蟻一般大嗎？』

雲哥的母親，只是微笑，沒有立刻答覆她。

雲霏正同着兩個小妹妹，在燈前逗着一個白色的小狸貓，去搶一個花珠。雲哥却因走得疲倦了，躺在床上。

她經不得伍慧的催促，便道：

『在雨後中的山行，最是有趣味的。慧姐，你若去過，你永不想再回來的。你也必定不願意聽我去敘述這種片段的說不盡的景色了。……有一次我們一家同行的，有幾十乘小轎，卽是由宜昌坐船，經過三峽，便走山路由四川往貴州的山道。有一次我們坐在轎子裏，看那險峻而陡立着

色中，參以顏色的山峯。一乘一乘的小竹轎子，如走在圖畫裏的相彷彿。山道都是在山腰中修成的，下面便斜俯着些絕壁。我那時却不知什麽是害怕。有些年紀較大的老媽子，便坐在轎中哭了起來。她們的哭，並不是專爲走到難走的地方，怕得哭，她們的眼淚，是看着那些奇絕與不可思議而遠來的偉大的景色，將她們騾容鑑賞的心思，引起了思家的念頭……在山中落雨的時候，更是好看。看不見雲；也覺不出有雨點來，只感到漠漠茫茫地白氣，與起伏迷現的山峯，合在一處，所有的草木也都籠在無邊的白氣裏，只聽見由輿夫的竹笠下一滴一滴雨水聲，聽得出。而山中到處的流泉，澌澌的響……」伍慧聽得如身臨其地似的，兩個明亮的眼珠，只是向着她發呆。而雲哥也從床上坐了起來。

「另換個題目吧，有一次我們在王家營以南的個鎭上住店。那時的店，即在大的城中，也沒有現在如火車站的旅館，那樣整潔。我們那時是第二次回雲南去，那時正因我祖父死了，父親帶我們回家，又重行出來。那天是七月的時候，江北的天氣還熱得利害。每天從不明天的時候，就起來趕旱路，一連走了十幾天，在七月的毒日之下，同行的人都很困乏了。這天未到黃昏之前，就趕

到那個鎮，我記不清是甚麼名字的鎮的店裏。許多的亂雜口音；與馬的蹄聲。店是很寬大的，比我們家的房子還大幾倍。我同現在遠在衡州的八姊，與胡媽，住在西房的套間裏，其餘的人，都分房安歇下，想着休養精神，好預備明天的行程，那知一個意外的事發現了……』

雲哥聽到這裏，便由床上躍至案側，緊緊地貼住慧姐的身側，望着對面他母親說話。慧姐握住雲哥發熱的小手，沒得言語。雲哥的母親，咳了幾聲，便續說道：

『那店裏西房的套間，是很黑暗的。我同胡媽，最早的燃上店中所預備的油燈，草草的將晚餐用過。胡媽是五十多歲最有經歷的老婦人，她忽然看見南邊的壁上，掛了一幅很寬被烟薰黑的畫幅，她就指點與我們看，她突然似有點覺悟，將那幅畫子揭開，將頭掩在畫子後面，看了有二分鐘，她便輕輕地放下，喘了一口氣，向我們附在耳上說。原來那付不惹人注意的畫幅後面，卻是一個暗黑的洞口，裏面任甚麼看不見。因此我同我的八姊，嚇得上別的房間去了。這夜終於沒敢睡覺，半夜中便趁着下弦的月影，渡過淮水了。』

他說到黑洞發現的事，將要就睡的雲哥，卻緊貼住慧姐的身側，一動也不動。卽連慧也覺得

有纖微的恐懼！因握住雲哥的手便緊了些。而雲哥的一個姊姊，一個妹妹，貪與狸貓在屋東邊玩，却沒曾注意聽到母親的話。

慧十五歲了，較雲哥差不多大有四歲半的年紀。她家因王嘉芷——雲哥的母親的名字——夫人，是個家庭清閑而愷惻的人，幼年既讀過若干舊書，對於婦女的針線上，分外有工夫。嘉芷在街上偶然遇見伍慧，每每見她那付明麗而活潑的眼，與如胭脂微染成的雙頰，便非常喜歡她！後來滿家嫂的姊姊，便將自己的女兒，送到李宅中去，同嘉芷作伴。嘉芷夫人，更沒有半些階級的思想，教慧姊與自己的兒女同玩同飯，幾乎比自己的女孩子，還加心愛護。因此慧，常常以為這就是她的家，隔幾天到自己家裏去，便感到半日的寂寞！

這夜她聽過黑洞發現的故事以後，又同嘉芷夫人哄說着雲哥，睡在嘉芷的房中，自己很小心的走出來，踏着月光，幾乎逃避一般的，轉到她的臥室中去。她與雲霏是在一個屋子中，木壁的內間，是雲霏的住處，而在外間，用綠花白布幔隔開的，便是慧姊的臥處。她心中怯怯地回到自己房中，看看內間的雲霏，早已睡在帳裏，自己便取過已燃着的洋燭，放在帳幔的後面，匆忙的放下

鉤起的帳子，急急地臥下。將燭吹熄，而如瀉過銀水來的月光，却映得室中什麼東西，都看得清楚。

沈冥中從這夜起，給予她一個細微的印象。她覺得她握住雲哥的手，格外熱；而且脈搏跳得很急。當他母親說舊日旅行中奇遇的時候，她想雲哥那樣的聰明，也不禁替他母親歡喜！但這不過是奇怪的思想之一瞥罷了，在她充滿了天眞與純淨的心中，並沒有其他的感覺，可是她從此覺得似乎對於奇異的人生，有了一點解說不出來的微妙的感動。她從在這潔明的月夜睡過之後，心境上似乎增加了許多的智識，然而自己却也尋思不出來。從前與雲霏遊玩的興趣，在微細的境界裏，似乎漸漸減少，不過是微而又微，不容易覺查得出來罷了。

七

這樣便過去了三年的光陰，鷺浦鎮仍然還在那些平延的羣山之前，每天的汽車聲，仍然遠遠的可被鎮中人聽得見。田野中農婦的歌聲；與鎮中小學校鼓號聲，仍然如前，時時的在空中聽到。一切所有的，仍如前無二。只是雲哥家中，少有些變更。每年年茹着苦痛，與同時抱着希望的母親，身體日見比前此瘦弱，她的七年中的肝痛與哮喘的病，也未見輕減。不過眼看雲霏快要出嫁，

與雲哥已長成得像大人了，她心中還可比較得欣慰！但是每逢着紀念的日子，與好的節候，聽那些白翎鳥在園樹上啼的時候，與梧樹葉子掃在地上的聲音，她那已竭的淚泉，往往還自己哭泣。伍家的慧姐呢，如今竟有十八歲了，仍然還爲嘉芷夫人的伴侶。仍然還住在李宅中。她的父親現在倒成了私立小學校的國文教員。她的容貌，越發美麗，而態度也日見端重，不似三年前隨着雲霏在草中和石縫裏捉促織玩的時候了。她被嘉芷夫人，教她寫的字體，也日有進步。她每每取給她老年的父親看，她父親也不能知道她對於寫字，將來寫得究竟成怎樣的好法，只是眯着眼睛，在眼鏡下笑。不過她却格外得好講究修飾，與雅潔了。雲浦鎮本不是交通閉塞的地方，所以在省城中有什麼時式的梳頭與新衣服的式樣，不久便會流行到這裏來。因爲鎮中的舊家很多，他們家的婦女便與左近鄉村中的村姑不能一樣，因此慧姐除了天然的愛好之外，因修飾得雅潔，更使得她，使人見了贊美與稱羨了！她在雲哥的家中，差不多與雲霏們一樣的待遇，所以除了她願意去作的事以外，成天裏沒有甚麼事。而她的講究修飾，更有閑暇了。她在這幾年中，也一樣經過了少女之青春期的變態，由嬌小的如小鳥一般的女孩，變成一個善笑與常常凝思的女郎了。她

最好一種金雀花，在她的窗前的幾叢芭蕉的前面，她自己栽了好多。每到夏天，便開成一片，金黃色的喇叭形的小花，放出許多甜蜜的香來。她在夏日清早的起來，常常開着窗子，在窗前梳頭。她往往停了手中的梳，披着長而柔細的頭髮，向着花叢微笑。金黃色的花光，斜映着她的長髮遮住的半面，朝陽之光，從東邊的園中的樹裏升起。這時她晨妝的美麗，自己對着鏡子看看，心中也感到愉慰！

雲哥在這時是在學校時多，而居家的時間頗少，然而他母親還另請了一位先生，在家塾中教給雲霏姊妹讀書，而雲哥晚上，還從他講求舊式的文藝。所以雲哥一天沒有多閑的工夫。不過他在學校時，功課沒完，便急想着回家，及至到家以後，又恨不得快從家塾中，將先生講的課本看完，好跑到內院中去，至於他爲甚麽這等每天的要忙得如有人催促他似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惜每天只好有點工夫在芭蕉蔭下的月光中，走幾回罷了。

他家的東面，是一處荒廢的舊園了，本來他父親在日，常同些飲酒與淸談的朋友們，在裏頭消遣的。園子雖不是極爲寬曠，但因自從他祖父由隣家買來，年年添些花木，七八十年的光景，裏

面的大樹，竟森森的成了林子。及至他的父親死後，嘉芷夫人因爲這是雲哥父親所常到的地方，每每自己去過；或是看見裏面的樹木花石，都生深深悽想的悲感，所以早就封鎖起來，沒人去過，已經有七年多了。現在因爲雲霏們都長得大了，很願意到園中去遊逛，又加上慧姐的要求，所以嘉芷夫人，含着舊思的淚痕，將園門重復開放，並且收拾得很是清潔，將裏面沒人的荒草，剗除了不少，又在春天加種上一些新樣的花草。因此雲霏同她的兩個妹妹與慧姐，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的，本來由她們家中出來，對面就是園子，所以非常的便利，不過雲哥的母親除去過一次外，再沒有到過。

一樣的是在中夏，天氣熱得利害，又在昨夜落了一場急雨，第二天被炎日晒了一天，所以人人覺得分外熱的不可忍耐。晚飯之後：慧姐同着雲霏姊妹，各人取了扇子，軟涼席子，一起到園中來。新月如銀鈎一樣的，斜籠在樹影裏，那些細的圓的尖的樹葉的叢影，在地上被風吹得亂動，不知名的小蟲，在樹葉上飛打得響，夜合花的香氣，充滿了園中，紅的，白的，玫瑰花，在隱約的月光下，並分不出是甚麽顏色來。當她們來到園子中，走在樹蔭下，細碎的脚步聲，與笑語聲，頓時破了夜

園中的沈寂。她們揀了一個古式的四角草亭的前面，在大石之側，將涼蓆舖好，隨便坐下，啜着茶笑着，消這個炎熱的[illegible]夜。她們四人中，獨有雲霏的小妹妹雲逸最小，她才十二歲，她的二姊姊雲芝，十三歲，而雲霏却還比慧姐小兩歲。一羣少女的清談，頓時使得園中，添了些生氣。其中獨慧姐說話最緩，而最有趣味。她也學着嘉芷夫人說她那些隨她父親在外面所見的景物。不過只是片段，不能完全。可是在從前她同雲霏姊妹說這些事極多，而這半年中，她却變得沈默了許多。雲霏與她說話，或引逗她，她只是微笑作她的答覆。這天的晚上，雲芝，雲逸小姊妹，她們不能靜坐在樹蔭下，便踏着月光，走到人造的土山後面去了。只餘下雲霏同慧姐倆個。默的空氣，被靜氣融合了，慧姐搖着一把時式的漆邊嵌銀絲的小團扇子，她的身子幾乎斜欹倒在涼蓆上面，雖是園中的清風不斷的吹，而她的柔潤的髮上，一滴一滴的汗珠，倘是不住手的用手帕拭着。她心裏像是火燃的一般的熱，只覺着氣悶。在靜化之美的夜裏，一個少女的心情，向着明月，那是怎樣的奇異與不可捉摸呀！她情緒的順流，不知道阻於那種的潛力，半年來常常覺得有許多感恩與懷想的！

彼此默坐中，雲霏撲嗤的一聲笑了。

慧姐驚疑的注視她，她却更笑得俯下身子去，額髮都垂在慧的膝上。慧一邊用扇給她扇着；一邊急急的問她，爲甚麼這樣笑？她少住了笑聲，但是抬頭看見慧！便又重復笑了起來。慧姐頓時明白她是嘲笑的笑着，却再不能忍了。用手向雲霏肩窩下亂伸，一面口裏說；『若你不告訴我，我可饒不了你！……』雲霏滚在涼蓆上面，才梳好的髮辮，也亂了起來，喘着求慧放手，後再告訴爲甚麼她這樣笑得利害。正在這時；突然聽得亭後一片的金竹子中，豁喇豁喇亂響了一陣。於是慧姐早放了手，雲霏也跳了起來，兩個人都驚恐的向園門跑，剛走到門口，一個不意的事發生，園門不曉得被誰，由外面反扣住了。慧姐同雲霏並肩立着，心都卜卜的跳，彼此受了恐怖的襲擊，在靜無人的園中，似乎已有了無限的鬼怪一樣。兩個人正不知怎樣方好的時候，一個笑聲，破空在她們身後笑了起來。慧姐回過頭來看時，月影下頓現出一個短衣的人影，再細看時原來就是雲哥，一手抓住草帽在那裏笑得彎腰不起。雲霏却故意的頓着足說：『你太會作詭了，來嚇得我們好苦！試試我便饒了你呵！……你沒看見她，嚇得汗珠都跑了！……』說時；就笑着上前去要拉住他，雲哥早看得明白，便往樹林子的跑去，一瞬間便看不見了。雲霏洒脫了慧姐的手，便也踏着細草，

隨後走在樹中去。這些樹是些松樹與些老的杏樹，奇怪的古楡樹，在夏日枝葉茂盛，樹與樹的距離中間，沒有大的隙地，兩個跳蕩與輕捷的影子，走進去，那裏還會看得見。慧姐只能聽見雲霏跑的笑聲，漸漸地向西邊去。她一個被遺棄在園門裏，以前的恐怖與恨雲哥的心情，同時紛雜起來。想着要去找找雲芝和雲逸，她便不再管雲霏去怎樣地追雲哥，自己便很小心地提防着，重走回來。偶然在樹下聽見夜鶯的啼聲，自己心中也震蕩一下。恰好當她走到四角亭子的前面，癡立了一會，便走到亭側的柱子邊，忽然抬頭，哦！對面的亭柱後，一個人面，忽然出現。唉！那不是雲哥嗎！她吸了一口氣，便不覺得立定了。雲哥從容地由亭後出來，向着她微微地笑，在瀉銀的月光中，她看見他跑得也是肩上亂動着，她想要責備，與說他幾句，却也想不起怎樣說方能表示出自己的身分來。但覺得恨與笑，與甜蜜的慰安的情緒同時交流在心裏。雲哥穿了白色的學校制服，一雙皮鞋，滿了許多的泥土，一手拭着汗，却靠近她，她也並不躲避，也不恐怕，只是看着他。雲哥只說了一句：『我們今天是鬧着玩呢！……』她很力的注視了他一眼，沒說出話來。兩人相並的立着，在散着細淡的清霧之下，彼此心中都很安適而有第一次的靈奇的感觸！……不多時；雲霏同着兩個

小妹妹由土山後面轉出於是這場惡劇便中止了。

月光已竟西落當他們出園回到家時已覺得微微地有點夜氣清寒的感覺了。

八

嘉芷夫人，雖是眼看着自己的兒女得有現在辛苦地漸達到成立的年齡，然而她還是常常的憂鬱！時常在夜中，同她所親愛的慧姐談起，往往垂淚。關於她家的歷史，慧姐是很明悉與熟知的。原來嘉芷夫人的母家，是個城中的望族。她家在城中的居宅最爲寬大，她的高祖與曾祖，都是在廣東作過多年的官吏，她家的子弟向來都講求讀書，又加上歷代的搜集，舊日的書籍，積滿了一幢樓房，所以在左近的人們，——尤其是讀書的老先生，若說到藏書的多少，都說到城中的王宅上哩。她的父親王伯溆，是早年入了翰林，在京中部裏當過許多年的差。那時他全家都住在北京，她在幼時，每每隨了父親，到中海後的金鼇玉蝀橋上去看落照，與無數的碧荷，那時絕不是如現在我們能够坐輛人力車，便能去一飽眼福的。到了伯溆的三十歲以後，便外放了貴州的道任，後來又往雲南去過，因此她自幼生於北京，長於雲，貴，直到出嫁的那一年，才同着她的兩個哥哥，

重歸到故鄉，便嫁與雲哥的父親李葆和。

她自然是自幼年便與李家訂了婚約，那時正是在清季的末葉。李葆和的家中是非常勤樸清儉的人家，到了他的本身，便出繼於他的叔父。他家在這幾縣中，是最盛，最著名，人口最多的望族。他呢，自幼年却生得體質很爲瘦弱，在家中同兄弟叔姪們讀書，不過他却終未能隨着那時的潮流，掇取甚麼科第上的名貴。他有天然藝術上的嗜好，對於繪畫及音樂，常常請人指教。到得他二十歲時，書也不讀了，那時他的繼父死去，家中空餘下一片房產，沒有他人，於是便將嘉芷夫人娶了過來，很安閒的過鄉村中的生活。嘉芷夫人，讀的舊書，比他還要好些，他們常常抄詩讀畫，或種蒔些花草，家中充滿了和平與愉快的空氣！所以他也再不想出去，但可惜他二十八歲上，便爲社會與家族，將他無形的殺死，這都是多年以前的回敍了。

一夜裏：冷的雨點，打在玻璃窗上，秋蟲在床下的磚隙中，作間斷的悽鳴。嘉芷夫人，同慧姐對面立在一架縫衣的木台上，用工作的鍼線，來慰解這個長夜的寂苦！那時距慧姐在園中，被雲哥雲霏恐嚇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月。

紅光的炭火，時時由熨斗中迸出爆的聲音來，慧姐一手執着，因爲要熨好一條裙子的厚花邊，彎着身子，而面都却被炭火的熱氣烘得紅了。這條裙子，是她自己的，却是嘉芷夫人託別人由遠處給她買來的材料。她看看裙子上的花邊，還沒熨好，聽得窗外細碎有自然音律的雨聲，便不由得手中的力量遲緩了一些。忽然對面的嘉芷夫人說道：

『偏在秋天好落雨，……哦！我眞怕聽了！……』說時，微微地歎了口氣！

慧姐也似在細微中有點感動，手中的熨斗，便少停了一停。

『我從前，記得在洞庭湖中的船上，最愛聽夜中的雨聲，打在水波上面，彷彿不知有怎樣的快樂。有時我打着雨傘，在船面上看那些雨中的船家燈火，……那時的大船，在水中走着却也不慢，尤其是在雨中，風吹着飽張的帆，呼呼地響。……』

『我想秋天之夜，由那一望無邊的湖中經過，格外好看呵！』慧姐問她。

『好呵！現在都成了陳事了！卽我爲憂苦所迫集的腦中，現在對於那時候；幼年的時候，所經過的景物山水，都似記不十分淸晰。回想我同你一般大的年紀的時候，……還說什麽呢！人終是

被命運支配着走！……」她的聲音，微帶點哽咽了！

慧將手中的熨斗也無力的放在桌上，楞楞的向她看。

於是她便停了工作，悽咽的道：

「我同你一般大的年紀，正是我們姊妹們的最快樂的時代！我們比較着作了舊日小姐的身分，除了在塾中讀書，與學習女工之外，無非是說着笑着，或同些別家的小姐們相聚，不是在園子裏打鞦韆；就是爭着做詩。那只不過是些玩意罷了，原說不到什麼是詩的意趣；和詩的才氣上去。但不曉得是甚麼緣故，那時的詩畫，那樣的好發動，現在越是經過人生的苦難，越是再不會作出半句詩來。你也應該記得古人說什麼「詩窮而後工」的話，但我以爲還是沒有窮到極處，果使人們的命運，危難到了不可思及的地位與他們的思想與情緒，被迫壓與破碎，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唉！說到甚麼作詩呢！哭都沒有地處呢！……我那時所塗抹的些草稿，直到現在，還丟在幾個舊書箱裏，在東院的斜屋裏呢。……可是自從來到我這一生命運的定脚處之後，在我初由雲南到家出嫁的以後二三年，還也胡亂謅寫過些舊詩詞，但以後自從有了你雲霏妹妹之後，便再不

作了。……慧姐，我從前也似乎同你談過吧，我嫁後共有十年的光陰，但是後來，……哦！我……簡直……不能生活了！……

「你是知道我們這幾家的家世的，所有的那些家庭黑暗與大家族的罪惡，你也不是小的姑娘了，我再告訴你，趁在這個秋夜裏，或者也許給你多少的新聞吧！不過你要知道他，……雲哥的父親，就死在這個家族制度裏！我一生的命運，也被這萬惡令人恨恚的家族制來決定！……」

她說時用力將一把鋒刃很明利的翦刀，無意的着力放在木板上。

「可是你見過那付遺照吧？」

「什麼？」慧記憶般的問她。

「雲哥的父親，……」

「是的，見過的，我看見面容與雲弟弟，眞像，不過，腮以下很瘦，得不如，……」

「那是甚麼時候照的，是在他死的前半年，到城中照的，那時不像現在，我們鎭上也有一片小小的照像館，那時是由城中經過的照像師，替他照的，哦！這是最後他的……的遺容了！……你

要先知道，那時正是我們幾家，因有一家嗣續的問題，鬧得不了，所以他那時已因憂憤成疾了……所以比雲哥看去瘦得多了！……』

『人家都說雲弟最像伯父，而妹妹們如你的面龐，簡直是分不出來呢。』

『可不是呢！……但是，我每天的捧心弔胆爲着雲哥他這個孤苦的孩子，可憐他父親死時，還看着他不瞑目呢！……』她說到此處，便用舊綢衣的袖子，揩眼淚，而慧姐也眼泡紅紅的，滴下一點因感動來的同情的淚痕！

『那是多末大的艱難與困苦！我想起來，心頭都覺得顫動！人們的受侮者，弱者眞是說不盡的寫不出的苦痛呵！那年是十一月十七日……我再不會忘記的早上冷得很，因爲夜間吹了一夜的北風，草木上都凝結了很厚的一重冰雪。那天他的病，已經是到了最後的一日。我也已經十幾天沒有安睡，外面請了幾個醫生，都開不出方劑來。有八點鐘吧，他已經氣喘得不能有說話的氣力，面色瘦得如一張薄紙似的，身上蓋了一層薄被，與一件狐皮皮襖，都似是使他轉側不動，在未明天以前，他吐了一痰盂的血與痰，那時只有閉着目喘氣的分兒。每天早起的太陽，如永不會

再有變化一般的，由窗中射過來，在紅幃幔上，可憐只有幾個親族家的婦女，與幾個僕婦，看守着他。果然剛過八點鐘，他已是不能說話了，可是在他末重病之前，他和我說的那些傷心的話，我心裏已有裝滿了悲酸；與對於前途的恐怖！當他臨死的時候，我早已失了知覺，只能在他耳旁不住聲的細聲叫醒他他有時用力強啓開無神的目光，向我留戀；與不忍的看一下！再也沒有表示其他彌留時的勇氣。後來他惟有強撐着目光，向四處散亂的看。我也想到了，便喊着劉媽去找了雲哥來，唉！無知的小孩子！我記得雲哥穿了淡灰色的布袍，楞楞地被他媽領着走來。……七歲的孩子，尙不及的桌子高，恰好床帳旁邊，一張舊日的大藤椅子，我命劉媽，將雲哥抱着，立在上面。雲哥彷彿呆了，立得靜靜地，看着這幅悲劇的啓幕。他那裏知道，那也是他生活的慘運的開始呢！他那裏知道，他的幼稚的前途，有無限的危險與困苦呢！他父親用散亂的目光注視着他紅紅的小腮頰，又注視着我，末後似乎無力的由痰塞住的喉嚨中，歎走了一口生命之最後的呼氣！由此便甚麼事都完了！……一個活活的人，竟再，……二十八歲的人，便隨了他伯兄一同逝去！……』嘉芷夫人激切的說道舊日的隱痛；而多年下貯集下的淚痕，一起衝發出來，俯在木案上，肩頭一起一

落的嗚咽！

慧姐聽得癡了，不覺得自己眼眶中的淚珠，也由真純的心中流出！她竟也忘了去勸止嘉芷夫人的悲慟！

雨聲還是一樣的，在窗上滴打着，燃煤油的銅爐上，所燉的玉米粥，已有了焦枯的氣味。

後來嘉芷夫人，好容易住了哭，接續着向慧姐說：『我才是人間的不幸者呵！你想我那時的四個小孩子，眼守着一片大的房子，我的白髮的老姑，尚住在大房那邊，這種境况，教人能不心痛！……而且後來的艱難，你做夢也想不到！我好容易戰勝了一切，將他的靈柩，安安穩穩埋在墳墓裏！……可是一生注定的命運，再也不放我會平安的！悲痛之後，我才真正了解人生，無論如何，都是悲哀的世界！說起來話太長了，只是我敢堅決的告訴你說，一切家族制，都是陷人的魔坑，什麼嗣續；什麼遺產；什麼宗族，哦！你記得，像我們這些號稱舊日大族的人家，只是這樣的啊！』

慧姐自然也很明白嘉芷夫人說的話，因爲自以前的時候，她也聽說過雲哥的父親，是個少年書生的人，情性很柔弱的，又沒有甚麼詭計對人，他所以致死的原因，就是爲了他的近支的嗣

續問題。本是各家獨立居住，可說是沒有甚麽關係，不過在舊日的宗法社會之下；尤其是在鄉居的宗法社會之下，便因此氣憤憂鬱！他是要好的人，一方面既受人欺誣，說些壞話，一方面又要想法保全他伯兄死後的名譽，這就是他有病的根本。後來他因憂憤而變成狂疾，竟吃過一次毒藥，當時幸得沒死，而毒藥的餘毒，種在他的身體中，究竟遂再不能起來！所以的確說起，雲哥的父親，不能不算自殺；也不能不算是爲舊日的家族制殺死了！這個柔弱要好的青年人！這些事，慧姐早有些印象在她心中，她知道嘉芷夫人，所以常常傷心與悲哀，也是因此。她本來很願熟知那些舊日的事，但看見嘉芷夫人的感傷，自己也聽了難過！便不再肯往下追問，只是隨着嘉芷夫人歎口氣，相對着來靜聽這個助人感泣的雨聲，洒洒淅淅地響！

九

原來嘉芷夫人，自從她的丈夫未死之前的半年的工夫，與她丈夫死後的光陰，眞是日日在苦痛中過活！她丈夫是有伯兄的，後來她丈夫——他的名字是葆和——出繼於他的一位叔叔，從此後就各居了。他們兄弟間，最是和睦不過的，本來他那位伯兄比他大有二十歲，自幼時便看

他一天天的長成起來的。他的伯兄是個嗜好古器的個忠厚的長者。他們弟兄中的情感，却是在近來很少有的。不過他伯兄到五十多歲死去，一個子女也沒有，他伯兄家中只有一個寡嫂，守着那一份家產。因此大的波浪便開始攪亂起來。在下縣的宗法制，簡直比官府的命令都尊嚴。本來他的寡嫂，起首要將幼小的雲哥繼承過來，他却為此事，與嘉芷很費躊躕與商酌，因為他們那時，只有一個六歲大的男孩子，而且他那位寡嫂，是位怯懦的婦人，說不定另有變更。因此他就決定不願雲哥去嘗試這個危險，而作家族制下的犧牲者。恰巧在這時，他那位寡嫂，又決計不再要雲哥過來承繼本來這是沒事了，不料後來因另立繼子的事，將他伯兄停葬了二年。其中很出些危險，與使人驚異的笑話。他分在近支，迴避不了；管也沒有這樣大的權力，與計謀。而且還有人，控告他；以及用散播的謠言誣陷他。其實他以二十八歲的青年，後來竟連到他伯兄家的勇氣都沒了。他對於伯兄相愛的心，到了那時，絲毫都無可為力。看見伯兄家的家勢，與名譽日漸落下來。他無故受些冤屈，自己本是容易受激刺的神經質，因此就變成精神病。每每在夜間，獨走野中；或到河邊獨立着悲泣。嘉芷夫人，任如何勸說，也解不了他埋在心中的深憂！後來常常遣派着一個多年

的老僕人，跟隨着他，他在那時所有好和平喜藝術的平時的性質，都消失了，只是狂躁與悲歎！平常他與嘉芷的愛情，原是最好不過的，現在也只有看見她就哭泣！有時在外面的女牆上，在黑夜裏，望着細流的溪水，作半夜的蹲立。後來狂病日見利害，竟要自殺，所以他家中舊日的刀劍與剪刀等，都被嘉芷收了起來。後來我見汪青立抄了一段天根的日記，與我看，也可以知道李葆和的可憐！

『一天：我同霏姊在北屋西間的窗下，因爲爭一件玩偶的衣服，爭吵起來，記得彎了腰的胡媽，看看我們歎氣！我們正在彼此不相讓的時候，忽然聽見窗外有母親的哭聲，與幾個人奔跑的脚步聲，我同霏使爭着向窗外看。這個印象，永遠在我腦中遺留下！我現在悔恨我當時，爲甚麼不繼續着同霏姊爭吵，即彼此爭得哭了，也不算甚麼，獨有那一見，使我永不能忘的印象，那是給我留下了怎樣可怕，與悲慘的回思！我首先看見的，是我那可憐的父親。他被幾個僕婦圍住，我已哭了的母親，用力從後面抱住他，雖是她那時已經不得安眠，與不多用飯多日了。我父親蹙着眉頭要去，並且用力要掙脫了母親的手要去，口裏喊得我，也不十

分了解，只看見他的面色，差不多與土一般的黃。這時我同霏姊直看得呆了！心中既不是完全的恐怖，當然更不知甚麽是憂慮！但覺得我也手指顫顫起來！末後；好容易母親揮着淚，將他拉到西屋裏去，外邊的僕婦便進來驚惶地同她們的女伴說：他要找刀自殺！……她們並且對我同霏姊注視着歎氣！……

看到這段日記，當然可以明白李葆和那時的喪氣，與失望，是怎樣的利害！後來天根的日記裏，還有關於一晚上，他睡下以後聽到他的父親吃過砒石，又用藥汁去灌救的事，更可見出葆和是這樣的可憐與痛苦了！

原來在志伯家中，住着讀書的李天根，便是這時的雲哥，也就是死後的李葆和，與生存的王嘉芷夫人的孤兒。

自從李葆和因憂，因病死後，他家的景象便大變了。不過有雲哥在着，雖然他還是無知無識的小孩子，而嘉芷夫人，雖是悲痛得不願生存，然看看四個小孩子，和他們那位白髮婆婆的老祖母，也只索咽着無量的悲苦，強自支持着，給葆和辦理死後的事。一樣也是孀婦孤兒，雖沒有繼承

的問題，然總有所困難！但嘉芷夫人，她絕不是怯懦的婦女；她並不懼怕。她不管他們的氣憤；與他們中自古傳下來的習慣法，她決然請了幾位素常與她丈夫相處很好，而死前曾有付託的兄弟與姪子，而又找了幾位明達的親戚的長老，便辦理着將她丈夫安穩的殯葬了。

不過因此，她也勞瘁的苦極了！她身體本來是好的，然一個肉體的人，如何經得起憂哭與憤恚，及這等計劃的困苦！她葬了葆和以後，她也開始常常生病。最利害而可怕的病。便是氣厥，有幾小時昏暈過去，一切事都不知道。那時她的子女都小，不知什麽是爲人間的疾苦與悲慟，不過他們自幼生長於這個冷清清地家庭裏，他們父親早死，母親又常常苦病，他們家的幾個最近的房分，都是因爲有意見的關係，更不相聞問，他們家中雖不缺乏衣食，然而也可說是伶仃孤苦了！

有一個期間，嘉芷夫人，竟半狂一次，成日裏不言不笑也不進飮食，只是倚在廳柱上癡視着天上的雲霞飛動，到後來，自從慧姐到她家來，添上了這一個明眸善於說笑的少女同她的兒女玩着，嘉芷夫人，也爲其解憂不少！

雲哥本來的乳名是叫雲根的，後來她母親就將雲字爲他另換上個天字，所以他自出了家

庭，在外邊讀書時，就是李天根了。他受了父親柔弱的神經質；與母親的熱誠的多血質，所以比他父親性情還來得剛健些。不過他自幼小時候受了先天的與環境的遺傳，與陶冶，憂鬱與沈靜的氣質，很可看得出。他在五六歲時，同了一個隣人家的小孩子賽跑，他走在後面，跌倒在鵝卵石鋪的道上，他感得痛苦，而且覺得周身震顫，他撲去了身上的灰塵，立了起來，却並不啼哭；尋思了半晌，看走在他前面的那個隣童，早已看不見影子。他覺悟般地似有什麽感想，從此後再不與那些兒童們惡戲了。況且她母親，就只有此一子，在小的時候，常常不許他出去，只是在家中與他的姊妹們一同玩。後來有慧姐到他家的時候，他已在鎮中公立的小學校讀書了。不過他每逢下課後，還是到家中玩的時間多，所以他自小的時代，却有女性的感化。

那年他已快要十五歲了，也沒有再上學校，因爲鎮中的中學停辦，而到遠處去讀書，嘉芷夫人也說少待一二年，也非甚晚。趁這個時候，命他在家中多看點舊日有價值的書籍，以備他日出去讀書時，中文上不致吃累。

恰在這年，去年的冬日，各處獨立軍，與民軍，一鬨而起，他家雖不是交通的大邑，然而縣中的

富饒，素稱有名，況且隣近鐵道，羣山環聚，也是個要緊的地方。然而因此，遂致安穩平靜的鄉村，從此多事。

十

無可稽查的風聲，卽日緊一日，有人說芝罘島上，已聚有一萬多人的革命軍，就要順着海道，先分兵占據沿海各縣，然後再聚攻省城。有人說膠澳的民黨，早已預備着響應。後來果然無聲無響地，距離霧浦鎭，還有才幾十里地的縣城，已經被三十幾個手纏白布的人，將縣官逐跑，居然如出喪般的白旗，在破毀的城樓上掛起。而無髮辮的奇裝遂成了全鎭中大家會談的新鮮而奇異的材料。不過因此各鄉村被乘時的匪人的刼掠，或硬派捐與供給草糧軍米的事，乃時時聽見。於是霧浦鎭中的商家，與稍有家私的人家，都跑走了。只餘下那個煉瓦廠的高烟筒，倘矗立在高處，似是俯視着多事的人們冷笑。可是也聽不見牠的呼聲了。因爲所有的工人，都早已纏了白布去獻身於革命的事業去了。

雲哥那時雖不過才十四歲，然他對於這些常識，也知道的。在他十二三歲的時候，他也讀過

那一時很著名的東京的民報，與新民叢報，他也略能了解什麼是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並且他也以為應該有新的變更，在這個老大的國家裏。他起初也聽見城中革命軍的起事，他純潔的心中，很添些幼稚的愉快！又看見由外埠寄來的報紙上面，是怎樣的鼓吹，與贊助革命事業。不過後來事情愈變愈壞，一切的紛亂，同時並起。並且傳言兵隊將來恢復縣城。鄉村中簡直入了亂至不可思議的境。他不覺得對於不深了解的革命二字，有些慘淡了。他也不再很高興地在燈下講述革命的故事與言論，給慧姐與姊妹們聽了。後來更有駭人的傳說，是左路巡防營很迅速的，將來反攻革命軍，而且一二日內，必由霽浦鎮的大道經過。

這個消息，比革命軍占據了縣城的事，更是可怕！

全鎮的人，幾乎走盡了。在這個期間；嘉芷夫人尤為胆怯！便帶着雲哥的姊妹們，到她的山中的莊子上去避去。當他們走時，她問慧姐還是願到她父母的家去？還是願意一同到山中去？慧姐連日來被過慮和恐怖，逼得瘦了許多。她在這時，聽了嘉芷夫人的話，她說絕不願到自己家去。雲霏姊妹，自然是歡喜了！

霽浦鎮，本來在山陵的前面，但是大家走了，多半日的山道，方才到了雲哥家的山莊裏。這個山莊，已比地平線高出有幾百尺了。在這些重合逶迤的羣山中，常常有點斜亂不整的山田；與無量數的樹林，這都是各人的私有的。其實這個山莊，也有十幾家的山居的人家，其中有一家衞姓的，便是雲哥家的看林人。他家自多年前，爲李家在這個山中住着，給看守一片在山坡上大的柞林，與幾畝山田。另外有一處極小而用石建築的房子，這就彷彿是個別墅一般，以備主人家來的住處，實則也不過是個有圍牆的兩進較爲整齊的石屋。

山莊中的鄰舍，多是爲鎮中及各處看管林田的，也有在山中以採樵爲世世相傳的職業的。他們輕易都不到城市中去，所以粗劣的棉布衣服，及飲食的習慣生活的程度，比鄉村中的人，又下去若干倍呢。當嘉芷夫人，帶了子女與慧姐及僕人來到之後，使得忠誠與樸質的衞老人，添了無限驚恐！因爲他，及他的家中人，與鄰居們，完全沒有聽到革命兩個字。及至嘉芷夫人，將行李安頓下以後，才將這些事，約略的告知他，他朦朧的老眼中，聽得發呆！却無故的流下淚來。他便同嘉芷夫人道：

『真的；人老了，便覺得更換朝代的事，是使得我們傷心！我自少年的時候，出去南北的跑著作生意，每每在大的城裏，聽些敲着鼓板說口書的先生，說什麼清兵打入山海關，崇禎爺弔死煤山的話，我聽得那些人民的苦喊，與殺人不眨眼的殺星，喊殺的聲音，我真的聽着，就在我眼前一般。……現在這樣事竟臨到我們這老不死的身上來，親眼看得見……前年我生了癱瘓，我說死了，可也算了吧，活了七十五歲的人，難道說還不自知足嗎！吃了主人家幾十年的飯，如今兒子已經有了孫女了，家裏的人都有得吃，有得用的，還要我活着作甚麼呢？……』說到這裏，慧姐與雲霏等都笑了，他却顫着聲音，將拐杖向地下攢了一攢道：

『天也不睜眼，不叫我回去，眼看着成了這等世界，什麼呢，我說更換朝代，他們偏說是什麼：……革命，……革命，革命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恐怕革命黨也說不出什麼是革命……來？什麼都好，只是累得我們受苦罷了！可也是埋怨皇帝老子，太沒有福分了！……』他迫切的說，聽的人都很恭敬的聽，他這久不好說話人的見解的發出，獨有慧姐忍不住笑，彎了腰，將頭俯在雲霏的肩上。雲霏蓬了頭髮，瞧她笑得利害，不防地將身子往前一閃，慧姐笑得沒有氣力，幾乎跌倒，雲哥從外

邊進來，剛要扶她，她却迅疾的避了過去。

嘉芷夫人，看見穿了草鞋帶着毯笠的衛老人，說得興奮與激切，便快命他的兒婦，將他扶出去安歇。於是自己便同慧姐忙着分排屋子，安頓行李，末後決定了自己與雲逸，及雲芝與一個僕婦住北屋。而南屋的東西間，一爲雲哥的住室，一爲雲霏同慧姐的住室，因爲房屋是太逼窄了，更沒有其他的方法。

他們乍到了這個新鮮的地方，覺得什麼事都變了新奇與愉快，充滿了慧姐們少減了憂慮的心中。看看屋的後面，卽是俯立而青灰交錯與多灌木的山壁，短牆外是些高高下下的山田，而門外便是衛老人的住家，僅有亂石堆垜起的五六個間小屋，因些多刺的植物，編成了籬笆。——自然在別處山坡上的隣家，也是這樣的屋宇。——有時幾隻雄鷄，在日影中喔喔的啼，於是知道是正午了。

慧姐與雲哥以及他的姊妹，乍到了這個純樸幽靜與大自然的山中，雖是起居不便，飲食上也不習慣，但是爲好奇與興趣所引導，竟不復有恐懼與慮及將來的思想！獨有嘉芷夫人，時時懷

着憂慮！

衞老人的小兒婦，才三十歲，她是個最好說閑話的人，不過舌音却吃吃地不甚得力。這是顯然的事，對於她的言語上，由習慣的便利上，給予一種限制。不過却再不會減少她的話量。她初見由霧浦鎮中來的姑娘們，穿了短且瘦的衣服，梳了奇怪而有額髮的頭，在人類的好奇心中，當然有搜求與窺測的可能，因此她便常常抱了孩子過來，同雲霏姊妹們談天。她們因聽得她說的別致，而且可聽得許多沒曾聽過的事，也樂得有這個難得的談友。獨有雲哥却時時同了衞老人的孫兒阿丑，終日到山頂上去學打彈弓。在山中的少年十幾歲上，大概都可以用彈弓打獵了，衞老人在年輕時代，便是打彈弓的能手，如今老了，便將獨得的藝術授與他的阿丑。阿丑比雲哥大有三歲，黧黑的厚重的面皮，藏在盤了辮子的頭顱下面。赤着脚，能在山下比雲哥走得快了許多。自從他的主人來到，恰好是阿丑的技藝適當的可現露的機會。他每天除了幫同他父親在林中工作以外，便帶領着雲哥，往山上的跑。有時打着一隻飛的山鷄；或一個由窟穴中疾走出來的兔子，他便得意的反持着帶叉子的彈弓，對這些俘獲品正立着，很驕傲的像是個

古代的英雄。

雲哥也練習着去射擊，終[illegible]打[illegible]且有一次，竟將手指打傷，忍着疼回來，哀求般的求慧姐替他包好，因爲怕被母親及[illegible]妹們知道。慧姐却先同他講下條件，往後只許同着阿丑去玩，不許他再打彈弓。雲哥這時覺[illegible]指上疼的很，也不敢違反慧姐的意思，便答應了。後來再同阿丑去的時候，有時看見阿丑打得精巧，自己的好勝與摹仿心，便逼得取過彈弓來，又要射擊，然想到慧姐懇切的囑說，終於將彈弓交還阿丑。

一天山中過了一場風雨之後，天氣已漸漸地嚴冷起來，嘉芷夫人，與雲哥的屋子中，都用些燒好的木炭，攙些落葉與榾柮，燃燒起來取暖。雲哥這天也在室中，同着姊妹們去聽韓嫂的怪話，韓嫂自然就是吃口愛說話的衞老人的兒婦了。

室中烟氣迷漫，如在霧裏一般。然雲哥的姊妹們，都揉着眼淚，忍耐地聽她說一段山村中的怪事。

她將孩子拍的睡在懷裏，便用她吃吃與艱難的話，及粗聲說：

『在多年以前，出了一樁怪異的事，的確是使人聽着恭敬與恐怕呢！……就是在前山，哦！是了，是……是蠡珠山。山的中間，有一條澗，澗上一條窄窄的木橋，窄得剛能過去人。聽說：——我是聽我祖母說，我祖母可又不知是聽……聽得誰說與她？……我相信她老人家是編不出來的。就是在一年，——不知到多少年以前了，我們中間有這麽個古舊的傳說，每年的三月三日，就是神仙，往西王母那邊祝壽的日子。……』

雲芝急迫地靠近她問：

『西王母是三月三日生的嗎？』

她沒得回答半晌口角動了又動，才道：

『想是吧！我也不知道。據說每年的三月三日，神仙們去給西王母祝壽，必是由那座山前經過的。所以現在我們到那天，大家都起來比平常要晚，一直到太陽光罩滿了山峯，大家才敢出來，因爲恐怕撞見神仙。……是那樣的一個可憐的叫化子，窮得無家可歸，每天總在山村中討飯吃，他因爲肚子餓得利害，便生出[illegible]法子來。』她說到這裏，少停了一會，便又道：

『於是他就待到三月三日這一天，當天還沒明亮的時候，他便決定要去與神仙會面。他在星星照着的山道上，摸到那座山的木橋上躺着。木橋多年沒有人修理了，被風吹得亂響，他也並不恐怕。據後人的推想，是他有這樣大膽，當然是不怕死的。他躺在橋上，閉了眼睛，靜靜地待着。正在天方微明的時候，滿山中發出一陣暖的霧來，迷漫地籠住一切。霧中聽說是有些香味。他忽然聽得有人說話的聲音，開眼看時，突然有一羣殘廢了手足，與身上生了惡瘡的，與他相彷彿的乞兒，走上橋來。他想這是神仙的變形，便伏在地上求他們救濟他。他們不理他，他終是不起來。並訴說他是怎樣的窮苦，連一件餘外的破衣也沒有。後來出來一個年老的，生得醜得可怕的人，給他頭上，用手中的折斷的樹枝，點在他額上，點了三點，說已經在他頭上，有了幸運的記號了。他們便一起走了過去，什麼事都沒有了，滿山的暖霧，漸漸散開，香氣也消失了。……以後這可憐的乞兒，果然幸運來了，在山脚下拾得一塊大的金子，後來變成了有錢而快樂的人！』

雲霏道：『以後沒有了嗎？』

『有呢，這個事傳了出來，有個很有錢而驕傲的人，也從遠處得到了這個乞兒的好運的消

息。他想金子是要多的，到第二年，他也如乞兒般的，在半夜時就在橋上待着神仙們的來到。他因爲富有的心思，將恐怕的心都丟去了。也不管春夜山中的奇冷，可是這夜雖是有暖霧而沒了空中的香氣。……後來神仙們，如前年一樣的來了，他也照乞兒的請求，說他窮苦得連件餘外的破衣，也沒有了。那個醜惡的老人，又出來了。也照點乞兒般的，將他額上用半折的樹枝，點了三點：：一樣他們便過去了。不過從此後那個有錢而驕傲的人，回去漸漸地窮了，病了，遍山脚下，也發掘不出金子來，後來便窮死在山脚下。聽說就是在乞兒拾得金塊的地方……』

新奇而美麗的故事；是民間傳說的故事，當她用費力的口音說來，却沒有一個笑她。雲哥安靜地立在一個鐵火盆邊，聽了這個婦人的話，觸動他好多冥渺中的空想。『可惜慧……她沒有在這裏聽見』。他心中只有這個感想，可以在這片刻中急迅的想到。

到了中夜的時候，山中的風聲，越吹得利害，在黑暗中，似有無數的可怕的聲音，由空中度過。這時南室中，還點着瓦製的油燈，而雲哥的母親却早同了他的兩個小的妹妹安睡了。

雲哥這兩天因爲外邊連天的風雨，都不得出門去。晚上聽了衛老人的兒婦的一段話，心裏

充滿了愉慰！這時他正同雲霏，慧姐在外間的炭火邊，下着圍棋玩。這是他同雲霏取了些兩種顏色的小石子磨成的，用粗紙畫成的棋枰，這便是他們在山中惟一的家庭中的玩具。雲哥的圍棋的藝術本不好，更加上慧姐在雲霏那面指點着她落子，終於贏了他兩局。雲哥便笑着住了手，不下了。

這時石室外面的風聲，吹得木窗的槅子，都一齊響。雲霏與慧姐互握着手，坐在火邊的矮木凳子上，也不敢去安睡。而雲哥却低了頭，用鐵箸撥着盆中的木炭，彷彿正在用思。

彼此沒得一句言語。

後來；慧姐從靜中微微歎氣，抬起頭來，向着雲哥道：『你想我們多時可以回去？初到這裏，很覺得事事新鮮，現在也有點玩得煩惱了，……而且伯母，這些日子勞苦憂愁，也日日瘦起來，夜中咳嗽，往往失眠。這個時世，將來正不知鬧到甚麼地步，你沒有聽見說前兩天什麼西路防軍，到了城裏，殺了三百多沒髮辮與袖纏白布的人。現在各鄉鎮中，正亂着搜尋呢。……今天聽見衛老人的隣家的人道，防軍將城中的東西，裝了幾十車去呢。……更是使人害怕的，……』她說到這裏，

眼圈微微紅暈了！

「到底革命也罷，防軍也罷，像那些年輕的姑娘們，有甚麼罪惡？更有甚麼阻礙他們英雄與殺人的事業？……這固然，還是不十分確定的消息，但也是意想中的事……可怕呵！我們幸得逃得山裏來，你只是成天樂得玩，那裏知道伯母的着急與……與教人愁悶呢！」

她帶了無限悽酸地柔弱之音，在呼呼地風聲裏僅能聽得見。雲霏也很有與她同一的感想，便低頭在她的背上。而雲哥也沒得言語，只注視着隔着火光的慧姐的微帶了淚痕的面色。

她，——慧姐，自然比雲哥的姊妹們減少了許多幼稚氣，而且她對於將來更常常懷抱了不可言思的感觸與憂傷！這次因了亂事，隨着嘉芷夫人在山中過了十幾天的不慣的生活，又聽了些恐怕的新聞，她心房中已爲複雜與亂的情感充滿。她對於這一時的變更，却從隱祕處生了無限的慨感！她自然是正在奇怪與情緒變動的少女期，她又比較得聰慧，所以在這個風雨之夜，握住雲霏的手，對着一起一落的火光，時時看到雲哥鎖起雙眉來的面目。而室外驚人的山風，吹得使人起空虛的恐怖！哦！這是怎樣令人感懷與悽迷的境地與時間！她這夜終於未曾合眼。

素日能言的雲哥，眼看着火光滅了，無意味的回到自己屋中，第一次觸到深憂似的，和衣睡下。覺得分外的冷冽，便蓋上了一床厚絨的被。

雲霏雖也有恐怖的思想，但因疲倦，不多時在東間中睡得沈沈地。獨有慧姐在雲霏身旁的枕上，聽着風聲，用被角拭淚，她自己也不知爲甚麽這等怯弱與悲泣？

十一

什麽事情都變更了，共和的空氣，隨着三月的春風，到處吹遍。鄉村中的小學校的兒童，也高唱着民國萬歲的歌調，翦髮隊也到處實行，這種新鮮的國民義務。所有霽浦鎮中，能以看點報紙；或比較上算是智識的人，都知道清帝退位，並且將那九龍御座，讓與他的第一個大臣坐了。可是成了什麽民國，至於究竟是何等的事，就連那位好看報紙的小學教員，也說不出頭尾來。因爲他日日看時報，却偏好看滑稽欄的無線電與各地的小新聞，所以關於那些各處的特別土話，他倒多少能說得出，反把軍國大事，弄得摸不清道路。

伍秀才自然是個清室的忠臣，因他從前是隨着一個七品縣官，作過教讀老夫子的。他年紀

本來快六十歲了，眼睛也日見得發花，非帶上花鏡，便看不清事物。近來他也不常出門，只是在家裏吸着黃竹桿的長烟筒，閉着眼睛歎氣。由城中分發下來的些剪髮隊，近來却也與致漸減些，因爲鄉民的抵抗。但伍秀才仍然是不大敢出來。他曾對人說，他那條祖宗遺傳下來的髮辮，任能割頭也是不剪掉的。他眼看着一切的事情，都是全非了，什麽聽着心中最爲難過的「自由」「平權」的話，禁不住眼中流出老淚來。

一切事大定了，革命與殺革命的慘事，在人們腦中的留影，漸漸淡了下去，只不過都知道縣官改爲民政長，而自治局改爲縣參事會罷了。伍秀才聽見剪髮的風聲，不似從前那等利害。有一天在家中吃過飯，催着他的最小的兒子去往私塾讀孔孟之道去了。自己便穿了紅靑庫緞方袖的馬褂，踱到鎭中的一條偏僻的街道上。天氣非常和暖，他走着；感慨着『城郭依舊人民全非』的古文上的話，漸漸覺得身上有些熱了。便走到河沿上，一家平常熟識的茶館進去。搭着油巾的夥計，因久不見這個慳吝的熟主顧來到，便揀個臨窗的座位，讓他坐下。他看着夥計的三綹大辮，已剪去半段，亂鬆着披在肩上，他便吐了口沈重的痰，彷彿嗤之以鼻的態度，便不是平日與夥計兒

攪着談話的樣子。夥計也忙着照應別的客人去了。

到這臨流的茶館來吃那濃茶如紅油的人，都是些沒有什麼職業的。雖說這是個春天，極清和的個日子，這些客人之中，却有個油烟店的主人和一個濃眉肥面的鎮中振武廟中的老和尙，在那裏高談。

油烟店的主人，與伍秀才，平常是很不相對的，因爲這位店主人，被伍秀才曾因印子錢（印子錢是鄉間利息極重的複利錢，用此錢時，須由商家作保）的保印上的關係，控告他一次，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還在伍秀才未曾出門以前，由此他與伍秀才便成了白眼的朋友。伍秀才更鄙薄他，說他是有市井氣，因此更不相往來。今天這個遇合，店主人只顧同那位肥胖的老和尙在那邊高談，並不留心到伍秀才也來到這個茶館裏，伍秀才却無意中，聽到他們談話中的一段，因此便生出很變動的一番是非來。

老和尙是這壽浦鎮上最奇怪的個僧人，他是酒也喝得，肉也吃得，並且有人傳言，說他也有在外邊的家室。但是從沒看見他白天去過。這時他用帶了長指甲的黃色的手，端了茶盃向店主

人道：

『如今什麼事都希奇了，幸得如今這等恨人的風潮，是過去了，你也聽見說過那些禿頭的革命黨，竟要將我們的廟產充公辦學校？你想他不怕神佛的學生，天地間竟會有這等事出現！將來不是再不成甚麼世界什麼事都可變了，神佛可以拆毀嗎？……』

斑白頭髮的油烟店主人，拍着案激昂的道：『反了，怪不道推背圖上早就說得明白了。…』

他看着和尚的頭，暫且少停了一會，又道：

『什麼！……如今的事，愈出愈奇怪了，我聽見說那般革命黨中，也會有些婦女們出現，也有翦了頭髮，在南京與淸兵打仗的，你說這不是極奇怪嗎？將來……噯！眞是說不定呵！……』

狡猾的老和尚，微微點頭，油烟店主人，又繼續述他的感慨。

『正不止是這樣，我們這個地方，也漸漸要傳染壞了。你看跟着洋鬼子學的小學生，也唱些不三不四的話，打着紅的黑的旗幟，彷彿是很得意，正不知那些先生，——那些教壞了人家的東西，將來須得點甚麼結果。……』

『就是那些人，要拆毀廟宇的大膽，……』

『可惜清兵現在太不中用了！』

『也或者是天意吧！』

『沒有的話，應該是遭刼的時候！現在年輕的人，都如吃了毒藥一般的發狂！你知道，……李家的雲少爺，……他從前在家，如女孩子的腼腆，現在也出去了。……李家只他自己，何必這等自己出去討苦吃！這便是發狂的根了！』

『罷了，你還要說起這位李家的雲哥，我有一回因爲修廟的捐簿，到他家裏去，却第一個遇見他出來，他那回還小呢，將我奚落了一場，……不過我以超度的說，李家的雲哥雖是他好奚落我，終久他那還是小孩子，……然而到底是出去讀書的好。……』

『怎麼？』油烟店主人注意的問了。

『我聽見一個女人說，在李家的伍家的姑娘，生長得更爲美麗了，而且比雲哥，才大得幾歲，……他常在家還有甚麽，……』

『你聽見那個女人說?』

和尚寂然了半晌，他那肥胖的面皮紅了，吃吃的道，『阿二家的，總之伍家的姑娘，是她曾見過的。……』

他們無意的亂談，而隔座上便聽得大聲的一個茶杯，打碎在地上的聲音。

十二

當雲哥第一次離家的時候，隨了幾個親友家的一般的少年到省城中學去讀書的時候，他母親對於這個事，忍耐的決定了。預定是在他起程的前晚。雲哥第一次離開家庭，心裏不知是怎樣的難過！看看自己書房中，所喜歡讀的書，也不知帶了那一本去相宜。終於胡亂的收什好。在那一晚上：嘉芷夫人含着眼淚，囑咐了他許多的話，他這時也知道母親的撫育他與家中人的可愛，心裏裝滿了悽戀的痛苦！那天晚上，恰好是個初秋微涼的時候，秋風來到庭中的樹裏，作出一種淒淸的秋之音樂來，使得滿室中都充滿了悲感！

夜已深了，母親便強命他去睡覺，自己心中却何曾放心得下，強自掩了淚，看着人到外院中

給他打點行李，而命慧姐和他作着伴，等到回來，好一同吃點夜飯。原來因爲明天去趕七點鐘的早車，差不多不明天就要到車站去等候同行的那一般人，嘉芷夫人出去了，這時雲霏早已在這年春天出嫁，到鄰縣去，雲芝，雲逸究竟還小幾歲，都早早安睡了，獨有慧姐低着頭在煤油的燈光下，打絨綫的手工。其實他聽嘉芷夫人與雲哥說話的時候，差不多有兩點多鐘的工夫，自己手中的活計，却打了沒有幾十個結扣。她自去年，漸覺到人生的痛苦，歡樂的時間，日覺得少了！自在山中那一夜憂傷的話後，自己常常在暗中哭泣，忽然由知道雲哥要出去讀書的消息之後，更給她添上了一分心事！

她這時手工也停了，用左手托住前額上疎鬆的頭髮，向着雲哥悽惶與痴呆的臉上看去。過了不多時，她就將頭俯在自己的臂上，再也抬不起來。後來她勉強與含糊地向雲哥說了幾句話。雲哥這時被複雜與驚異的情感，將心思幾乎衝亂，他臨走時，却迸力的靠近慧姐，說了教她在家注意着伺候他母親的話之後，而淚痕也流了出來。末後，他於無意識中，昏亂中竟第一次與慧姐，在指尖上觸了一觸，就決然的走到自己臥室中去。

火車中的行程，學校中的孤獨，都豐富地使雲哥嘗到了離家的苦況與社會上的見聞。他時常有信到家，都是寄與他母親的，獨有他在省城的第一個中秋之夕，曾寄與慧姐一封信，——終於就是這一封，從此後更沒有再一封信能够寄與她了！

不過到了這年的冬天，他回家之後便有了大的變更。原來慧姐竟離開他家而且死在伍秀才的家中！這是何等可駭人的事！所以後來的雲哥——即天根——的日記中，有許多關於這一段事實的閃鑠，與片略的紀感是：

『霜風冷冽的冬天晚上，我在終日長行的火車中，已裝滿了希望的愉快，與慰安！看着道旁的枯枝上的寒鴉，也似替我唱着凱旋而歸的曲調！

及至晚上十點鐘抵家之後，第一個看見的是我母親，面貌上似已老了許多！她一見我，喜歎與淚同時有了！我曾未離開家中這樣的日子太久。……但是總未見慧，我便急切的疑惑問。

……原來是這樣，教我從何記起？她如今死了！而且是悲慘的死，那年的冬日，我到過黃

埠四次。黃埠是些未成年的女兒們，死後叢葬之處。第一次：我同我來家歸寧的霏姊一同去的，那日的黃沙，吹得滿野。黃埠離我們那霽浦鎮，還有十里遠，在青山的凹腹之下的松林裏。天色灰淡，我並沒覺得冷。……我暈了！霏姊將我喚了回來。第二次：是隔着我同我姊姊去過的後二日，我自己去的。第三次：是舊歷的除夕，在凄迷的風雪裏，我去哭過她一次。第四次：就是我第二回離家時的頭一天。……什麽都過去了！慧的愛笑，與深思的她，永遠永遠埋在松樹蔭下！任着滿山的風雪，去慰藉，去伴她！可是在我家快樂之黃昏的火爐邊，從此後再沒有見她！……

人間都是虛僞者，……人間都是欺妬者，於是慧竟死了！她果然是死於舊日的父權之下，死於強迫的婚姻的制度之下，但我不怨她的父，以及蠻野的強迫婚姻的制度，但是使我不能了解？……

慧之死，由於她迂舊的父親，逼他回家，……將她訂婚於，……實則賣婚而已！她終日哭泣，……病，遂死於十月之初！……然我到家後，方得驚駭的這個報告！……她何以不願出嫁？

……而她的父親，何必這樣逼她？只有司命運的神知道呵！造物果這樣弄人呵！已破之心，更從何處補起？

回思空山風雨之夜，果成爲宇宙中之一小刧！

記得臨行時的前幾天，一日，她忽然持着一本書，在夕陽照滿的園中問我。那本書是本李太白集，她單指出桃花流水的兩句問我，我以爲她不解這兩句的字義。我就順了文字解釋與她聽，她微笑了。向我注意的凝視；並且說：「這兩句明白如說話般的詩句，我還明白。」她只問我在那裏是別有天地非人間？我也答覆她不來。她用柔嫩的手指，從荷池裏摘下一瓣的荷花，來輕輕地掉在水上，便隨着縈迴的水波蕩下去。她回頭看了我一眼道：「好笨的人呀！連這句話也解不來！」我當時便逼近一步，請她明白講給我聽；她却跑了幾步，到樹後中去笑着，帶了卑夷態度向我歎息！……

人間，是生命已銜破的人間，甚麽是花，是光，是愛，皆是眼中的一瞬！即此一瞬之中，哀樂都在生命之海裏，向人引誘着展其魔力。什麽悦懌，感傷，只不過在飄颻恍惚中，將人生的縮

影，從不可思議中遺留下一頁來。

星辰隕落，日月其隤，終有此一日呵！是大完成！……」

十三

昔日的雲哥現在已經成了青年的天根了。他住在省城讀書，與他人多不甚投合，到處都有寥落的感想！他於學校的假日，往往一個人到城外的山中的石逕裏，與松陰裏徘徊，重復的印象，使他回想到永不忘記的山中故鄉的山中——的風雪之夜。他本是個聰穎而活潑的人，雖是自幼時便對於天然及空想有許多的愛戀，不過現在更漸漸地變爲純粹的神經質。

民國成立後的學生，多是自負而驕傲地隨時以主人翁自居，往往在政潮中與些時髦的偉人周旋。在省城的較大的學生，尤其是有這種一時代的流行病的傳染。天根心中常常鬱鬱地如蒙了一重塵沙，對於一切的新設施；與新潮流，都很淡漠地不去推思。有時只有獨自帶幾本嗜讀的詩集，向公園中；或秋日的湖濱上看去，其實他的心思不過借此掩抑他的感懷罷了，說是研究什麽詩，恐怕他也不是這般思想，不過他在很寂寞時，却好塗抹一些幼稚的舊詩。

他在入這學校的第二年的初春，曾認識了一位意外的朋友。他這位朋友，比他却大了一倍；是在外國語學校當教員的。因爲在最早的時候，他曾到英國去留過學，及至回來的時候，才二十六歲。他的名字是張柏如，本不是本省的人；只因他父親在外多年，尤其是在這個省城作過多年的官吏，所以後來就定居於此。至於他同天根認識的來源，却是在一個會上，由天根的教員的介紹。柏如曾邀天根幾次到他家中去，因此兩個人，成了很投契的朋友。

柏如雖是出洋留學有四五年之久，不過回國以後，仍是個好讀書而懃懇的。他的家世，與在宦途上的交際，若要在政局上活動，也很容易的，不過他因母親年老；而且生性便不喜那些惱人的案牘事務，便在外國語學校，作了主任的教員。

明湖上的春日到了，沿岸的垂柳，都從嫩條上抽出微黃的小葉來。湖水上面，淡蕩的如被了一床薄薄的碧衾，水邊的蘆芽，都肥茁的由泥中拔出。這時遊人還少，雖是在這個好的天氣裏。

一天是個星期日：柏如早早由電話中約好天根，到了下午三點鐘，他們正蕩了一隻小船，泊在湖的中心。陽光柔軟的吹在面上，由湖水的平面上，遠望着城外的佛山，都一層一層的，點上了

無許的翠點，只籠在淡淡的空氣裏，看不十分清楚。天根坐在船首上，眼對着這種景物，自己心中又不知遊蕩到那裏去了。柏如帶了眼鏡，却怡然的向四邊望去。船在湖中，緩緩地轉了半日。柏如道：

『天根，你不要這等不像個少年人的態度，你，……正是如春日的光明與發揚一般。愉快與活潑，是宇宙中爲我們預備下的工作力，我們那便可拋棄了呢！……哦！你想家嗎？不過你過於想家，反使得家中的母親憂鬱的記惦，你可以安心呵！』

『天根微笑了一笑，只是向着湖上飛的白鷗點頭。

『我在英國時，是讀的哲理的書爲多，自然在舊日的哲學界中，悲觀論自成一派，即如中國說達生，與在宥的莊子的作品，最容易爲青年喜讀，然這等思想若普及於一般青年的學生，我以爲也太危險了。東方思想空虛的多，近於詩意的多，誠然；在歐洲也有此一種的學說，但却不能十分興盛，……』柏如說到這裏，天根便回過頭來道：

『我自然尙不能很多的讀西洋的哲學書；但我以爲帶詩意的哲學思想，與富有哲理的美

好的詩，那是人類精神之最高的結晶體。不要說悲觀……悲觀也好，即樂觀也好，如你所說愉快活潑是宇宙中爲我們預備下的工作力，但我相信淚痕與憂歌也是人類在夢的生活中的眞誠表現，……世界上充滿了罪惡；即淚或也是罪惡，……』

『我不明白你是怎樣說法？』

『因爲淚如沒罪惡，爲何單着在人類的身上？人類的身體，便是降罪與罰的模型，不過淚同時也可來洗滌人生的罪惡，雖不能用積極的方法，去將墜在深淵中的靈魂救起；却至少也能少少慰安靈魂的忐忑啊！……』一陣微風吹來由湖濱上吹來了一些花草萌發的自然的香氣，天根便不再言語。

柏如尋思了一回，慨然道：『你這等富有趣味的思想，固然是有許多人也任如何是到不了這個思域的，不過你要這樣虛想，可不成了狂想了嗎？……

『而且你究竟，……是早熟的青年，你要不戒絕這種思想，恐怕將來對於你會發生深重的影響的！』

天根也被他誠懇的說話，有點感動！但沒有回答他。

在這一晚上天根便被柏如邀到他家中去晚餐，他家卽住在距離明湖不遠的一條巷子裏。所住的屋宇，雖是舊式；却被柏如收拾得有些歐化了。

柏如家中，是個和樂與簡單的家庭。只有他的母親；與他的妻；及一個在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妹子。在這日晚上，他們家族的晚餐會中，却加上了天根。天根看着柏如家庭中的安樂，不禁引起他的家思來，尤覺得曾前的樂事，如今似乎隔了一重世界，永不能再行獲得了！他們家中對於少年的天根，却都很誠意的款待他。這一晚上，一直過了十點鐘才放他回校。

天根在柏如家中，被強邀着，飲了幾杯甜酒。當他走出這條窄窄的巷口時，便覺得頭中暈痛，忽然在腦中現出一個幻景來，還彷彿看得見在楠木的圓桌上面，柏如的妹妹穎潔，替他斟一杯紫光瀲灩的酒，當他用手去持杯時，却將杯子撞倒了，柏如的妻忍不住笑了一笑，又看見柏如同他那位白髮的老母，點頭示意彷彿表示他是醉了的意思。……天根想到這裏，自己却痛悔起不應飲酒；幷且想起在船上柏如勸他的話；更遠憶起臨行時母親的諄囑；更憶起久已隔絕的慧姐，

常常同他說的話。同時上恨悔與苦痛記憶的交流的情感，全湊上來！緊張地在腦中反騰。晚上的涼風，吹來，他覺得再不能支持，便倚着一家的門側，在慘淡的電燈下暈迷的立住。而心上的思緒惡劣，便再也壓伏不住，嘔出了剛才所吃的食品，一陣昏暈便倒在地上！

及至醒過來，哦！那裏還是學校的寄宿舍，却在一間白色的屋子裏，身上也蓋了白色的被子。他方才慢慢覺悟到是自己在那晚上因醉暈倒在街上的事，但不知怎樣却能來到這裏？這是個醫院嗎？他迷茫的想：但卽時覺得自己身上，一陣劇烈的痛楚；並且在頭部上似有重物的打擊一般，便又昏睡過去。

三月末的陽光，當下午的時候，由輻射中透過來的光線，無論誰感觸到，都發生嬾而無力的困乏。這所在鄉中建築的醫院，是所純白色的二層樓房，藏在碧綠的森林後面，隔去四五里，可望見由黃台出入的火車的白烟。醫院的前面，卽是一條錦繡川，川水很寬，遠接着由龍洞諸山中流下來的山水。每到春天映着森林中的農舍；與不遠的碧綠如油畫的小山，却也有點特別的意趣。醫院的東面，是一帶新建築的小房子，房子後面就是一望無際的稻田，連着的荷田了。這時嫩綠

的稻秧，與小如手的荷葉正在水中柔嫩地迎風，作彼此示意的微笑。

這個地方，是德國人的建築；是教會中的人，在此立的醫院，與婦女的學校。學校是專爲養成中國女醫而設，而實習卽在這個純白色建築的醫院裏。所以在這個綠疇森林中，常常有白衣與長髯的歐洲人來往；並且常常有些西服的華人婦女，在廣場裏，擊球跳舞，作西洋式的遊戲。

這日的過午日光，由白色的窗簾中，漸漸下落，二層樓下的幾株馬纓花，恰好承受着日光落下來的影子。醫院的白石階下，走出來一個穿了白色看護婦衣，梳鬆了一頭黑髮的中國的女子。手中挾了一個小包，走來很謹愼地，將門帶上。正在低着頭向東邊的學校的房子中走來。她走到林後的一灣流水的長隄上，看着水中連接不斷的荷藻，被風吹動得有趣，就止住了脚步，向下看去。這時從東邊恰好也來了一個淡服長衣的女子，到她身側，兩個人便握着手說話。

『你剛由院裏下班回來嗎？』

『是啊，……你看幾條小魚，走得多麼有趣！』

『那個人還在院裏嗎？』

『誰？那個華大夫從城中前天晚上帶出來的那個學生嗎？他還是時時的昏睡；而且就是今天我看護了他多半日。……』

『那個人，我真有點不明白，……我昨天遇見密散司史拉，她說有這麽樣的人，病在院裏，她領我去診視過他，據她說，這個人有點腦膜炎。……』

『或者；不過他終是不能說話，很年輕的學生，……據華大夫說是種神經衰弱的病，你看他的面色，那樣的蒼白，也像是個神經質很發達的。……』

後來那位淡服的女子，笑了一笑道：『你怎麽觀察的這般細心？』

穿了看護婦衣的女子，向她肘上輕打了一下，也報以微笑道：『只是你好找話來挖苦人，若不觀察得詳細，我們去看護什麽？』

淡服的女子，接着道：『神經質的人，最爲煩惱！他們多半是好無意思而且多疑的思慮。從前我有個堂叔姊姊，也是在教會的學校裏讀書，便是因此死的。她死的原因很複雜，我有工夫時可以同你說說她的歷史，總之我們，……』

『哦！你說我們婦女多半是有神經質的嗎？』

淡服的女子點了點頭。先來的那位却接着說：

『你說的自然也有學理上的根據，其實我只是還有個疑問，爲甚麼神經質的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大半是不生在極窮困的人們的身上？我想這倒是研究心理學和生理學的一個疑問。』

『那有什麼疑問，自然因爲極窮困的人們，沒有工夫容留神經質的存在。你想想成天在田中的農夫；與乳了孩子到農場中去的婦女，有幾個是有神經病的？……』

穿看護婦衣的女子，望着水尋思了一會，然後答道：

『也許是的，麪包比思想還要緊要，……但智與情中的飢荒也不是窮困人們的苦惱的源泉呵！』

說到此處，兩個人都沒了言語。夕陽的餘光，閃爍地散在林中，水波微動着，被小的魚遊行出些細的泡沫來。過了一回，這兩個女子，挽着手兒，便到學校中晚餐去。

十四

天根在德國人的醫院中，直到第三天，他方完全的恢復了知覺，只是身體虛弱尙不能起立。這時柏如已來看過一次，並且給他在學校裏請了一個長期的假，因爲那個華大夫說他這個病，宜於天然療養，若再過用腦力，怕將來有妨害的。於是天根也聽了柏如的勸告，即在這醫院中靜養幾日。那位華大夫，在中國差不多十五年了，說得一口很完備的中語。每天總要過來看診兩次，另外有那位常常來的女學生，來看護他。他這時心地倒反爲淸靜，只是幻想中的淒凉，也時時深浸到少年的心裏。有時聽見窗外細碎的鳥聲，自己反恍恍惚惚地不知是在什麼地方。

作他看護的女學生，是個外省人，名叫芸涵的。她是自在懷抱中，已隨她的父母，作了耶穌的信徒。這時正在華大夫的醫學校中學習德文與各種醫學上的知識。她的普通英語，從前隨着她父親在澳門時，却不費力，學得一些，所以論起說話的程度，在那時却比天根高得許多了。她最是活潑而聰明，有時在天根身旁讀書與他聽；有時唱了她家的村歌，使天根感得到愉快！不過天根聽她用廣東的土語唱歌，却一字不懂，惟從柔曼的音調裏，却得到很多的快感！她才二十歲，瘦瘦

的面容，秀長的眉下，有一對玲瓏的目。每每當她來時，天根便覺得放下了種種的希望與幻想，同她談笑。不過有時自己以爲不應該；然又轉念這的確是純粹的美的感悅與慰藉呢！

昨夜下了一場細雨，第二天天色陰陰地，沒有晴。院中的殘香，在陰天中更輕妙的容易嗅到。天根這時已能起立，正坐在一把軟墊的自轉椅上，閉目沈思。一點過去十五分，芸涵果然照常例的時候來到。天根便笑着讓她坐，她問了天根身上覺得如何；吃過藥後曾睡眠沒有的話，便坐在對面的蒙了白色罩單的沙發上。兩個人談了些閑話，天根忽然向她問道：

『密司杜你遠遠的由家來到這裏，眞使人敬服！但你沒有回家去過嗎？』

芸涵本來歡笑着同他談話，突然聽到他這種問法，便驟然變了紅潤的面色，悽惶的答道：

『我曾沒有聽到家字這個字，在你沒說起以前。我還有家？誰還來紀念我呀？你以少年的學生，那知道人間的悲苦！』

天根驚了一下！自知不應該說這句話，但也沒有法子，只好聽她往下說去。

『我獨身飄泊到這裏，……我的故鄉，早埋在我的前世了！上帝的誠鑒我眞是個苦極的人！

但我再不敢怨人，只怨恨我自己；近來連我自己也並不怨恨；只是想着體上帝的意思，給人類工作，幸得有一天，早早地，……』她說到早早的二字，眼中已有了淚痕。她又繼續着道：『我在兩年以前，什麼事都了徹了，都解脫了，所以我將前此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裏，永未曾向人宣洩，只有白髮長披的華大夫同她的妻知道，……人類原來逃不出命運的網！……』

天根聽到她末後的一句話，心中便似乎受了一個打擊！

『命運誠然是科學的仇敵；但人們在奮發快樂中，不但可以不信命運，任甚麼可以不信的，可以打破的。獨至到了眞正無可奈何的時候，若連這點也要剝去，可也太使我們這些人沒得生命之精神的途路可走了！……』她用兩手掩了目，像是祈禱；又像是悲泣！

在沈默中，過了有三分鐘的時候。她又繼續着說：『四海為家的話，至多也不過是句強自寬解的說法罷了！我在八九歲時，不獨有家；而且是個富有資產與快樂的家。我父親是個篤信耶教的人；他從二十幾歲在美洲營那種苦工生活，本來我們那裏在多年以前，就有許多人由家鄉中跑到外國去謀生活，這也算不了甚麼。可是他卻不能與別人相比，因為他在外國，甚麼苦頭都吃

得過，他有時說起來，簡直比近人的筆記與傳說，有過無不及。但他在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二十年中，成天成夜的與生命奮鬬，他不曾詐人；也不曾爲自己的利益而棄了自己的責任，因此他竟在美洲的最早的中國僑民中，成了一個資本家。那時他是由在某處從下金礦作苦工起，一直到得他多少有點資本，這都是他耗費了血與汗，一步一步集得起來的，並不是榨取他人的資財；與受祖宗的遺產得來的。及至過了四十以後，他方取得一部分的財產，重回到故鄉來，將那邊的事業，委託了友人，暫經營着。自己重回到二十年久別的故鄉來，那時他的土話，已是很艱難地去學習着說。……由此便買了一點田產，將我家已頹荒的房屋，重新修蓋起來。後來經人介紹，便與我的母親結了婚。本來我母親，也是個耶教的信徒，是在本地聖靈學院——自然是耶教中人所創辦的——中的女學生。那時我父親早已受過洗禮，本來沒有再結婚的思想，後來究竟覺得寂寞；而且對於將來，常常發生希望，於是經一位美國的老女教師的介紹，便同我母親結婚。過了四年以後，不幸的我，便在臨着南海之濱的醫院中出世。」

「從此後我父親更沒有再行回美洲的思想，便慢慢地將在那邊的事業財產全行收回來。

除去與朋友們在省城中設立了幾個公司以外，便捐貲設立了兩個工廠，並且獨力經營了一所中學校，在耶教公會中所立的醫院裏每年也有巨額的捐款。」

「我們那裏距離澳門，本來很近。也是個靠近海口的個大邑。因此外國人來來往往作生意與傳聖教的很多。我父親說得一口很好，如同外國人一般的外國語，又曾在美洲多年，對於耶教中的朋友，更爲熟悉，且樂於招待。因此我家中便常常有外國人的足跡，有時在天氣好的時候，我父親還常常邀請禮拜堂的外國朋友，在海濱上開野餐會，爲共同的娛樂。這種生活，固然很快樂，但在一般人的視聽中，却潛潛地早已埋下了懷疑與嫉惡的種子。」

「無論甚麼事，在不幸的人間，總是可種成深深的潛因。果然一個悲慘的時期來到，那正是個秋日，……因爲在前些日子，已經傳來了好多可驚怕的消息！是北方義和團，扶清滅洋的那種可笑而愚蠢的思想。我也曾聽見說團匪的利害；以及他們那等凶暴的行爲，然而我雖然因爲環境的關係，有時懷到意外的憂慮，不過我總以爲我們距離北方還很遠，而且在我們那個地方，較爲開通些，也許可以無事的。所以無形中，使我的對於意外的憂慮，漸漸地減了下去。不過我父親，

却時常對他那些外國朋友說起來，只有歎氣！」

「在一個秋天的晚上，我家中吃過晚飯以後，父親領着我到海邊上去檢了一回貝殼。看看那絳色的秋霞，返映着深綠的海水，遂致海上的景色，忽而微明；忽而沈暗；忽而金光閃爍中，從海面的波浪上飛過幾隻海鳥，眞有難於形容的美。雖是秋天，但在我們家中的氣候，猶如夏日，沒有甚麼差別。我穿了一身雲羅衫褲，在海岸上來回跑的，已經被汗沾透。及至上燈之後，父親便領我回來，在我家住房的後面，一所小小的人造的園子中，同我母親相談。」

「他忽然提出一個想不到的事，就是堅決地要在明天以早，離開這裏，到鄰縣中去。據他說：因爲接到那邊外國教友的信，是他們因當地的人心，對於他們頗不安靖，要請他去，與那縣裏的官長紳士們說想法保護他們。因他們想他的說話，在隣近幾個縣裏，總有些力量的。我母親那些日中，已經對於將來很抱不安！又素知那個縣裏的人，平素最強悍；而且對於凡奉耶教的人，都有點仇視，所以竭力的勸我父親不要去。但他是性質堅決；又是責任心很盛的人，對於一切的事，凡經他決定過的，那是再沒有挽回的力量的。甚至後來我母親哭了，我父親方道：「一個人斷不要

作恐怖的心思生與死，都只有上帝的知道與予奪罷了！要說到避害取利，那還有我們人格的存在地嗎？況且那裏，未必有甚麼大的危險！……」他終於要去了，我母親後來也只有跪在月光下祈禱的能力了！那時我父親，看着皎明的月亮，指點些月中的科學的故事，講與我聽。我那時才十二歲，却始終沒敢說一句話。……』

她一氣說到這裏，便突然停止了她的談話，看看天根的面上道：『你剛病好了，我專爲來看護你，不料却說出好多的話來，惹你勞神靜聽！不說也罷，因爲以後的事，我至今記起，尙覺心顫！你聽了更容易受激刺！病後的人，是不相宜的。』

天根正斜倚在椅上聽得出神，見她忽然中止了，便要求她繼續說下去。她終是不肯，只是低頭，作深長的歎氣！後來被天根要求急了，便說到明天再說。天根還不依她，她便道：『那末；我另換個題目，講與你聽罷。自然是個有趣味的；而且富有詩意。就是在去年的冬天，你記得那是多麼冷冽的個天氣，街道上不是都成了冰結成的嗎？雪一直下了兩天，到了舊曆除夕那天，積陰的天氣，方始放晴。……』天根聽到「舊曆除夕」四個字，腦中便迷昏了一陣！覺得當他一人偸偸到黃埠

去的時候，在早上下了一陣小的雪，穿着皮鞋，走在冰凍的路上，發出清脆的響聲來。他看見枯樹的槎枒，亂墳如一些拳頭般排列着，理在有雪的山坡之下。日光如蒙了灰色的面幕，北風吹得耳尖都發冷。自己立在慧的墳墓上，也不知是哭是笑，只覺得腮頰上卽時如冰住的一樣的難過！那時荒山無人，惟有幾個野鷹，在空中盤旋着。慧的墳上的雪看去似乎分外積得厚些。那時簡直如同立在一個神遊的境界裏一樣，一直到了過午，破開層雲的日光露出，射到山坡下的幾顆松樹上面，他方倚着樹立了一回，回到家裏。因此便病了，直到過了十幾天，方才痊好。這都是永久可以存貯在腦中的印象，痛苦而永不能忘的！這一回聽見她，——看護婦說起「舊歷除夕」的四個字，便引起了這個悲哀的舊影！又如身親歷那個境地的親切與眞實！當時他只願去重溫他那悲哀的舊夢，竟不知她所往下說的是些甚麽話？正在這時；合住的白油髹了的門開了，帶了眼鏡的德國老醫生進來，於是他被這個沈重的脚步聲，由悲哀之舊夢裏驚醒！而這位女學生的看護婦也停止了她的談話。

十五

到了第二天，可巧這位女學生，沒有來來，代她的是那天在橋上同她說話的那個活潑而好遊戲的她的同學。天根方由她這位朋友的口中，打聽得出她的名字是芸涵。

從那日起，一直到了第三天，天根已完全好了。本來就想移出醫院去，恰逢柏如由城中來看他，便竭力勸他再在院裏多休養幾日。那位老醫生也是這等說法，於是天根也順着他們的話，重復住下。其實他未曾忘了芸涵的那篇談話。

第三日那天，柏如走了以後，已經快五點鐘了。幸正天長，屋子中還不甚黑，天根在草地上慢慢地走了一回，到屋子中來，正從衣袋中反覆地看一封由家中來的信，忽然芸涵著了洋式的跳舞的衣服，由外邊走進來。一見天根便喘着微笑道：

『今天無故被密司史拉拉了我去跳舞，這種事在我這幾年中，已經不很高興去作了。在七八年前那時，我還沒有嘗到人生之回味的苦況，差不多每天同些外國婦女們住在一起的亂跳，到現在想來，那只不過是一時的興趣的衝動，如今我覺得一切愉樂的事，只不過人類自欺罷了。其實宇宙中的快樂，到底在那裏呢？……』她這時將跳舞着的白鞋，在沙發上脫去，用塊白手帕

子拂去塵土。天根看見她面上滿是潤濕的汗痕，又見從白絲光的襪裏，露出雪白的肌肉來，他的心也不免微微動了一動。但這種心思，卽刻就成了過去了。他還是記念着昨天她所未曾說完的話，便重復催促他說道：

『你父親到那個地方去以後的事，是怎麼樣的發生？』

芸涵現出過分莊重與憂傷的道：『其實呢，不說也罷了！一個悲苦的留影，說出來徒自惹人心酸！』她說着覺着有點氣壓，便向開放的玻璃窗子外，深深地吐了口氣，回過臉來，注定天根又說：

『昨天不是說我父親到了第二日，究竟坐了帆船到我那故鄉的隣縣去了嗎？那時郵政，並沒有像現在的通行，自然兩三天，是得不到甚麼消息的。不過後來，究竟是出了岔子，那裏的仇視外國和教民的風潮，漸漸不能壓止下來。連那裏的官府，也一樣的動了扶淸滅洋的義憤。可憐我那固執的父親還努力地居中調停，後來教堂被燒了，地方的秩序大亂了，可憐呵！我父親便同一位老牧師……死！……被火燒死！……』她說到末後一句，眼中似乎被淚痕蒙住了，接着嘆了一

口氣。而天根同時也聽得發呆並沒插上一句話。她接着道：

『獨有上帝知道呵！這事是多大的殘忍與酷慘！不幸的消息，傳到我家來，你可想像我母親同我是在甚麼樣的狀態裏！那時風聲越急，當地懷了嫉恨我們的那些有毒箭在胸中的人，都很快意！並且人家見我父親死了，又欺負我們是個在教與孤獨的人家，便對我家格外恨視！還說不定，將來更有甚麼危險的事發生。於是我母親忍了無限的痛苦！將我父親從火中運得一副骨殖回來，埋葬了，便帶了我跑到廣州去。因爲我母親知道我父親在日，在廣州與人會合股開了幾處洋行，還可以在那邊得點贏餘，能夠衣食。不料人情都是一樣的利害！及至到了廣州以後，那邊幾個很大的公司，都同聲的不承認有這麼一回事。有的還說對於我父親不會認識，只不過聞名罷了。我母親對於這等答復，當然分外的失望與動氣，便將我寄住在一家外國人設立的小學校中，自己重回到家中去，取當時的股份契約，想着與他們質證。那裏料到我母親去了十幾天以後，帶了病回來。我後來方知道，當我母親回去的時候，在家的僕人，都跑掉了，家中除了幾件笨重器具以外，甚麼東西都沒了。幾個鄰人說是被盜，其實呢，……那也就不問可知了。我母親知道那時正

在很危險的地位，卽告到官府裏，也是沒有一點的效力。而且所有的文契等細軟的東西，都失了，將來的生活，更無處計算，因此回來，便病得日見沈重！……」

天根愕然起立道：「竟有這等的事！」他又悽慘道：「正多呢！」

芸涵仍是自然地往下述說：

「多麼悲慘呵！同時我母親只有一個兄弟，又遠在北京作小生意，誰能替我家去申訴寃苦？而且誰能慰助我們？還幸在省城裏，有幾個外國的有學問的婦女，知道我家的不幸，便將我同我母親收留在婦嬰救濟院裏，並且說待到我母親病好之後，還可在個女學校裏找個位置。但是痛苦之箭，已經深深地射入我母親的心裏。她那時雖不過才三十多歲，但也何曾經得起這等磨折！病的一天加重給一天，由救濟院移住在醫院裏，她每天只是喊着心痛；神經也日見衰弱，有時吐了幾口痰中帶出來的血。我也隨我母親在那裏，那時我眞如同陷入惡夢的迷途中去的一樣。當在那個淒清之秋夜裏：卽是她臨死……的前三天，對於我所說的話，我至今一字也不能忘却！並且永遠地深深鐫在我的心裏！那時候正在夜半，她在電燈下，對我敍述她幼年的事；與同我父親

戀愛的由來，以及囑咐我，……對於我將來的懸念與希望！她喘着，在她瘦陷的面目上，現出一層將盡的浮光；微紅的浮光，最是痛心的幾句是：「我在人間依託了帝的佑護，在我二十歲以前，我曾沒有過愁苦的種子，種在心裏。而且我也沒曾發生過結婚的思想；也曾沒有如一般少女，了解戀愛那種道理。那末，確切的，直到後來，經人介紹與你父親結婚後，才知道愛的意義。將來，……不久，……但我只有你在世界上；也只有你是我一個最有關係的一個！你將來總也可達到那種時期的，的確不容易去說。人總是聽憑上帝的支配！我們不慚愧地說，絕無一毫能力的！你從此以後，在這廣漠的世界裏，自然成了一個孤獨的女兒！我生活了將近四十年，我自來沒敢對着一切的生物，有過咒詛與恨憤的思想！但現在，我雖服從人類是善的說，但我才明白人是應該要去吃苦的！我不敢恚怨人們的無同情，我只懺悔我在世上終久是有罪惡的，所以才落到這個地步！你呢！……將來正遠呢！可是也或者不長久的生命，也同我一樣！被上帝的召回。不過你的生命之花，切盼你不要再自行蹂踐了！我知你的聰明，比你父親還好，只是從此後，你一個人如輕塵一般的落到密布的世網中，正不知有甚麼事在黑的前路上等待着你！我自然是將要歸去的人，不能預先

替你作甚麼計劃，現在呢，我更也不知道甚麼是悲觀與痛苦，但我所希望於你的，你，……不幸的個女兒，對於人間的罪惡，總要努力地爲自已爲他人去作洗滌的工作！……』她沒有說完這幾句話，便不再繼續說下去，強自支持着，倚在我的肩上祈禱了一回，就頹然的臥下，便昏暈過去了！……哦！甚麼事；甚麼都過去了！我，……我親愛的母親！埋葬在城外的林裏！直到現在，那故鄉的父親藏骨的土堆；與我母親的墳墓，倘是遙遙的隔離着，惟有每日的珠江的波痕，可以作他們的死後通達消息的用處罷了！……』芸涵說到這裏，並不哭泣，只是莊重的對着窗外，已近黃昏的遠色凝思！末後她又說：『至於我後來呀！那等遭遇；那三年中的苦難，簡直不是夢想可以知道。我早已立誓不再說出，我只有苦痛的感謝人間，對於我的待遇與感化罷了！……自從那等苦難的經過之後，我迷蒙的心，也放開了一絲的光明，上帝的光，竟然圓滿的照透了我！你以爲我不是每天很洸靜而快樂嗎？這或者便是上帝的啟示呢！因爲我已可說完全了解人生的苦樂，都是欺騙的東西！我不敢說我是超人；但我也總不容易再教人間的迷網來罣誤了我了！』她說到這裏，便不再言語，只從暈濕的眼波中，對着窗外的黑暗注視着。天根也正推測着她是遇到怎樣不幸的事，

忽然聽得東邊學校的飯鐘，叮叮噹噹的響了起來。芸涵方轉過身來，用手替他將室中的電燈旋明，並且說：『我那大篇的傷心的經歷一時也說不盡，我曾有一個本子，專記我那時慘苦的經歷與感觸，明天我可以帶了來，給你看看。但你不可再告訴第二個人知道！我相信你尙是誠實的少年！……』她不等得天根的回答，便匆匆的走了。天根由窗外的藤蔭下，目送着她的白衣，遠遠地在黑暗中看不見了，方才坐下。

這半夜中，他簡直沒得安睡！

天氣煩熱得很，他將窗子開了一半，將電燈扭滅。沈靜地外望天上的星星。月光還沒有出來，在銀河左邊的幾顆成不等三角形的星，一閃一耀的，在夜中似乎暗笑。醫院中住的病人原不多，在半夜中更形寂靜。天根在冥渺的朦朧狀態中，覺着自己的心感，也沒有喜樂，却也不感到悲苦，只是虛寂的可怕！有時對於自己的前途，似乎懸在浮空的樓閣中的縹緲，忽又記起母親在家，當更覺寂寞！這時想已同了兩個小的妹妹，都在睡中；也或者正在燈下爲兒子作夏衣呢！他反覆地總是不會安睡，又替芸涵，想她奇怪的身世與悲慘的命運，想一回她是怎樣的結果，更不知她說

與我看的那本記事册中，更有甚麼奇慘的經歷？他忽然自己反想道：人不過就是這樣，甚麼結果呵！誰曾知道？自己倘懸蕩在雲烟中呢！然而他想到這種無可如何的地步，反覺得心裏有點作痛！對於將來，曾加上一重深的恐怖！直到醫院門前的大鐘，打過三點，他方迷亂的睡去。正在夢中，却覺得似乎有個人搖動他，反身看去，原來就是柏如。

柏如穿了一身灰色的洋服，面目上極爲欣慰！他一邊催着天根起來盥洗；一邊却跑了出去。及至天根盥洗完後，還不見他回來，心裏却很奇怪。正在納悶；忽然看見柏如又走進來，後面還有好幾位女子，近前一看，方才看清一個是柏如的妹妹，一個是芸涵，那一個穿了紫色的短衣的，就是芸涵的同學，而未曾看護過自己的。

天根這時，才想到這天是個星期日。

十六

自從天根病好以後，雖在學校上課；却住在柏如的家中。因爲這是他聽從了柏如的勸告。天根也將自己病後的情形；與柏如家中熱誠招待他的好意，都報告與他的母親知道。並且在他的

回憶的記事册中，有一段記載他接到母親復信以後的歡喜！

『由省城中寄我家的信，三日便可達到，現在剛剛有六天了。自從我病後，寄信於我母親，今天晚上剛剛收到她那封掛號的來信。這是我這一個月來第一次使我分外愉慰的事！誠然；芸涵的誠懇；與柏如家中款待我的真心，我自然是永不會有忘的！但那種愉慰，與我母親的來信比較起來，便自不同了。我不是輕視人間可寶愛的友誼，但我母親從我七歲起；從我可憐的父親死去以後，她是怎樣的辛勞恐怖地撫育我！我一天也沒曾離開她的膝下！在我出來讀書以前。……我母親這次來信，劈頭一句話是：「現在我比從前的心，放開一大半」自然這是因爲我在一個有友誼而安樂的家庭中住居的緣故。可是她又寫道：「你的病現在好了；我在前幾天終是不能安眠，你兩個妹妹，又是一個喉痛，一個却生痧疹，現在方完全好了！」這幾句話使得我讀過之後，便將淚痕滴在上面。我不敢完全相信人間沒有「靈感」這兩個字，一般人都對於親近的人的遠遠地感應，嗤爲迷信，其實所謂耳鳴神亂，未必沒有真正的靈感相應的作用在內。我常感覺到一般少年所不相信的道理，也許我是太疑惑；不

過我究竟不信人間只是物質的作用。靈的飢渴，與飛動，是不可漠視的！我記到此處，我便哭得不能再寫了！因爲在愉慰中忽然觸起一段舊事來。……

『慧呵！你現在早已棄了我；並且棄了我那寂寞的母親去了！但我因爲想到靈感相應的事上，不能不含了淚痕來記你！當我去年在學校時，那正是舊歷的中秋節過後的幾日。你不是曾有一個信寄我說；……在中秋之夕的夜裏你出來到院子西偏的廁所中，你忽然看見我穿了淡藍色的夾衫；與青的馬褂，匆匆地由外院中走來。你不是取了一支洋燭，在手中，你當時驚且喜悅了！便回過頭來喊我。那知你所看見的我，頭也沒回的走過了去，你當時便迷惘了！立在石階下，將燭也掉在地上。及至胡媽走來，你方醒悟過來！……便將這些事告訴我，那也眞正奇異了！我計算你在半夢中見我的那一個秋節之夕，我正是穿了那身衣服；並且那一晚上曾被幾個同學勸着飮酒醉了，還作了許多奇怪而留戀的夢。的確呵！我本來想告訴你知道，末後又想恐怕去信多了，家中人再取笑你，況且你還囑我不要去信。因此，……哦！究竟我沒有再復你第二次信。及今想來，倒反是你一去再不能喚回了！…… 我在這時，記

這段回憶，正是無聊的心情呵！我在那幾天病後，夜夜夢中總彷彿見你，你多半是倚在樹後偷笑。園中的迷藏之戲，終沒有捉完呢！我更從何處捉來？……』

這段回憶，是天根抄在他那東洋紙本子之中而曾爲他的朋友見過的。

天根到了柏如家的第二天，芸涵就從郵局將她那篇用毛筆精抄的小册子寄來，天根便帶在懷中，一直到了晚上，關了窗戶以後，方打開細看。原是個白紙有三寸長的小册子，却用粉紅色的絲線打成兩個巨結釘成。頭一頁有紫色的四個小字，是刦後瑣記，寫的雖不十分正當，但於筆下，見出是個極秀麗的筆姿來。及至他打開看時，有一篇敍言，是文言作成的，也是用紫色寫的。

『此予二十歲以前之小史也，曰史誠不似，但此亦名耳，夫何害。此八千餘言中，有淚痕，有血漬，有白雪之心，有荊棘之路，是皆予之所曾經者。及今記之，有類在風雨之下，與良友談冒險事，徒忐忑於中，不敢復作重經之想！實則予已無此重經人間患難之勇力，予非敢有怨於世人，但予苦孤獨耳！如弱草之被欺於秋風，飄根正不知植於何處，自予父予母相繼逝後，予歷數所經，殆難爲人告，予不欲向世人復仇；予惟自向上帝之心中作深沈之懺悔耳！已矣！

將茲一冊豈足爲予之悔書耶？……」

下邊似乎還沒有完結，但亦未有字了。天根也覺得她這篇序言，全是一種悲苦過分的話，正不如往後讀去。及至在燈下檢閱這本册子中所記的，却不盡情都是說述事實，中有些詩詞，又有一部分的隨感，其所記的事實，都是隱隱約約，不十分明說。天根用半夜的工夫，一氣讀完，方才明白芸涵的身歷的苦難，眞是沒曾料到的！她的確曾忍受人間所施與女子之中的最大侮辱！天根從那些隱約的字中，彷彿知道她曾在教會的中學校卒業，而作過一個富商家的家庭教師。後來色情狂的富商，竟僞作忠誠，又藉藥力的脅迫，使芸涵受過一種莫大的侮辱！同時她在教會中學校時，却有個待她最好的男教員，平昔是個放浪而好武的人，他曾間接對她表示過戀愛的意思，她終於拒絕了。不過自從她作了富商的教師以後，却也不斷與他會面，好在那個教員也並不以她的拒絕爲意。正在她那個被侮辱的事件發生之後，她當然氣憤得要自殺。還幸得了幾個女友的忠告，便到別處療養去了。這個消息，不知當時那位教員先生怎樣知道的？後來他竟將那個富商用手槍打死，及至警察及許多人去追捕他時，他就跳到江中死了！這段事實，是天根從那本剳

後瑣記中，湊集了許多事實，經過自己的聯想與揣測，方才明白是這麼一回事。由此他對於芸瀟那種高尙的人格；與堅定的情操，更爲佩服！而且敬畏了！過了兩天以後，他就將這本書，不附一字的郵了回去。

從此後，天根偶有機會再遇到她，却更加崇敬了！

下篇

一

由徐州開往濟南的夜車，由車站上慢慢地蠕動起來。那正是個七月末的時候，夜中還有餘熱未曾消盡，車站上的燈光，隨着時間的過去，光愈縮愈小，並且有些模糊了。原來是深夜的白霧甚重，將無盡的郊原，都如用一床無量大的白布單子，罩了起來。當這條貨車兼載客的夜車開行後，車站上的大鐘，剛打過十二點去。張柏如剛才在車站上，將自己的手錶對好，現在於車開行後，又重復在三等車的油燈之下看過，又過去五分了。長有七英尺長的一個客車，却只有掛在中央的個煤油燈，而且燈的四方玻璃罩上，都滿了灰土與塵垢，暗影四射過來，返將全車中映得朦朦朧朧，如在霧中一般。除非彼此坐的靠近的人以外，那里還辨得清是什麼面貌。當柏如上車時，曾在車站裏，受過運行李的夫役的勒索，與行客的擁擠，況且自己心上，原不很安靜，現在在這個奇異與汚穢的夜行車裏，自己不曉得怎樣，一陣眩暈，想要嘔吐出來。可是看着在自己身旁有個穿

了灰色軍衣，赤了雙足的個高身的兵士，正在那裏蹺起一雙脚來，一手拍着自由的拍子，高唱着：「一更鼓裏睡也睡不安，……三更鼓裏脫衣上牙床」的小調。他唱在高興的時候，有臭味的唾沫，便一星兩星的飛到柏如的面部上來。柏如感到一種反感的不快，剛將手放到洋服的袴袋裏想要取出那條手帕來拭了去。忽然想起這條手帕，在頭兩天自己將出來時，妻曾替我好好的洗過，又因夏天外間的氣味雜惡，曾灑上些上好的花露水。他想到這裏，手又重復退出袴袋之外，很不自在地將頭往左面側了一側。自己也不知道那一星兩星有臭味的唾沫，尙在腮上沒有？但心裏終有點作惡。不料那位大漢的兵士，將左脚往上一抬，又將他雪白的一條帆布褲拂了一下，他映在燈下看去，已是有一手掌大小的塊黑跡。柏如雖好容忍，也不禁發出一句冷冷的話，向那個兵士道：「請你注意些！」不過那個快樂的兵士，不能完全懂得「注意」兩個字，只向他瞪了一眼，柏如便重說一句「你安靜些呵！」兵士突然立了起來，並且紅了臉色道：

「什麼？礙你什麼？看你這個小洋鬼子！」說時將腰中皮帶便解了一個扣，幸是還沒有很罵。柏如覺得眼中都發燒了，但他終於忍耐住，的確，那大漢的兵士，帶有威力的腰帶，終於將他待發作

的話，嚇了回去。

兵士却也知趣，又罵了一句聽不淸楚的話，很很地瞪了他兩個白眼，莫是不屑與較般的卑夷地態度，便肆然地重坐下。兩隻脚却同時蹺在櫈子上，按着小調的高聲，又唱得越發有興致。

柏如在喉中歎了口氣，便轉身俯在車窗上外望。同時心裏深深地懊悔，不該只圖夜中涼爽，來坐這次的夜車，受這場容忍的氣憤。他又轉想：這正是個打的時代，不幸方才被他打過幾掌，更那裏去洗滌這個恥辱。想到這裏，自己不由得爲方才自己的魯莽，擔了一重過去的憂慮！又想起兵士，——一個無槍械的兵士，尙且這樣驕橫，行旅於中國，在這個時期中，眞是到處都埋伏下利刃，預備着爲不幸的人民。想到慘淡的時候，在同時中一個昨天的印象，突然的記起。那三個少年，由旅館中被綁到徐州的執法處，以帶了紅緣帽子，騎了馬的兵士，在後面跟着。而夾持他們的六個步兵，肩上明晃晃地槍刺，却正豎立在那三個少年的頭上。一個分了頭髮，帶着眼鏡的黑色面龐的少年，反剪了雙手，一身白衣褲上，還有幾點血跡。那一個身軀很小，夾在前面，沒有看得淸楚。最末後的一個，不過二十歲，最奇怪的，下身只穿了條短褲，並且赤了足，雙股下白嫩的皮膚，映在

毒熱的烈日之下，教人看了有種心驚的猝感！他面上滿凝了一臉的秀美少年的面色，短而上斜的眉，大的眼睛，微紅的腮頰，的確是個最美觀的個少年學生，從他的皮膚與俊逸的面貌看去，大約還是個富家的子弟。當他被夾持着帶了鐵練的聲音在街上走過之後，看熱鬧的人的恐怖與驚歎般的目光，多是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昨天早上見的，但在今天早上，已經聽到過那個慘死的新聞！……柏如在這俯身向車窗外望的幾秒鐘的時間，便將昨日的經驗，迅速的聯記起來。馬蹄的影子，槍刺，雙股上雪白的皮膚，友人口角的哆動，執行槍斃，西門外的顫聲，同時都在自己的小腦中，一齊湧現。又轉念到這位高唱小調的兵士的有凶光的眼睛，好似射出去的火彈一般的利害，立刻覺得背上索索地冷顫起來。末後，忽然想起自己，爲甚麼偏偏穿了洋服出來？於是更添上了一層的恐怖！

　　這樣無端的恐怖思想，他留有恐怖的神經中，起落了幾多次。自己覺得心上，稍微平定一些。偸回過頭來看看那位唱小調的兵士，却斜欹着睡了。急想着挪個位子，但四圍看過之後，帶髮辮的鄉民，穿藍服的婦女，與些扇着草帽高談的小經紀人，都將車位來佔滿了，更沒有可移動的餘

地。他失望般地又回過頭來，向着車窗。

車走得太慢，過了幾個站，他也不曾覺得。但看見在夜霧之下的平原，在迷濛中，看得見一簇簇的些林子；與林中有時發出一起一落的青色火燄來。他想這就是所說的青燐了。夜間的長眠者，在森森的林木之下，自然是無知覺而且安適，不像一個生人在世上，到處都逢着危險。看見林中的燐光之後，他就想起從前所讀過英詩人格雷的詩來是：

The hapless nymph with wonder saw;
A whisker first and then a claw,
With many an ordent wish,
She streetched in vain to reach the prize.

他暗中記誦着，重復將第一句 The hapless nymph with wonder saw，讀過，心中不知何以充滿了感動與震蕩的情緒！繼而想起現在這樣紛亂而不安的時局；又想起自己當從外國回來時候的志願與希望，獨自呆呆地向黑暗的空間外望着，深深地發了無邊的感慨！在他平日，原是心性很堅定的人，在這等的環境之下，也觸起

了不可數記的悲懷！後來反覆地思量了一回，巴不得快到了濟南，自己趕快地到家中去，作安樂的休息。從此後也不願意再在社會上鬼混，那幾個無聊的教員的薪水，好歹在家裏靜養，不聞世事，也就算了。柏如這時悲觀的思想却漸漸地深入他的腦中去了！

在日光未曾廣遍地照在地上之前，滿空的夜霧，已是漸漸消去。車道兩旁的村舍及樹木，都在熹微的晨光中看得見，並且柏如在車中，已遠遠地看見有些挽了褲脚，帶着圓笠肩着鋤驅着牛的農夫，走在田野裏。清晨的風，吹得有點微寒的感覺，所有田中的禾稼，與道旁的樹葉，都似經過一場小雨之後，非常的鮮潤。柏如在這半夜裏心中恐怕，悲感，與鬱悶的氣，這時吸着七月清晨之清新的爽氣，與看見許多自然而有生機的景物，覺着略清醒了一點！心思也平靜了些！因心意的變幻，反覺出一夜無眠的疲乏來，又因在車窗上立了好多時候，兩隻手臂，都覺得酸痛來回頭看那個強橫的兵士，斜欹着身子，張着口呼呼地睡得正濃，其餘的人也都是合了眼睛，各人都發出一種微睡的呼吸聲。柏如眼看着日光，已由淺色的天空射下來，自己也不禁頹然的坐下，便將雙手叉起，倚在木板上，也似在半睡的狀態裏。

及至這日的下午三點以後，他方得脫離開那個兵士兇很的目光，與齷齪的車廂，來到自己的家裏。當他一下火車時，便覺到省城中迥不與前幾日的光景一樣。車站上一大隊的兵警，來搜檢那些旅客。城門及馬路口上，也是有幾個荷槍的人，來重行搜檢。尤其是對於他搜檢的利害，而且問的無理而橫肆。雖是他是本地人的口音，而且是只有兩件小小的行篋。

二

在這天的晚上他將到南京去的事，完全的報告與他母親聽了之後，他那位不知世事與好說笑的穎潔妹妹，只是嬲了他說甚麼南京的風景，他只好敷衍了幾句。便覺得委實是再不能支持下去，便懶懶地和他妹妹說：

「一夜沒有安睡，身上痛苦得了不得，有甚麼話明天再說，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在路上遇見有一樁可怕的事。今天是，……」

穎潔便裝着有氣，沒有答應他的話，但他却無力再與她說，便回到自己的屋裏去。換了衣服，驟然感到身上有點發燒，而且頭疼得利害，喝了幾盃檸檬汁子，便躺在床上胡亂睡去，一直到吃

晚飯的時候，也沒曾起來。

柏如的妻綠存，已經嫁了柏如有八年多了。還是在他未曾留學以前娶過來的，現在呢，也是三十三四歲了。她在這一天看見柏如由外邊回來之後，突然病了起來；而且精神上也似乎有種變態，因爲看他到家以後，也似乎無處可以安身與快樂的樣子。他又迷離的睡了一下午，晚飯也沒起來吃，及至家中的事，都處理清楚，將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安置睡下之後，便急切的跑到柏如的床側，看看他睡得正濃，而且有時口中還喃喃地說些夢語。

這一夜裏：柏如却時熱時冷，不很寧貼，綠存坐在床側的電燈下守着他，很爲憂慮！上半夜過去之後，柏如方才清醒了，突然睜開眼，看見綠存斜欹在他身旁的枕頭上，手裏却摺起一張報紙來看。柏如幾日的疲乏，這時覺得漸爲恢復。知道綠存是爲了自己半夜沒有安睡，便有點不安的反側，握住了她的手，向她那鬆垂的頭髮上看。綠存看他醒來，便問他想水飲嗎？身上還痛楚嗎？這些話，柏如都搖了搖頭，反而將她的右手，更握緊了一些。一面將自己的發燒的臉，靠近她的鬢髮旁邊。綠存回過頭來向着他時，看見他朦朧的眼中，彷彿很濕暈的，便很溫柔地問他。柏如就蹙着

眉道：

『不知是怎樣的事？自從前天，我覺得時時有個恐怖的影子來追逐我；並且在車上，在睡中，甚至於在你的身旁，我總感到身上的顫動彷彿未曾止住。這是自從我聽說那三個人，……死的以後的留影吧！我向來是鎮靜，但是僅僅這一次，我似乎失了常度吧！……』

『你不必胡亂的尋思，這在家中呢！我在你的……身旁，你恐怖甚麼呢？怎麼又是三個人，……死的？』綠存安慰的與他說，並且用溫軟的嘴唇，接近他耳旁說。

柏如便用邊熱的唇，輕輕地吻了她一下。接着便將昨天所見的，被綁押去的三個少年的事；與第二日被殺的新聞，急促的告訴綠存。他一面說一面握住的她的手，便覺出輕輕的抖動來。

綠存也長嘆了一口氣，沒有言語。

反是柏如這回精神好了許多，很親密的向她道：『你知道我是個不匆促不急劇的性格的人，但那個事情；以及在火車上所接受到的氣憤，不能不將我平常的性格來變動了。人間盡是強力的侮辱者，怪不得……你記得李天根嗎？他那個憂鬱與失常的狀態，眞是不能免的呵！……』

綠存撲嗤的笑了。柏如很驚奇的問她，她道：『說起他，——天根來，今春天他不是還在我家中住着嗎？有一天他到母親房中去談話，正好牆上有妹妹畫的一幅水彩的山雪的畫圖，他呆看了半晌，也不說好，也不加批評，便重復坐下。我就讓他到這個屋子的外間來，看幾張你帶來的精美的外國畫，他也沒說甚麽，那知過了一回，他竟俯在桌上嗚咽的哭了起來。我很疑惑，加急的問他，他也不說甚麽。不多時便用手帕拭着淚走了。我眞不知是怎麽會得罪過他，末後我才知道是我的觀念想錯了，那時恰好你領了你的學生到外省旅行去了，及至回來，竟忘記了告訴你知道。……』

柏如微點了頭道『那自然你是覺得奇怪的』

他們又說了一回天根的性格，因爲綠存的話，反將柏如如在夢中的恐怖，退消了許多。看看手錶已是三點了，聽得窗外似乎有幾點雨聲，柏如便閉着眼重復睡去。她也覺得放心了許多，將電燈旋滅，也在他身旁和衣睡了。

在七點多鐘的時候，僕人老王，正在院子裏掃地。看着在夜中的微雨之後，石砌邊的幾顆芭

蕉，都在碧綠的葉子上，添了一層潤光。他彎了身子，正在努力用竹箒掃去地上的泥跡。忽然聽得有人喊開門的聲音，急促而且大力。他便急急地丟了箒子去開大門。門剛開放，却闖進幾個不認識的人來，都穿了武裝，在腰間的皮鞓上，掛了幾枝手槍。門外面立定了六七個執了帶槍刺的兵士。老王嚇得不能有質問的說話的力量，那幾個闖進來兇很的面目的人，抓起他來，叫他去領着到他主人的房間中去。

老王哀求般的僅僅說出：『沒……有起，……』三個字，却在背上早已中了一個首領模樣的人的一指揮刀。他便不敢再說甚麼，兩腿抖顫着，引導着他們到柏如的房外。

綠存正在窗前梳頭，聽得門外有人叱罵的大聲，便一手攏住頭髮；一手將柏如從淺碧色的紗帳中推起。柏如也從夢中聽見有皮鞋帶了銅鐵的聲，心下不知怎的驟然明悟，便穿了衣服，揭開帳子，方要出去。而面上灰白色的老王，早領了那羣兵士在房門外立定。一個帶了指揮刀的軍官進來，一見柏如沒有走脫，便用手抓了起來，同時兩個兵士各將手槍向柏如對正。

事情終於這樣了，並且各室中，都曾嚴密的翻檢過，打過幾個僕婦。他們很生氣與義憤的面

色，反縛了新病後的柏如的雙手，牽了出去。纔存隨出門外，却受了一個兵士的槍托，便暈倒在地上。

柏如的全家，都嚇得半死！

當在大街上走着；柏如吃這突來的襲擊之後，反而將昨天與夜中恐怖的思想，完全退却。只覺得實在過分奇異了！何以前三天在徐州城中所目覩的分明的印象，現在竟然重現而且是落到自己的身上？他穿了短衣，幸是還穿了條西服的紗袴，幾乎迷在夢中般的目光，從兵士們緣了紅邊的帽隙中，看見街道兩旁的市肆，都半掩了寬的門。一些人聚在那裏看他。仍然走在紅底白字的「躲避危險」四個字的高且細的電桿之下，他平時最看慣了這四個字，這時偏又眞切的映在目光裏。彷彿在個個字的點畫之中，都有一綫綠色的凶射的光線，向着自己發射。一羣羣到學校的兒童，看見他們來了，却不趨避，只是呆立着如瞧賣玩具的好看。一個挑了筐子，沿街喊着售賣靑菜的老人，也放了擔子，立在一旁，却如無事般的；如同見過屠人驅羊到市上去的平常的目光，摸摸他的後背。走過一家很小的咖啡館，白色的玻璃，尙關得牢牢的。柏如看過在一瞥眼的時

候，心想這或者還是灰白色的人間的印象之一。當日我由外國回來，幾個自幼相處的朋友，與當地教育界中的人，在這個咖啡館，曾公共歡迎我呢！

柏如在這個突然的變局之中，反將一切平時心理的恐怖，推測，取避，思慮的思想，完全沒有記憶起來。只是一個大而且沈重的異感，包圍與束縛住了他！他並沒想到己身的危險；與家中人的驚怖！

三

一封字跡很熟的信，被天根由親戚家中回來接到，他從僕人手裏取過來，沒即刻拆開，再端視了一回，才想起是……哦！柏如的妻，綠存的字。天根便急急撕開，一張汚穢而粗劣的紙頭一句：

「天根吾弟：」

當他看了這四個字，他已知這是柏如寄他的信，但他突然的疑惑，爲甚麽用這種粗的紙來寫信？而且柏如原是很講究精緻的人呀？這等瞬時的思想在他腦中，如閃電的迅疾，同時又接着往下看：

『此不祥之消息也，但在此暗室中，猶得致此垂死之函與君，亦不可不謂爲吾生之幸事！……

……』

天根覺得手顫了！更不及尋思，再往下讀，而字跡却越發草率，而且模糊了。

『自被牽引如導豕就屠架以來，已過三日。縲絏刻刻未去吾身，但天幸鞫者，憐吾倘爲稍識文字之人，乃假吾以額外之要求，得寫此書。而書後倘得先呈校閱，始可寄出。今吾乃知，……天根弟！汝年較稚於吾，亦知此中之滋味耶？死吾豈懼！惟吾白髮垂垂之母與兩未成年之子女，言念及此，惟更吾心動耳！』

天根看到這裏，究竟還不明瞭是如何的怪事？只覺得眼前「縲絏」「鞫者」「死」死諸字，都似有些眩光在紙上，——粗黃的紙上浮晃。

『此事吾亦不審其何以發生？而若從天降，以及吾身。迨經過三次審訊之後，吾方明如觀火，刻何能言，但告君，他日再蒞吾家，綠存當能泣訴此事於君之前。鞫者雖待吾稍寬，然倘有持其後者，則終莫知如何結局？至終則恐，……此亦不足懼！吾但念如此死法，未免寃抑；而更有何術？吾竟

不知以吾自由且少有知識之身，竟如此遭險！往昔少年氣盛，如君今日大言，然我乃日呼不信宇宙間乃有所謂「命運」之二字，今已矣！吾信之，亦復何哉？果有不幸之一日，吾家有老母弱妹，並妻若子，慘慘一家，爲象何若？雖有遠戚，刻些避吾家人若不及，苟君至此者，倘望時勸吾母；並時往吾家，加以慰問！則所感盼，吾亦愚甚！己身不保；尙爲家慮？天根，或長別矣！在暗室中，不能久書，聊以寄君，吾心甚定，祈勿懸懸！」

在粗紙反面，寫了柏如二字，但已是不易辨識了。

這種意外的心靈上的痛苦的打擊，又侵入天根埋了深深慘感的心中！他覺得頭暈了！連心臟也突突的跳動起來！便半俯在一把圈椅上面。過了一回，他將來信又看了一遍，無意中在信封裏，又檢出一張紙來，是綠存用鉛筆寫的，急遽而且歪斜，是：

「柏如遭人誣陷，被迫入獄，刻生死尙難卜！有信致弟，弟近中能到省城否？盼盼！　綠存。」

天根閱過之後，心中只覺飄飄的，手足也沒有氣力，便頹喪的在藤子的小床上，躺了有半點鐘的工夫。忽然一個不可忍耐的思想，迫得自己立了起來，同時在身體上似乎加增了若干勇力，

便拿了這封信，跑到母親的房中去。告訴了她，並且要求她准許他往省城去看看柏如，他同她說時，甚至淚痕都被了面上。

嘉芷夫人正在自己的房裏，拿了把細蒲編成的扇子扇着，想睡午覺。却陡然被天根來一陣急的說話，驚醒了。看過柏如及綠存的來信；又看了兒子的着急狀態，却只是徽扇了蒲扇，沒有一句話，立刻回答他的請求。

天根又重述說他的意思。

嘉芷夫人很注意地對他道：『我知道柏如家中的人，待你的親近，如一家的人一般。況且柏如那樣的人才，和品性，竟自遭遇了這等不幸而可怕的事，你當然是去看望慰安他的！不止是你聽了着急，我也覺得爲他家的將來，懷抱了無窮的傷痛！……不過你沒有看報嗎？南京剋下正在獨立軍被攻的時候，湖口不是已經被北兵打破了嗬？省城裏已下了戒嚴令，而且你不知道目前的省城中今天捕捉旅客；明日槍斃幾個學生的新聞，這是多麼危險與不能安身的地方。再說一句實在的話，你就算能够冒了不可思議的危險去一蹘，你必然能够見到柏如嗎？而且你一個讀

書的學生，能有何力量。對於救出他的事盡力？你年紀又太輕了，在這個危難的時候，跑到那裏去我怎麼能放得下心呢！不過柏如那樣的人，人家那樣的待承你，我也不好說甚麼……』她說到後來，面上現出極端躊躕，與悽惶的態度來！

天根聽了母親這段話之後，自己也覺得爲難起來。便在室中低了頭，來回的亂走。末後他見母親非常的憂慮！便道：『我暫且不去了，先寫信到他家中問問吧！』於是他便在書室中，草草的寫了一封詳信與綠存，又知道檢察信件，過於嚴密，不能過於寫的顯露了，因此斟酌字句，使他費了整個下午的工夫，方才寫好。又呈與母親閱過後，便貼了郵花，派人送往鎮中的郵局裏去。

他心裏那會安貼得下，在吃過晚飯之後，嘉芷夫人恐他憂悶出病來，天氣又熱得利害，便到別院裏，找了一位比天根年紀大了廿幾歲的位哥哥來。他這位年長的哥哥，是個善於說些傳聞的故事；與笑話的中產的農人，可也認得不少的字。關於舊小說的書看的也多。嘉芷夫人找了他來，命他同了天根在晚飯後出去玩玩，好慰解他爲朋友的憂傷。

儒符——天根的族哥——攜了一把棕子大扇，裝滿了一個銅烟斗的一斗淡芭菰烟，便邀

同着天根出去，到柳塘的隄上玩去。天根自然不好違拗了他的意思，便換了一身衣服，嬾嬾地隨了儒符出來。出了他家門口，轉過兩條僻靜的街頭，就到了那個柳塘的地方。原來是個有三畝地多大的個活水池塘，遠遠地通了鎭外的河流，所以塘水，清可照影。塘是三角形的，東南兩面，有兩道長隄；一道通着往鎭外的大道；一道却極爲閑靜。兩旁全栽了無數的倒垂柳，塘中正在這個時候，開放了一叢叢的白紅的荷花，水面上有些萍花點綴着，不過在這個無月之夜裏，看不見花與水上浮萍的顏色。而在暗中，聞得那些荷花的清香，比白天裏更好。當儒符趿了草履，同天根來的時候，那條素來閑靜的道上，柳蔭之下，已有好多的農夫，婦人，兒童，以及鎭中商店的夥計，沒有夜工的工人，多坐在那裏乘涼。暗中彼此也不容易分得清楚。儒符便拉了天根的手，想去到塘的最南邊，一個沒有多人的地方坐下。不料他的沈重而梯梯拖拖的草履聲，却被一個聽慣了的少年男子聽見，便遠遠地，立了起來道：

『儒大爺，也來涼爽呵！還有誰？』

儒符知道，這是常同他下象棋的阿胡，他是個鞋匠的學徒。便回答他道：

『阿胡，今天難得沒有活計呵！我同來的是西院裏我的二弟。』

『哦！我看見黑影裏瘦瘦地不是別人。今天是我師傅的壽日，所以一天都沒做活計；並且晚上的皮子也不要修補了，還喫了一頓牛肉。……』

『好福氣！乖孩子，爲甚麼不早告訴我？』他說是似乎有點羨慕，並且追悔的意味！

儒符說了，就走在柳塘的南灣的角上，在一顆枯幹而上邊還是枝葉很繁茂的柳樹下面的石隄上坐下。阿胡也赤了脚，隨來蹲立在他的身旁。繼續和他討論今天師傅的牛肉加的醬油多些，或是少了作料的大議論。

天根覺得今天晚上，特別的熱，所有的聒噪的夜蟬的聲音，仿佛都聚鳴在這一顆柳樹上面。他禁不住他們的狂噪，便遠走了幾步，到又一顆樹下立定。而聽見那些吱吱的聲音，又似乎都聚還一顆樹上，他也無可如何了。而在六尺外的儒符的烟斗的火星，與阿胡在手臂上撲蚊的聲，都聽得見。他覺得雖有從西面吹來的風，終覺得熱的不可復耐。便將長衫脫下，掛在樹枝上，心中如作夢一般，去思想柏如在獄中的生活，與他的危險。

「或者，這時……唉不可知，……」他不敢再繼續去尋思，而慘淡的恐怖，在他眼前彷彿演出一張畫圖！一個城牆下的暗綠色的平原，一個被縛住的人，一個有聲的大的火星從遠遠地一個有力的人的肩旁飛出，並且看見火花在一個黑而小的孔中四散飛出，於是他如在一個幻象中了！忽然聽得儒符在那邊，與阿胡高談，彷彿談天下事一般的快活與激昂。儒符吁聲道：

「昨天聽見我的雲兄弟說，甚麼南京城正被張大帥的兵攻着呢，我們都說，不想長毛亂後，南京城又遭過了兩次！……咳！……」

「管牠的呢，橫豎打不到我們這裏來，在這個年頭，誰該死誰不該死，誰曾知道。我那個表弟，紅村的許二，在第五師裏當了足足有五年多的兵。見過幾次大仗，一次也沒有打死；並且每年看家回來，總帶些好的衣服，與白白的大洋來。誰該死，自有天知道吧！在這個時候，倒不如拚了命，去幹一幹才好。我幾次要走，都被我那好哭的媳婦，把我哭得沒有法子，其實我也並不很稀罕她。聽我那表兄說：他們在平常的時候，穿了軍衣，到窰子裏吃，喝，並且可以住下，一開仗咧，到那裏去都可隨便……」天根聽明了這是阿胡的高興的口吻，不禁將脚在樹根上頓了一頓。又聽他吃吃

的繼續說道：

『甚麼我師傅常罵我不服管教；並且嫌我作活作的不好，我心裏有他呢！征東傳上的程咬金，出身未必比我們高貴了許多。他常瞪了紅絲的眼睛，向我發怒，等着吧！有一天教他看看我的本事！……』他說到這裏，由急促的聲中，見出他那遏不住的心思來。久有經歷的儒符，却哈哈地笑了起來，天根聽他說道：

『你師傅家中今晚上的酒喝得足吧？』

『差不……很多，我喝了有四兩壺中的三壺呢，熱辣辣地，更覺得身上有些發燒。……』阿胡說完，儒符又是大笑了一陣，便道：

『好饞懶的程咬金，不够一斤酒，便說醉話，你敢在城裏的大街上去說，才是好漢子呢！』阿胡不言語，過了不久，便聽得他臥在地上的鼾聲了。

天根這才慢慢地踱了過來。儒符讓他坐在石隄上，便嘆口氣道：『人家的孩子，眞不容易去學好！像阿胡這個死睡的小子，東也不知，西也不知，到現在廿多歲了，娶了老婆的人，還是不怕天

不怕地，喝了幾杯酒，便信口胡說。若在別處，怕不捉了去，關在牢裏。……這也難說，同他父親一般的皮氣。』

『誰是他的父親？』一時引動了天根的好奇的思想。

『他父親，是比我大幾歲的個小販。自從中年以後，他是天天在各處推了粗布的小車，到各鄉村中去叫賣的。人倒是不很壞；只是每天總得要喝過半斤白酒，所以他的生意很好；而他家裏免不得常常沒有飯吃。我是從小時候認得他，他若喝過酒之後，便任甚麼人也不認識，只是臥在街口上胡亂罵人。有一次：他又喝醉了酒，去罵聚賭的吳金剛。他那個泥腿，平生專好尋人打架，還怕他罵嗎！一陣的混打，阿胡的父親，早已流了滿面的血。從此以後，也好，切實地給他了一頓教訓，再不敢向街道上去醉醺了胡罵。然而他的乜斜了一隻眼睛的不幸的妻，可更不得一天的安生的日子過了！』

『他也罵她嗎？』天根無意的問。

儒存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道：『罵呢；還是小事，他每逢喝醉之後，就揪住那不幸的婦人亂打。

其實他是沒有氣力的人：女人家原能吃得苦的。不過他的妻，却委實是吃不了他這等天天的吵鬧，與過量的酒瘋。她有時到我家去向我說：「人家說嫁了丈夫有了天，天天呀！阿胡的爺，簡直要折磨死了我！我早知道來家過活，受那說不出的苦，那裏及得上我前十年出去給人家傭工還快活些！雖是每月二斗米一吊大錢，然而安分的做過事，說說笑笑，不生閑氣，耳根底下也清淨了許多。……他偏要死纏着我，回家來同他作人家，我已十幾年與他分開了，想來甚麼夫妻不夫妻的，到老來跑回家，還可吃碗粗飯，有個地方死後埋了，也就算了。做人家的心思，我那裏還有，只是說不過他，誰知道回來之後，又吃了這十幾年的苦氣，現在，李大爺你看看阿胡都多大了，他還是老不改舊皮氣，只苦了我一個人！而且到我這麼大的年紀，笨手笨脚的還能再去雇給人家作活計嗎？……

……」他妻的性情，眞是很少的好女人的榜樣呢！……阿胡十幾歲以後，也是好喝酒；並且賭博的興致，比他父親又高出一層。唉！這才是一代不如一代呢！……」儒符感慨說來，很有點沈重的不平的歎息！他一邊說着；一邊却向老柳樹的根下，將烟斗中的餘灰磕去。

天根心裏原來有很重要而不得解決的事，那能夠一句一字的來完全聽阿胡一家的歷史。

儒符却當了一件獨得且有創見的掌故來敍說。天根至好不過聽明白了一半，而在此一半之中，却潛潛地使得他對於社會與家庭的現狀，更明白了好些。他借此引動起起落的思潮，感念到人生的不幸，幾乎沒有一個人能以免除！阿胡固是頑皮的孩子，與受不良社會的薰染而先受了他父親的遺傳，也是最重要，而且不可避免的事實了。他用潤溼而細嫩的手，扶了額角，又想：『人們天天互相追逐在不幸之中，誰能向沙漠中取得甜水？迅厲地勇往地，與不幸日日作戰鬬，而終不能將不幸二字逐出於世界之外。我不過十幾歲的人，這種見解，未免於少年不宜吧！』又想起十歲左右，從一位老先生學着作詩，偶然用幾個蕭瑟慘淡等字，便給批改去，說：少年不宜有這等字眼，因爲這不是「載福之器」。然倒底使我相信人間能把不幸逐出在生活之外去嗎？又想起父親死時那種深深刻印在腦痕中不可磨滅的印象。又聯起她的死；與柏如的無故被人捉去，或者，……

……於是顫慄的思想，又重復活動出來！某年看見廚役在大木板上用了明利的厚刃的刀，去切開許多螃蟹。螃蟹還活着，青色的甲，黑珠般的小眼睛，尙在木板上生動着，厚刃的刀切了下去，八隻脚就分開成爲兩個，還在板上亂爬！……某年：蝴蝶，——白翅青花的蝴蝶，被我捉了來，用頭髮拴

住，不到半天的工夫，弔死在牆上……不幸人間，與物類的互相不幸，都是一樣；眞誠的一樣呵！

思想如電影的迅速，也如流水般的浮泛，前波去了，後面的波，又重復擁上，並且聯想的至於不可思議。他立在柳葉隙中，吹過來的微風之下，這幾分鐘中，覺得完全成了一個回思的融合體。他不覺得悲哀與怨憤；只是如蟲爬般的不快與悵惘，如電流般的通過全身！

夜已過去少半了，柳塘上的清風，吹出淸爽的愉快，着到人的身上。儒符也似乎正在深沈的尋思，忘了歸去。直等到天根家中派了一個管事的人，持了一把用紙糊的燈籠來找他，於是方各自走去。天根臨行時，尙聽得水邊下的蛙聲；與阿胡的鼾聲，彼此作單調的應答。

四

當天根在柳塘上作種種思想的那一夜，却正是柏如在軍法科被嚴訊的最後的一次夜審。他那時正正是由家中被人牽到牢獄去的第六天了。以前雖是問過幾次，但柏如却老實回復，那個承審的軍官，不知怎麽也看明白他不是個持了鐵血主義的人，也並不像能够拋了身家，去作祕密生活與圖謀革命的人，雖曾虛僞的嚴辭詰問過三次，但終究敵不過自己良心的裁判。問過

一次，便仍然如牽引犬羊般的，又送回那個黑暗陰濕的屋子裏去。

這是第四次了：明達的柏如，這幾天雖說鎮靜些，然而因爲被獄中的各種象徵的事物與慘怖的思想所引逗，早已深深地中下了神經病的種子。這一晚上剛過八點鐘，他又如同照例的被兩個執了佩刀的正兵，押着走進那間寬有五英尺長有九英尺的大屋子裏去。幾盞幾十枝燭光的電燈，映着綠色的牆紙，分外明亮，彷彿如由戲上的公案後面，坐了三個穿了夏日便服的人。一個留了黃色的上鬚，面色很青，露出高高的顴骨，那一個是紫色面皮，而勇壯的三十多歲的人。在東邊坐下的，却是面色平和些的，即前三次獨自審問他的那位軍官。兩旁伺候了幾個衣服很整齊的六七個兵士。大廳中雖有電燈的光耀，然而的確見出一派陰沈而慘澹的景象來。柏如的手足上，都上了刑具。看看當中的兩位軍官，倒有兩個慢慢地吸了香烟，很自由地在那裏檢閱案卷。他立定了，也不做聲，而自己心裏一股深長的辛酸；與對於人世的悲戀；與忐忑的恐怖，同時被這個外象集合攏來，向他湊入！突然中坐的青色面容的軍官，帶有威力的質問他：

「你！張柏如，幾次審問，都十分狡猾推諉，所以本處長今晚上親來鞫訊。你須知道在別人，哼！

早就拖出去了結！不過看你還不是沒有智識的人，而且作過教員，留過學，若說不教你心服，然後科以本處的刑罰，那末本處長也有些不忍！不過證據在這裏，你老實認了吧！既然來到這裏的，恐怕出去的很少！……』

柏如初到大廳上面的時候，自己被一派陰沈的景象所迫，引起了無限的恐怖與憂慮！不過既聽了那個咬文嚼字的處長說完之後，同時却鼓起了反抗的勇氣；與堅決而無畏的氣概！同時又聯想到「士可殺不可辱」的話，不禁冷然道：

『這等誣害我的伎倆，分明是我的仇人的手段。你們到我家去，幾乎沒處沒搜到，請問搜得的有何證據？』

大長桌後的三個軍官，半晌沒有答話，還是當中的那一位，忽然拍案怒聲道

『還用強辯！證據有民報兩册，〇〇黨會證一個。……』他起初挾了重怒來說，說完了這兩種以後，聲音平靜了，且沒有再舉出來。柏如從容歎口氣道：『這也算得圖謀二次革命，轟炸要人的證據？我想你們的監獄裏頭，那裏容得許多！民報是十幾年前的禁品，到現在還禁止嗎？至於〇〇

黨的會證，那是我被人強派給我的，我其實眼中並沒有瞧得見這些驪人的東西！況且若以入過〇〇黨的，便應該治罪嗎？……你們若是眞心要爲陷害我的仇人快意，那末；又何必經過這些費事的手續，生在現今的中國社會上，死了倒也乾淨！無論誰，早晚也是一死！我並沒有怕死的心思，可是這等審訊，倒可不必！……』他說這陣話，冷誚而激昂！坐在東邊從前曾審過他的那個很善良的軍官，却微微地歎了口氣，彷彿很不安適的！側坐在圈椅上，彈去香烟的灰。正中那個兇惡與不近人情的處長本是鼓了怒氣，要重重用刑具拷問柏如的。現在倒教柏如從容的態度與鋒利的眼光攝住，只是搔着頭皮不做聲。那個勇壯而少年的軍官却接着道：

『雖這麽說，有證據也罷；沒有充足的證據也罷，爲本處的威嚴起見，而且告你的人，他歷舉你今年六月中去南京與逆黨中人謀亂的情形，這不令人可疑？你打算輕易免了，辦不到！辦不到！

柏如先注視他有二三分鐘，却看見他的紫色的面皮上，耀在電燈光裏漸漸起了一層紅暈。

柏如遂答他道：

『既入了這裏邊來，我也不作免了的思想！其實呢，也可不必。槍彈穿在心胸，與心胸中容納

着大菜的滋味，據我想也不見得有甚麼大的區別！……只是你說姓張的告我，他是報復！的確；他只爲了要誣害我。我六月中到過南京去，不錯，爲找朋友，並且去消夏去。本來我認得許多〇〇黨中的友人，難道他說我與他們訂了條款，私藏炸彈，有誰可證明？而且在那裏藏着他爲甚麼不親來和我對質？只是將告密書交代你們！……

『這也不用多說，我勸你們也不必多費工夫，我既來在這個地方，那能輕易走出！可是我雖是個柔弱的人，死也不能畏服我！你道我們這等無恥的生活著，就以爲勝過墳墓中的人嗎？……』

柏如說了足有半點多鐘的話，兩旁伺候了刑具的兵士，都有點厭煩。而長案後面的三位軍官，倘不十分發怒；也不再用刑具去拷問他。

靜夜中特殊景象的靜夜中暫時的沈默。三個高坐的承審軍官，兩邊七八個如傀儡；又如扮戲的兵士，一個帶了刑具的柏如暫時都息了聲音。他們有時在無意中互相對視；有時各人低了頭，似乎疲倦與潛隱的同情，在眼光的微微一瞬中，彼此流露出來！

來後還是那位較良善的曾經審訊過柏如的那位軍官，從案後立起來，將頭上的短髮，抹了

一抹，歎口氣道：『我以爲先押下去吧，其實在這個深夜裏，誰願意作這種生活，不過這個案子是有點來源……』那位處長吸着烟，不作言語。半晌，也揚起頭來，打了個深長的呵欠，並且點了點頭。照前的樣子，幾個兵士，又將柏如押到那個陰暗潮濕；並且有臭氣的屋子裏去。柏如直立了多時，又加上手足的痛楚，委實有點熬不了。被他們簇擁着過來，便頹然的坐在那個木板的床上，幾個兵士也很輕鬆的走去。

包了鐵片的獄門，很沈重的一聲，便下了鎖。

一個沒有六英尺長的屋子，却住了八個，與柏如帶了同樣的刑具的囚犯。有的睡在潮溼的地上；有的還有個床位，這不能不算是管監人的特典。並且雖在這裏，也有個階級的分別。當中一盞小的煤油燈，掛在屋頂的下面，並不能看清各人的面貌。這八個人中，有三個是學生，却都是很精明而激烈的少年。都穿了白色的單衣褲，全身帶了鐵的刑具，並且還繫在一處，並不能臥下，只可斜靠着，互相背倚的半坐在地上。尙有四個：一個半老的做小生意的人，因爲在街上與人閑談時局，被抓進來的。他只是低下頭不住的作無希望的歎氣，其實照理想上的科罰，也頂算他最輕

了其餘是兩個退伍的兵士，一個曾前的省議員。他是個性情最爲急躁的人，昨天剛押了進來，同是受了私通民黨的嫌疑的。他因好叱罵，已經很很地被看守的兵士，打了一頓，現在已是很柔荏的躺在一個破木板上。而兩個退伍的兵士，却從容地說笑，彷彿若無其事的一般。一個道：

『咱們在下關時代也一樣的曾拿過人，福享够了，也應當到這兒受用受用！』

『管他那些威勢作給咱們看，好就好，不好一個槍彈還吃不下？橫豎我們也沒的留戀，幹甚麼不好？三十年後，又是個頭顱在頸上。你不能與我一樣，小二仔還不知道怎樣的難過呢！』甲兵似乎有甚麼感觸，悵然道：『甚麼小二仔，早已成了王升宏的人了！好很心！我們這個樣子，他們却高樂起來！』

『露水夫妻同酒肉的朋友！……』乙兵傲然的說，柏如這時心同水凝了的一般，所以他們的說話，也似乎聽得見；與沒曾聽得見，不過這乙兵的兩句話，却無意引起了他的聽覺的好奇性。他想不料這等無賴也有這種見識。又聽乙兵繼續說下去。

『罷罷！你還眞的垦念那些嗎？其實你去了又有人來，何苦呢！搶得手，就快活快活，沒有了，另

打算，你不記得鼓詞上說「英雄死在牢裏」的話嗎？……想起我們前幾年過的那種日子，多快活呀，愛甚麽，有甚麽，都是大哥聽了那些混賬的話投降，他究竟死在刀下，現在我們又來了！……不說甚麽怎麽辦怎麽好！我的家早已被人抄了！爸爸餓死了！妻子都隨着人家去了！……其實也是報應！……』

以下他接連着說了一大篇的話，柏如就沒心去細聽，但覺得一陣陣身上痛得要哭出來！屋中的溼氣薰蒸，加上各個人的呼吸，又沒有一個能出入空氣的地方，有時犯人便溺急了，在夜中也將就在土地上。各種臭味，在這個熱的夜裏，全噴放出來。柏如雖說已經受過了四五天，但今夜又多加了兩個押進來的人，更覺得難堪！頭上的汗珠，不住的滴下來，兩隻手腕的骨，如同烹在油中一般的熱！況且更加上心裏如沸騰似的思潮，他便幾乎似暈了過去的，側臥在木板上面。

人的思想，的屬奇異而瞬變，且是不可節制與捉摸的。身體上雖受了若何重大，而不易抵抗的壓迫與痛苦，而思想上仍是如蔓草般的生長，而不能停止。有時且因身體上受了痛苦與壓迫越大，而思想的活動，更靈敏而無結束。柏如這時身體上的受壓迫與痛苦，也可謂他平生第一次

的遇到，論起他孱弱的身子，已經是不能再有支持的能力；與抵抗的精神了。而同時他的思想，在這個特殊而感受着過分的煩惡的境地裏，却不住地在他腦子中燃燒着炎上的火燄！他並不單獨的想到家中，記惦他的母親，妻，妹子，也不十分對於他，或者明日有何使人駭顫的消息，而豫先的恐怖。只是有些虛渺，而不是世俗的悲哀，與對於人類抱了一種憐憫般的嫌惡的感想！聽見退伍而被押當作強盜看待的兩個兵士的恣意的閑談；與已經得了熱病的議員先生的呻吟聲；三個青年斜倚在地上，互相切齒的恨聲；與門外的守兵的沈重的皮鞋，來回走步的無聊而單調的音響，一時都如海潮的湧上來，使得他覺得頭腦裏有些忡怔不寧！他又幻想到三個坐在案後的軍官，他們這時作甚麼呢？熱的電燈下，作雀牌的輸贏，到小巷子裏的屋子，去看着可憐的女孩子們抽鴉片烟，不就是回到公館去在有花香的庭中以消夏夜。人事的生活的模型，直是不可思議的怪物。一個極爲悲慘的世界後面，或是她的側面，是藏了一個快樂與淫佚的圖畫！……他又記到乙兵所說的死不算怎麼一回事，同時突然聯想到從前在幼時讀歷史有兩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常爲許多奮死的人所引證而稱羨。他狂想了，聖賢是甚麼東西？宇宙中那有沒偏頗與

顛倒的的衡量難到無論在何等境地裏，就可以去蹈白刃而不悔，便算所學的是那椿事麽？又想：「民不畏死，」那末乙兵的話不是有聖賢的見地嗎？……幼童之柔嫩的手指，有一次被蜜蜂的尾針刺過一回，他母親給他擦了去毒的藥用綢子包裹，抱在懷裏哄他，親他，眼中幾乎急出淚來！這是有一天在隣家親見的事實——微小的事實，固然呵！也曾見沒有斷了呼吸的新生下的小孩子，拋在屋角橋下，與曠地裏。沒人願意抱回他去，任着他自然而必然的死去！人類的善惡與優劣，難道這就是標的呵！一個願意立刻決然的去殺死他，同時又有許多的人去哭他，痛惜他，並且稱爲「天道無常」！到底是怎麽的一回事？我知道他們——同屋的不幸者，與懺悔者，這回想到甚麽？幾人去想反抗這種生活，但那有甚麽呢？不過出一身大的汗！他們記憶他們的家人與朋友，或是愛人嗎？誰曾知道？……明日的事，尙在夜之黑暗的窟底！……

柏如平日不是幻想者，並且他是相信樂天主義的人，也不會有這種如環的複雜的思想，然而這幾天的生活，——苦痛與病態的生活——足以使他另換了一個思想的界域。彷彿曾另作了一個人。並且更換了他的人格。在這等繁亂的思想之下，他究竟還把持得住，不至如那位半老

的議員先生，煩急的生了熱病。可也不能夠如乙兵那等的自在與順運。他是另增了一重哲學的經驗，——或者可說是人生哲學的新經驗。

牆角的鼠子，在暗中嚙得木屑唧唧的響，並且有幾個不知名的小蟲，在油燈的罩上，一次又一次的飛碰。

靜中恐怖的無聊，使他似乎忘了不能反抗的痛苦，甚至也沒有了反抗的思想。『或者一輩子，過這種暗室的生活？』這却是他的最大的恐怖！實在他也不十分對於染血的槍彈，當穿過自己心胸時的恐怖而生顫慄，只是永久這樣，他……却不敢再往下尋思了！

兩個兵士的談話早已止住，並且很安適地睡在地上，不久就聽見呼呼的聲音，由他們的鼻孔中發出。門外的守兵皮鞋着在石階上的響，仍是沈着而連續。

他的思想，仍然繼續着，只是更荒渺而奇幻。

五

朝陽從白的天色裏升起，照着監獄東面禮拜堂的尖頂建築的上面的大鐘，分外光亮。牠是

一個永無隱藏的面目，長久俯視着下面的生物，時時彷彿給予他們以慰安；或者催迫。湖面上的水鳥，在平靜的波面上，低徊的飛。一雙雙的船上的篙工，知道在清早上沒有生意，都敞開短衣的胸襟，高唱着先王爺，……或甚麼的戲調，表示他們等待工作的從容與快樂！

禮拜堂的鐘，方打過八點。軍法處的獄門開了，幾個紳士與商人模樣的人，引導了昨夜沒曾安眠；紅了眼睛，亂了頭髮的柏如出來。一輛馬車，在大門外邊等着，及至他們上了車，並且有個人賞了幾十元的開發，給那些守衛的兵士與獄卒。於是馬車在街道上清新的空氣中，便得得的走了。

原來是柏如的幾個朋友，自從他入獄之後，打探了審問的不很利害，又被他的妻催求着，轉了某師長的參謀的面子，胡亂奔走了好多天，昨天夜裏方由都督衙門，辦了一張公文，並且那個參謀長去了一個電話，給那個處長，方才用連記的保印，將柏如由黑暗的屋中釋放出來。不過處長曾嚴厲的說，還要調查與審理，不准柏如私走他處呢。

然在柏如的家中，與爲他辦理的朋友，都已覺得非常的榮幸！因爲差不多在這個危期間，不

要說押進去的人，不能輕易放出，往往是有失掉了生命的。現在柏如居然能得保釋出，的確是難得的事。而這幾日中，他的妻綠存，可已憔悴得不成模樣了。因爲既要託人探聽，請求，又須打點金錢，又要勸慰母親，看護兩個孩子，而她自己幾乎是終夜不眠地在暗中哭泣，憂怖，並且計畫。及至好容易柏如被保出來，她自然歡喜的甚麽事都忘了！柏如的母親，妹子，也自然有一番哭傷與愉慰！

柏如新病之後，又在刻不可忍的暗室中，過了六七日囚犯的生活，一回家來，自然支持不住，又以自己的案子，尚未被調查清楚，不能離此另覓地療養，只好天天請醫生診治。不過這近日的生活，的實已經在柏如的身子中中下了難以調理的病根。他一面是精神上彷彿時時在昏夢狀態中哭泣，恐怖，一方面身體瘦極，手足無力。過了五六日後，有時還吐幾口血絲，據醫生說，似是肺癆。

他在病中，獨有在下午以後，還精神少爲明白些，但也不過只能低聲談話罷了。而綠存憔悴的去看護他，每聽見叫門的聲音，便覺得暫時如墜入深淵中一般。

七月過了，已到了八月中旬的節候。柏如在家中好容易治理將近一個月的病，雖不見十分壯健，却已稍能吃飯，並且每天尙能下床步行到室門外去了。臉上的顏色蒼白的度數，已減了好些，但仍是枯黃。而綠存的面色，却幾乎比他還難看，走起路來，身上也是虛怯怯的喘氣。

這時天根在鄉中消夏，早就寫了多少安慰，與說笑的信來。並且說因尙在假期裏，又因不甚安謐，所以暫不能來的話。但可惜柏如只能閱看一遍，有時還得綠存讀與他聽，但不能寫回信。綠存又忙得沒有工夫，有時替他寫封簡短的回信，委實忙得利害的時候，便託妹妹去寫幾個字。

暑假過了，南方的時局，已經見了勝負。省城的戒嚴令，居然一變而成解嚴。天根在家中，雖然狠安閑而快活，有時出去釣魚；或者到山上去遊玩；有時同幾個兄弟下棋談天的是很自由的，不過記起了柏如出獄後的病況，便恨不得早早飛去。及至暑假過後，嘉芷夫人知道甚麼事較前安穩了許多，方才答應他再回去讀書。

及至天根回去之後，柏如已經能坐了，與人談話，並且因爲時局的關係，又因情面與其他的關係，居然將前案撤銷，且已使得柏如無形中獲得自由！

天根這次重來，本不想再在柏如家中住着，格外去打擾他。而綠存却極力的邀天根去，可以時時同柏如談話，因此天根又將行李搬到他家中去。

柏如的病，雖是比初出監獄時候好得多，不過據醫生說，已經有了很深的肺病的病根。所以柏如的體力，大不如從前，而且精神上，也見得減色。有時夜中咳嗽起來，便半夜不能安睡，因此他自己引起了很深的憂慮！當在待死的監獄裏時，反倒不覺得對於死有何恐怖，現在在和愛的家庭裏，對於自己的病態，却更時時抱有悲觀！及爲他家中人的前途憂傷！本是一個快樂而靜默的人，居然變成感傷而時時流入煩躁的性質。他知道綠存怎樣爲自己憔悴；怎樣爲自己憂愁，而有時却有不自主的對於她的煩厭！有時想過來，便又對了她哭泣！並且無力的安慰她！她也知道柏如的病很深重，只好暗地中流淚。自從天根來了，却給與他們不少的歡喜與慰藉！

一天正當八月之末，是天根這次到柏如家中的第一個星期日。他來了這幾天，只是沒有校課的時候，同了柏如說些快樂的話，並沒有敢再提起他被人誣陷的事跡。其實天根究竟不明白是怎麼發生的？誰出這等凶很的計策去陷害他？這一天他一早起來，約有六點鐘的時候，一個人

在柏如的書房中讀了一點多鐘的書，便獨自走出到虹橋北邊的一連無數的菜圃花園外逛了一回。看見橋下，一隻一隻卸了桅帆的民船，由城外順着河水，駛到橋下。更有許多工作的苦人，由船上卸運些貨物糧米的包，大的木塊，咿啞邪許的聲音，從清可鑑底的水上傳來。初出的日光，照着青綠的園林，與各種樹葉上的綠光，連着水上，發出的蒸氣，都被金色般的日光，調和融化起來，更顯出奇麗。

天根來往的逛了一回，又在橋上試行了幾口深呼吸，覺得心胸中非常舒暢！看看已經八點多了，便慢慢地回到柏如的家中。恰巧柏如剛起身不多時，在書房的廊簷下面，躺在一把長的絨墊的躺椅上，對着一盆茉莉花，在那裏不言語的出神。

天根也取過一把小椅子來，與他對面坐了休息。柏如弱弱的聲音，問了一句『那裏去？』的話，天根便將虹橋外的早景，如做小說的描寫，說給他聽。說完了，他似是注意，又像是嬾於去聽，也不言語。天根這幾天已經知道他的性格，也不覺得奇怪，正要再想出幾句有趣的話來說，只是記不起來。

綠存抱了那個才三週歲的男孩從裏院走了出來。一路上引逗得那個紅頰長睫的可愛的小孩子，格格的笑。天根見她走來，便起來招呼，她又從書室中取過一把木椅來，讓她坐下。她穿了淡碧色的單衫，也沒有穿裙子，雖是時時引逗小孩子笑；而眼中却紅紅的，顯出過度的疲乏尙未曾恢復過來的神情。天根無聊中，便取過一枝鉛筆來，同小孩子搶着玩。小孩子烏黑的眼珠，只是隨了他的手中的玩具亂轉，有時天根將美麗的鉛筆，丟向空中去，卽時用手接住，便足以使小孩驚奇而且笑了。小的兩隻肥胖的手指，在母親的頭上抓動，現出一種自然的企慕來，對於任何事務。

綠存有時微微地低下頭去，向小孩的頸上吻了一下，小孩便用力的向她懷中藏躱。

不久小孩子玩得疲倦了，便睡在她的懷中。天根看見他那幅帶了微笑的小的面貌，兩個小拳，橫擱在母親的懷裏，紅的腮頰，凸着如兩個小蘋果一般的柔嫩的顏色。

他們說了一起閒話；又說些故事，而柏如也有氣沒力的說上幾句。到了九點鐘的時候，他便走到書室的裏間休息去了，只有綠存同天根還坐在廊下。

於是天根在心中蓄的疑問，便在這時向她詳細的問起。

綠存沒有開始敍述這段事的來源的時候，先嘆口氣道：『人們說不定有甚麽遭際；與命運呢！誰會知道？他還受過這點氣！直到現在，把個好好的人，蹧蹋得成了個病漢……但是說起來這個事，很有點來頭。』

天根靜靜地不做聲，聽他的話是：

『本來從前，我公公(東省呼其夫之父的名稱)作過三任的縣官，但是其中有兩任，是在曹州屬的兩個縣裏。可是那個時候，我還在安徽呢。聽說那兩個縣分最是多有盜賊的地方，縣官在前清的考成，全是以捕盜的勤否爲例。況且我公公他是個剛正不過的老官吏，實在呢，那些橫行的盜賊，也把那些苦瘠的人民害苦了。據說那毗連這兩個縣分的盜賊，有一部分是本地的土著，以搶掠度日，而一部分却是從河南東部上蔓延過來的……當他到甲縣的任的時候，便勵行清鄉的方法，去捕治盜賊。又嘗親自帶了捕役與營兵，與盜賊的大股打仗。這樣過了一年之後，所有這個縣中常常出沒的賊盜，全都跑到隣縣去了。人民都可很安穩的生活着。由此我公公頗得了他

的長官的贊許，並且那個縣裏的人，還給他立了甚麽德政碑……不過那個鄰縣，却被盜賊紛擾的日不安生。於是長官便將他調任到鄰縣去，而另委一個幹練的人，接了甲縣的任，並在這兩縣交界處，駐了重兵，好教他到乙縣去捕治盜賊。我公公是個最有剛氣的人，他從來不曉得甚麽是退縮與困難的。他到乙縣之後，更是風厲的，認眞辦起。果然是人的關係，有此一來；那些盜賊，逃也沒處逃的，打又打不過鄉團與捕役，於是便死的死，改業的改業，不久便平靜了。惟獨有一小股盜賊，最強悍不過，屢次同他帶的捕役鄉團打仗。那時所說的盜賊，究竟沒有多的槍彈；更沒有現在那些大股土匪的充分的智識，後來沒有法子，就投了降。他知道他們不是眞誠的降服，便與駐在縣裏的營官商好，將這一小隊盜賊的首領——說是個身量最高而最有武力的個老人。——捉住，殺了，其餘的人，都分編在分駐各處的防營裏。本來人數不過幾百人，經過這等分散，便使得全縣裏，很穩固的得以安眠了。

『這是個深遠的因：

『及至後來，我公公在登州的首縣作縣官時，已經是後五六年的事了。那時我才到他家來，

不過我見他時，已經有很長的蒼而黑的髯，拂在胸前。他的確是個有膽識的個老人，然我去了一年之後，他忽然死在任上。

『末後的一切，不用說了，不過他在乙縣編派盜賊入軍隊的事，也曾沒有人重行提起……』

天根本來想聽柏如所以遭了這個危險事的由來，却不料被她說了半晌，仍然是多年前陳舊的歷史。他急於要聽，又不得不耐心去慢慢的待着她去說出。

綠存剛要繼續往下說去，手臂少一轉動，懷中的小孩子，從睡中哇哇地哭了出來。於是她便用手拍他，小孩子仍然哭着，並且緊閉了眼皮，向她懷裏亂抓。她知道小孩子要索乳吃了，就抱了他到裏院中去，還回頭向天根道：『待一會，有工夫，再和你續說這段事……』

六

十點鐘過了，柏如家的早餐，在夏秋的時候原較早些，接着到了早餐的時候。柏如在書室中聽着，懶得吃，綠存命另外給他開過幾樣清淡的菜蔬去，自己去料理着柏如用飯。在此屋中只有柏如的母親，同他妹妹穎潔，同天根，一同將早餐吃完。在早餐時：柏如的母親，吃的極慢，穎潔也一

心只想到等她的同學來商量作一個綫囊，一邊吃；一邊却想用那樣顏色的綫配甚麼花？獨有天根忙忙地胡亂吃完便到書室中看柏如却已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

天根自己寫了一封家信，覺得很是悶人，天氣仍是毒熱，——雖是早晚較清涼些又不願意往外出去，檢開了幾本書却嬾得看。自己呷了一盃茶，坐在窗下，無意中看見牆上掛了一付孫星衍的篆文對聯。那時他對於篆文的認識程度，並不很高只是十四個字中，能認得十一個，其餘三個，再認不出來。無聊中的用心，於是他專力的去研究那三個字，用隸字去比較牠的結構，後來忽然被他認清一個是渡字，一個是豪字，看看文字的確不錯。他就很得意的接着去研究那下聯的第四個字，再也定不住那是個甚麼字。後來他找到外間的一部說文，按了部首去查，不料這個部裏的字太多，說文中的字，又不論畫數，他便放下了。竹簾裏照過來的日影，疎疎密密地被風吹着亂動。他覺得無聊極了！並且關於柏如的事，究竟還不明白。遂嬾嬾地躺在一個舊式的長形的皮椅上面，朦朧睡去。

忽然有人喊他，他便翻身起來，原來綠存親自給他送來的幾種果品，擺在桌子上，並且告訴

他說柏如已飲了一次安神藥水，正在午憩。天根看了看壁上的鐘，已經打過兩點了。

他覺得午睡的過久了，但是起來還是揉着眼睛，坐在椅上發呆。綠存看了好笑，便喊了個僕人來，另爲他換了一壺茶。她便坐在南面的大理石茶机旁邊，對天根說：

『你究竟以爲柏如的病，是有沒有……危險？……我看他彷彿喪失了神經一樣的迷惑；與無氣力！』

天根回答她道：『這也不能奇怪的，本來他這種遭遇，足以使得驚駭而氣憤！不過這樣日子長遠下去，可也不是十分好的現象。我想最好是轉地療養，或者還有點效果……』

『本來呢，我也這樣打算，不過他現在不是從前，他去轉地療養，非得全家都隨他去不可，至少我是要同他去的。但家中又少人主持，若眞正的移家，却也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困難。第一限於經濟，……』

天根中斷她的話道：『我看明天，或者後天，同他先到德國人辦的醫院裏去請那位極有經歷的院長看看，再作打算罷。……』

『哦！可是我們竟也忘記了，很好！就照這樣辦去。晚上同他商定，看過之後，也可以使得全家的人俱能放心！……我以前聽見說過你不是認識得一個充看護的女學生嗎？顯潔妹妹，曾對我說過。……』

天根覺得臉上有點不好意思的道：『柏如倒也見過，不過是因爲我病在院裏，她曾去看護過幾次。……一定那末辦去，明天吧，明天最好。……你不忙吧？我還是願意先知道今天上午你所說的這段事的根由。』

緣存微微地笑了道：『如今我們可以將那段事說完，我這一時，尚不很忙。……哦！不是說我公公在乙縣裏捕治盜賊的成績嗎？及至後來，誰還曾記得，就是他老人家，也就永遠沒曾談起。因爲死在登州的首縣，距離了在乙縣捕治盜賊的時候，並沒有三年的光景。以後的事，便是我們全家回到省城來居住。柏如考入高等學校，末後又考取留洋，這都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想來他必同你說過。……捕治盜賊，和誘殺那一小股的首領的事，也沒人說起，直到柏如出事之前。

『你知道密告柏如與誣陷他的是誰？』

天根愕然！未及答語。

緣存慨然的道：「是個姓張的。這是你聽見說過的姓張的是誰？即是現在徐州充當暗探，而前此是我公公在乙縣誘殺的那個小股盜賊首領的義子。……他當時被分編入東路防營中去，充當散兵。民國元年時候，他投入南京的民軍，後來被北軍捉住，他却甘心投了降，曾引導着北軍，在江北一帶，與各地民黨的軍隊，打過幾次勝仗。聽說他現在有四十多歲了，非常的機警。這次柏如，因爲到徐州去探問一個遠房的姊姊的病，他偏穿了西服去的。他先到了南京，去尋一個在英國的同學。不料剛到那裏，就有各處圖謀二次革命，與獨立的消息。所以他在那邊，已經起了他人的疑心。因爲他穿了西服的關係。他知道時機不好，在那邊住了一夜，與那個朋友一見之後，就回到徐州。他想徐州是比不得南京的，當然沒有甚麼。那知剛到那裏，徐州却駐了重兵，頒布了戒嚴令。他在徐州住了天半的工夫，究竟沒敢到鄉下去。直到現在，也不知那位遠房的寡姊的下落與生死。而平空中却惹出這一場意想不及的大災來！……原來那個姓張的在徐州去查旅館。一見他的面貌；又聽了口音與姓名，便裝作商人同他談了半夜。方才明白就是二十年前的義父的仇

人的兒子。——這些事，都是由柏如的記憶，及我的一個姨家的表弟，他在徐州的營部裏當書記。他來看柏如時告訴我的。——本想那一夜裏，便派人來抓他去。不料柏如却就上了那次夜車。他便假借了一個徐州戒嚴司令部中人的名義，一個電報打到省城來，所以第二天一早，柏如就吃了這個不幸的誣陷。後來他又來了告密的信，說是查得柏如在南京，勾結民黨中人，又來徐州聯絡軍人，以圖舉事的話，務請嚴辦！他自己却說有職務在身，不能親來對質。……末後他不知用甚麼很毒的手段，教徐州的軍官，打了電報來必將柏如。……

『後來的事，你都明白了，聽說南京第二次被攻時，他因爲隨了大隊北兵去探訪軍情，攻破南京之後，得了一個某營的營副的職。但聽說調到江西去的時候，商船與兵輪在江中互相撞了，他這個圖報復的人，就在被撞的船上，却不知現在是活了？還是死在水中？……』

綠存盡情的說，天根眞沒有意想到這段事，有這等的曲折，與許多舊事埋在底下。他聽她說完之後，驟然沒有判斷這等事的聰慧，只是用兩隻出汗的手，在空中互相搓動。

綠存却又道：『自然論報復，不能够很恨惡那個姓張的，但他却不知報復二字，還有應施不

應施的時候，與地位在內。……柏如因此所受的最大的痛苦，與恐怖，煩擾，這都是誰的罪呢？』

天根仍然沒有話，可以回答她。

綠存嘆口氣道：『總怪我不小心，爲甚麼當那個時候，讓他出去，弄出這一場是非來！將來有點說法，我從那個地方懊悔去！』她沒有說完，便用手帕擦淚。

天根便勸解了她一回，末後又說明天，必同柏如去請德國醫生診視的話，她方才有點欣慰的希望！重復回去，爲柏如個人預備適口的晚餐去。

七

到第二天，天根，柏如同了他的妹妹顯潔，共同乘了一輛馬車，往東門外的德國醫院去的時候，他們三個人却各有不同的感觸與懷想。柏如雖是精神上很受過損傷，身體也漸漸地日見衰弱，不過他的內部的生命，尙能够支配他的思想。本來他在以前，並沒有求生的思想，現在呢，却時時從疲乏與憂慮中，有將來痊可的希望。這天早上倚了軟枕在馬車中坐着，看了郊原的晨景與無邊綠被的平疇，突然感得心目都很爽快。他只望到得醫院中見了那個白鬚的老醫生，只要他

向着微笑說『身體雖弱，能靜養幾個月，便依然好了』的話，那是怎樣大的欣慰與快樂！這時柏如的心思，只有這一種希望，深深地凝在他的心裏。不特在牢獄中的苦況與畏怖，全然沒在他的思想裏，就是其他愉樂的事，他也不曾記起。

穎潔是特別請了一天的假，來陪他去看病。她是個誠懇而自然的女學生，她這時，一方面時時懸心於今天早上的英文課程；而同時却又很願意和先此見過的那位聰明靜寧的女醫學生會面。她只是忙着去較量兩者的輕重，其實較量也沒有用處，因爲她這時已在往城外走的馬車中，而不是在家中了。

獨有天根他一路上想着：若由此能以將柏如的病診斷好了，那是最可歡喜的事了！他想到此處，而前次他自己住在醫院中的情形，都一一在目前活現出。自然他就聯想到芸涵了。獨有自己閱過她那個記事小本之後，對於她的流離的歷史，可算最爲熟悉。這一回或者再可以遇到他，自然那也是甚可慰樂的！她那個柔靜與鬆散的鬢髮；能使人安心的微笑，都是引起人敬念的！但這種思念，在天根心中却是純自然的，對於最高美的慕念與光輝的感懷呢！

相離還有一二里地，便看見那所紅瓦的樓房，以及綠色的樹林。他們一起到了那里，見過院長。那個德國的老醫生，對於柏如作嚴密的診視，用各種器具一一的診視完了之後，便用英語問了柏如的病狀，柏如慢慢的答復他。他末後沒有向柏如說其他的話，只是對他說：先在院中住幾天，再到別處相宜的地方去轉地療養。其實他出來之後，便喚了說與天根道：他的朋友的病，的確已轉入很利害的肺病，與神經衰弱症的一個重要的期呢。這個話只有天根聽見，暗暗地替柏如憂愁！而穎潔，只貪遊玩，沒曾知道，並且她竟跑到東面的女醫學校將芸涵找了出來。恰好芸涵正在有功課，出來同她說了幾句話之後，便回去了。穎潔將這個消息，回來同天根說過。天根微微的笑了，其實他也覺得很為失望呢！

自從這日以後：柏如便移到醫院中來住了，綠存與穎潔，多是隔兩天便來看他一次。他住的是特別病室，也有幾個看護婦輪流去伺候他。不過不是那個芸涵罷了。然而她有暇時，也過來同他談談。

天根因為功課多，不能常來，並且因為自從柏如移居醫院之後，自己也搬進學校中住去。

夏日完全去了，九月的初秋，又復輪轉般的來到。醫院左近的許多樹林子，都將濃綠的顏色，變得淡了好些。而且有一枝兩枝已露些黃色出來。柏如在醫院中，已住了一個多月，雖說每天很適宜的調理，只不過面色少爲豐滿點罷了，其實他的精神衰弱，與肺病，都還是一樣的繼續下去。

在一個星期日的早上，綠存抱了孩子，同着穎潔，再到醫院裏去。她們只坐了人力車出得城外，便下了車，步行着走去。綠存這三個月裏，已經似乎老了幾年的容態一般。這時在秋郊中走着，一手很吃累的抱了孩子；一面低了頭，只管作深沈的思想。穎潔提着一個繡花的袋子，很活潑的走在綠存的身前，她看郊原的景物，的是爽潔了許多，雨後的虹彩，在東方無盡的叢樹上面，散開些紅的；淡紅的；暈黃的色彩。滿野的豆田中，尙時時聽得秋蟲的鳴聲。回望高大的城牆上面，却不見有個人影。她究竟是幼稚的心象，沒曾感到人生之眞切的躊躕與悲哀，只覺得到處都是快樂自由的境地！那曾知道綠存的心裏，正抱了對於將來有無窮的憂慮呢！

這次綠存聽了那位院長的忠告之後，便同柏如商定轉地療養的計畫。好在柏如現在反倒無所不可了。不過這事足以使她起了重大的躊躕與考慮！

又過了兩天，綠存與穎潔，將柏如接回家去。天根這日也來了。他雖然在柏如的病中，也到過醫院幾次，只是很少的與芸涵晤面。即便見時，芸涵的言語與態度，却更似生疎了。這天當綠存同了柏如走後，天根也將要出醫院大門的時候，自己頗有點不知何日再來的感想。而芸涵却挾了一本厚本子的德文書，匆匆地過來，就在院門外的鐵欄邊，對天根說：

『你的朋友的病，不是我敢妄說大概非有很好的療養，不是容易好得了！……』

天根默然因爲他潛藏在心中的隱憂；而且是替綠存的憂慮，被芸涵一句話道破了！他聽了芸涵這句忠告以後，有若干的感觸，同時集湊上來。這不但是爲柏如個人之不幸的憂傷；乃是寬闊而遼遠的，對於人類之互相妬忌爭殺，與人生生命之微末的無意義的傷懷！

芸涵著了淡碧色的學生服，微風吹拂着她的蓬髮，她一邊用手抗了微風，將髮捉了捉道：

『如你的朋友，若不幸……有甚麼事，過於可惜了！人才不人才在現在本無可說，只是設他有甚麼不幸，由此可見人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上，難於立足！意外的事，誰也想不到！』

天根只有深深的歎氣！末後；芸涵又向他說，過二年後，她或者將要隨了院長到德國去學醫，

也未可知。天根爲之驚喜！但同時不免對於將來有惆悵之感！芸涵道：『人生誰曾種下堅固不拔的根本，像我呢，更不知將來之日，是給我一種怎樣去飄流的船舶呢……』說着；她久經很穩重的態度，也覺得淒然了！

天根低了頭走去，心底裏同時嵌了兩種的憂慮！

綠存同了柏如回家之後，說定到別處去轉地療養，經過醫院的院長的介紹，是囑他到青島的海濱醫院裏住着。那邊是有院長的友人，並且可在海濱醫院中另租房子，同時同他去的人可住在一處。那裏既是靠近大海，風景極好，又有醫生，隨時可以看護。在秋天去住一二個月，如無變更，柏如的病體，當然要好得許多。但這事却使綠存很費過考慮的。當她決定此行之後，自己當然要隨了柏如去的，只索將小孩子，交與穎潔及僕婦看護，而另外請了一位老年的男戚，在外面替他家照管着。她在預備動身的時候，忽然記起一段事來，便請了天根來，要他在學校裏告七八天的假，送了柏如同她到青島去。因爲自己沒有去過，柏如又在病中，恐怕有甚麼疎失的地方，所以請天根同他們去，也是因爲天根前年曾到過那裏去的。天根自然不能推諉，於是便決定了。

在第一天晚上，——將往靑島的第一晚，綠存在母親面前，同妹子說了好多的家中的事務；與閑話，回到屋中，又將零星的用品收拾了一起。看看時候不早了，才到內間，去看着小的孩子，睡在床上，鬆握了兩隻肥白的小手，鼻息很勻均的睡的正濃。她想明天第一次離開這個可愛的孩子了！他那裏知道？他明天一定一天，都時時要哭，我更不知再見他在那一天。……想到這裏，自覺得這個思想太過分，且令人可怕了！不覺得含了淚痕，對着孩子柔嫩的左頰上，很小心的吻了幾下。孩子在睡中啞聲笑了，不知是爲了接受着母親的熱吻？或是有甚麽神祕的不可思議的幻影之夢，足以使他作無知的天眞之笑容？

八

午後的海光，受了秋陽的返照，在金色的日光輻射的光線之附着處，一個一個的平靜而順流的海波，都幻化出藍的；暈紅的；綠的；微黃的閃爍的色彩來。一大片的海岸邊的礁石，却在這天裏，沒有大的浪頭來迎擊牠，只有在水深處矗立的高大的礁石角下，有時幾疊白沫的浪花，被後面的水流，迅散的催着，打在上面，有種細碎與淸散的音響。其餘的，只有海鷗在沙灘上嘔嘔飛鳴

的聲音，彷彿來叫破這個過於靜化的寂寞。這是個海邊的一個孤立的小島。島中盡是起伏的小山，與叢生的樹木。島上只有一所用紅磚建築的小樓房，却也沒人常來住的。島邊所有的礁石，都是白色，而中多翠色的斑點。映在日光，與綠色翡翠般的海水，更為美麗。由島上四望，可看對面的隱藏在彷彿烟霧中的一個海岸的埠頭；與從埠頭正南方長長伸入海中的棧橋，其他三面多有些星羅棋布般小島子，在海中點綴着。餘外就是膠澳兩面的羣山，毗連着無盡的陸地，由島上望去，只見蜿蜿蜒蜒，起伏不斷，更可令人生無限偉大與遐慕的思想。原來這個島子，是名叫做陰島，距離青島的口岸不遠，而是出了膠澳，向東南去的海中，便可達到。那裏極是幽靜，比青島街市之整齊處，更不相同。全島面積，雖不極大，然而也是膠澳外面的門戶。每每有些網漁的帆船，在此停泊的。

這天陰島奇麗的光與色的調和中，在距海水不甚遠處較為平滑的礁石上，柏如同了綠存，天根，都坐在上面。在日光中看柏如的面色，比從前時的確豐潤了好多。

天根獨自危坐在一片三角形的礁石上，執了一根竿子，在那裏釣魚。他凝神着，一動不動的，

只向水中投下的絲綫注意。綠存在柏如身旁，替他搥背，因爲他少爲乾嗽了一陣。

他們這時在這個幽靜而極清潔，所不常到的地方，對了無邊的海波偉大的自然，與使人悅懌的風景，雖是柏如身體尚非完全健全，不過在此，彷彿七八年前，他在英國讀書時，夏日同了好些同學，到外邊海濱去遠足旅行似的。因此使他記憶起那時快樂的少年生活來，在鬱鬱的面容上，也見出微笑之痕來。他一邊握了綠存的手，却緩緩地，與她在海波上談些舊事。這是自從他病後沒有的事。綠存心中，自然是喜慰！同時她不得不向這能慰藉人與感動的自然，低首默謝了！

天根遊戲般的釣了一回，不料動掣了幾次絲餌，全無效果。末後他一邊持着釣竿；一邊却望着前面，正好由水上過來了一隻很小的漁船。在這無風的天氣裏，因爲已近島邊，船上連帆都收下來，只是慢慢地走向這片礁石來。天根心想：這是時機了，能在這時釣得上魚來，不是可以顯露；與使他們稱贊的時機嗎！不料他看見漁船，一直走來。漁船上有幾個帶了草笠與短衣的人，也向他的釣竿看去。他無意中，忽覺得釣竿微微振了一下，便猛力地往上一拿，一塊有尖的大石，正被釣竿擡了，於是那一半連同絲綫與鉤餌的竿，便投入水中去了。那邊漁船上的人，都不約而同笑

了一聲。天根也覺得好氣，好笑，索性將執在手中的半段輕柔的釣竿，用力的往海中一投，及至回過來看時，漁船上的人，早已將船靠岸攏下。與他們距離不遠。船中都是些漁具；與些籠罐的盛魚的用品。三個人有兩個少年，上岸到礁石上對坐了，拾起一大片魚網來，在日光下修理。一個老年的漁夫，却在船頭上吸烟。

他——老漁夫向天根道：『你釣了多少時候了？』

天根卽刻羞慚地回答他道：『這是頭一次在海邊釣魚。』

老漁父便將稀疏而微黃的上鬚，用粗硬的手，抹了一抹笑着向天根道：『怪不得你沒有將魚釣得。你要知道，在海邊釣魚，比不得同在小河流與小澗水中釣魚的容易，與可以隨意。在淺流的水中，是沒有深水，且是水多是急流，水中多是小魚，所是在下流的水中，容易釣得。只要把釣竿垂在恰當的水口，那末魚兒沒有不上鈎的。至於在海邊，浪雖不大，但是水深流緩，又有深的海岸擋住，釣魚不能只是遊戲般的能够釣得。須得，……』他方要說下去，在海邊是用甚麽方法。恰好那個少年的網補好了，取來給他看。天根看見這個二十幾歲的少年，被日曬黑的面目；與偉大的

身體，知道是老漁夫的兒子。老漁夫將補成的網看過，就掉在船上的木板搭成的艙裏走回來便吸了一口旱烟，且不與天根繼續談話，很靜穆地向着海上凝望。

天根問他道：『剛才那位少年，是你的？……』

『我的第二個兒子，那一個却是由漁行中雇來的一個夥計。』『你還有大兒子嗎？』天根又根問一句。

老漁夫愀然對了海道：『大兒子，現在若還生活着，已經是三十多歲的人了！不過，……說起來也是可憐！其實呢，我們作這種海上的生活，自然這種事也免不掉的！……』

天根知道這裏面必有一段很悲慘的歷史，只是微微點頭，却沒有再問他。老漁夫沈吟了有幾分鐘的工夫，便道：『我是自小時候，便隨了家中的伯叔作這種海上的生活。實在說？海上捕漁，簡直是我家世傳的祖業；也是在這沿岸一帶許多村落的一種生活的職業。不過這是不能與種田種菜，或是習手藝，充各種工匠的事，所可比擬的。雖說沒有甚麼其他的本領，然而除掉我們世世作慣了這種危險的生活的，恐怕也不是容易作的了。先生，你看這口外的海洋，是有多寬！而且

就在島邊石下的水：也比平常的小河流是深得多。偶然遇到有霧，有風，浪頭起了的時候，我們駛出去的漁船，一時回不來，你想漁船還有大的嗎？就是這個如樹葉般的東西在茫茫而波浪掀天的海中播動起來，生命是甚麼，那就難說了！……』

『你大兒子，聽你說似乎是有甚麼？……』

『的確呀！我大兒子便死在前八年的一個秋天的夜裏！……』老漁夫說着，而且向海水的遠處凝望：『他比他兄弟大得八九歲，自十來歲就隨了我在海上，……不能說天天要去捕魚；可也是常在水上過活的。後來因爲他一年一年的長成起來，家中又添了人口，就是他已經娶了媳婦，而且有了一個孩子。那末；我們專靠在水上吃飯的便有點困難了。於是將我多年蓄積的錢，全數取出來，……唉！先生！你知道我的錢雖不多，或者還不足你們來玩這一次的化用，但都是我半生拿生命去換得來的。因爲這樣，我就用這些錢；格外又從隣村的漁人家中借貸了一宗，便給他買了一隻小捕船，並且另外找了一個幫手。這樣我們每天兩隻船出去，所捕得的魚，比以前在一隻上面得的，確是幾乎多了一倍的樣子。我也覺得從此後，家中倒不缺飯吃，一切事都可不管了。

橫豎我們除去這一樣本事之外，更沒有別的方法，能夠餓不死的。……』老漁夫停了一會，嘆氣；並且發出哽咽的音道：

『這事我自己至今還是心上不安！兒子死了，媳婦成了寡婦，還有幾歲大的兩個孫子，又巧得很，我那個老婆，又因為自七八年前受了濕氣，成了癱瘓，只有在床上躺的分兒。……先生！你許不能記得，有一年秋天，不是有一場最利害的風災嗎？聽別處來的人說，距海岸遠的地方，也有拔了樹木，吹倒房屋的事。你就可以想到那風是怎麼凶毒呵！……在那天的早上：起初是有層淡白的雲，罩在天空上，我對於海上有風波沒有，不敢怎樣的誇口，可也是幾十年的經驗了。我看那個前幾日的天氣很有變動，所以早上沒許他出海去。不料太陽出來之後，居然成了極晴朗的天，不過覺得有點奇熱，不是秋天應該有的天氣罷了。我那個兒子，是再誠實勤儉不過的人，——也許是和我的性質一樣，所以他一見天氣好了，便同我將漁船駛到海灣中去。那時這個地方，同現在是大不一樣的。當我們出海灣去，回望只有在秋陽下面的海光，海邊的叢樹，與無限的山峯。及至駛到海灣外去，便更不能看得清楚了。我同我兒子，自然不能使兩隻漁船，並在一處。因為那樣，與

捕漁的效果上，是有防害的。……我那天捕得的魚格外多，沒有落日的時候，我就將我的那隻船駛回家來。而我兒子，却沒有回來。

『天晚了，忽然生了變動，大的風從海岸的遠處捲來，不多時可聽見掀動的浪聲，比甚麼聲浪都可怕！天上本來是晴朗的，然而星星却看不見了。風力的大，在屋中幾乎也聽不清說話的聲。這是……個巨變呵！先生！你想我那時的恐怖，是在甚麼的境界裏呢！

『完了！甚麼事都完了！第二天就是我得到他……死去的消息的不幸的日子！……』老漁夫流下老淚來，用手擦去，而那個少年蹲在一邊，也很慘淡的沈思。但漁夫繼續道：

『他母親不久也得了癱病，一個寡媳，兩個要吃飯的孩子，我怎麼辦呢？虧得這幾年阿仔也長大了，也這樣的糊塗過去。那個夥計，你想我家困難到這樣，還能用人嗎？他是人家託我；並且隨我學習的。……唉！這幾年的漁業，也被那些作老爺們的，』他說着；向石上並坐的柏如夫婦看了一眼。『連我們這點小小的生活，也搜尋到了。甚麼漁稅，牙捐，統統交加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現在，也只好過一天是一天了！況且他們有錢的，又組織甚麼公……司，有錢又有人，在出魚最多的

地方，去作大舉動的捕魚，我們不分外的艱難了嗎？……」漁夫這些話，似乎是憤慨後不能自己說出來的話！但他說至此處，便也止住不說了。天根對他雖曾說了幾句安慰與痛惜的話，但那也不過是人們的一種在特異狀況之下，照例的話罷了！其實何能解脫了漁夫的深長的悲哀；與現在生活上的困苦呢！

天根這時回看柏如與綠存，尙在並坐着說話，似乎在這個奇麗的海濱之上，忘了疲倦一般。天根見柏如與綠存，在自從他病後，久久沒有這種態度，這回也不禁替他們暗地裏喜慰！看看夕陽將已沒入山裏，漁父同了他的兒子，也上了漁船，沿了東岸走去，於是他便走上上層的礁石來，催促他們一同歸去。

九

天根同了柏如夫婦，回到青島，在暮色蒼茫中，看着無量的電光，從層樓上四散射出。他們沿着海岸的鐵闌，走在極細碎的砂上，聽見下面的濤聲，作有音律的撞打。海風從對面掠來，便覺得有些冷意。走了一會，天根恐怕柏如過於乏倦了，便喊了一部街頭上的馬車，共同坐上，回到海濱

醫院中來。

天根是最歡喜看海的，這幾日雖是誤了幾點鐘的功課，不過爲了好友，且得了無限海上的智識與賞心悅目的光景，所以他覺得非常快活，而且似乎將從前深深埋在他少年的心裏的對於人生的悲鬱來，洗刷去了不少。而使他最感快樂的，便是雇了小艇子，出了海港，在天氣晴明的時候，往各處遊玩。

一個星期的日子過了，在愉快中的光陰，自然覺得逝去的很快。柏如面色也好些了，纔存自是安慰！天根便辭了他們，仍回到省城讀書去。不過當他別離那個海口時，使他有無限的留戀！

自這一年夏日，到秋末，天根親自知道過柏如的事以後，他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一個環境裏，沒有不是痛苦；而且周圍是有尖端的荊棘，向着的。他知道這是人類社會在宇宙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循環律，但是永遠是這樣的，彼此刺着與互相以痛苦爲贈遺，永久，永久，沒有止息的。從前他也曾讀過理想的小說，與那時很稀有的社會主義的零星著作，說得一個如天堂之快樂光明的境界，彷彿卽刻可以在地上出現。又想人人眞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那樣簡單與有秩序

而公平的，對於人生的分配與解決的方式，也是最好不過的。且是或者將來能夠實現。但自從他自己病中，聽過芸涵的痛苦歷史；與讀過關於她自己驚心駭魄的紀錄以後，又遇見柏如的遭遇，使他對於以前的信仰，都根本搖動與疑惑了！本來他是個血氣未定的少年，又是富於情感的人，無論甚麼事，他不大加以思考與理智的斷定，本來他的智識與經驗，也不能助他作思考與斷定事物的眞值。——只是一任所感受與刺激的程度，作自己內心感應的標準，因此他將對人類有豐富的希望與尊重的價值的心，無形中減削了好些。況且他自幼年時代，目觸耳聞的，親嘗了些痛苦，他平常就倡導人性非善的議論，到現在，却更加上一層社會罪惡的觀念，在他的記憶中。

雖這樣說；他却同時又發明了一件人間可寶貴而稀有的東西，知道現在人類的全體，尙可以有連合之一點的；能使有裸露的胸腔；與眞誠的眼淚的勢力，那就「是愛。」

他以自身的經驗，母親與姊妹的親愛，又如芸涵的哀慕她的可憐的父母，其餘如柏如的夫婦，海岸上老漁夫的談話，這都堅定他的發明；與有助於他對於「愛」字的考究。固然在以前的時候，他遇到這類的事，——關於人間之愛的事，自是不能說沒有，不過不能使他十分信仰，與常常

地親歷其境。現在呢，他却確已發明這種新信條，以爲是人間尙有花；有光；有同情的慰；解有深沈的密合使彼此純白的靈魂，可以融化的機會。他又相信人間的痛苦，與憂鬱，是與愛相並行的，因凡事必有個因，若使人類的心底，完全從來沒有愛的痕，劃在上面，痛苦從那裏來呢？更有甚麼事，可以憂鬱？他常想刀割破了皮膚；或是火油盪傷了，以及沒有食物入口，或是遭遇了金錢上的缺乏與追壓，他以爲這不是痛苦，與可憂鬱的眞質素。眞痛苦與憂鬱，不是物質上的剝喪，也不是物質上的給予，可以慰悅的。精神上的靈性上的痛苦與憂鬱，才是眞正的。不過他也知道人類的精神作用，與物質作用，是常相爲因應的。但他由經驗及思想中得來，從此確信「愛」爲人間的最大的補劑了。

這是他近一年中漸漸由各種方面，集合而成的結果。而他由海邊歸去後，使他對於他這時自己對於哲學上的「武斷」，更堅定了。不過他這時並沒有想專研究哲學的思想，而思想；——奇異之思想的根荄，早就種植在他心中了。

他自從這個時期以後，便添了許多恍惚的夢影。他雖是一個中學程度的學生，却每天懷了

個「人生問題」，想着找人解決。其實他這個願望，可說是走錯了道路，誰能解決的來？而且圓滿無有瑕疵的呢？

他在這年冬天，忽然接得從他舅父那裏來的一封信，說是在衡州住的他的八姨母死了！並且說那位與他相同的歲數的表弟，來信說得很爲悽慘！他當時讀過此信之後，也覺得有點傷感！因爲他這位姨母，是同他母親最好的。一生也只此一位與自己一樣大的表弟，現在她竟然死去了，而且只有姨父，尙是那個少年的表弟的最親慰的人，因此他也爲之傷感！不過這封信來過幾天之後，他也漸漸地忘了。却不知後來却又因此，給他添上一重重大的感觸！但這是以後的事，因以後他更相信痛苦與「愛」是並行的；而且一個新理想與舊事實的衝突，爲不可避免的呢。

十

一年之後：——恰當世界的大戰開始之後，——十月的天氣裏，柏如覺得天氣很冷一些，穿了一件薄薄的皮袍，尙不十分和暖。這時距離他因入監獄得病的事，已一年多了，身體上自然好了；精神上常常因受了那種過分的衝激，時呈變動。他自去年轉地養病回來之後，並教員的事務

也辭掉，索性不出自己的門口，每天看着穎潔，及他的小孩子讀書，並且他很嫌惡城市的喧擾，時時想着移到鄉村裏去安住，只是沒有實行。他自從遭遇事變之後，除去了家中的人，與天根幾個朋友之外，每當他在街道上走，便看見每個人，都帶了一付殺害的面目；與不可測度的顏色，彼此相向着。所以這種恐怖的餘留，使得他不願意出去。他起初想借着這個時譯幾部好的書出來，也可以消遣光陰，不過他坐不許久，便不耐煩去一個字一個字的斟酌。而又看到那時中國出版界的惡濫，與不能對於有價值的書籍歡迎，所以也就終於沒有作成。

這天他穿了皮衣，正在書房內整理器具，忽然僕人由外面送過了一份上海報來，他本是不甚注意那時的報紙的，不過因爲今天天氣陰陰地使人有點煩悶。便坐在椅上，拆開閱覽，恰好整張疊成的報紙，一拆便看到第四張，許多花花綠綠的大小相雜的字，是賣那些遊戲的雜誌的廣告。他刷的一聲，便將第四張扔在地上，檢過第一張來，從上面緩緩地看起。

有一段記事，忽然動了他的新與的思想。原來那段文字是英國招募華工，並且招請作翻譯的人到英國工作的記事。柏如看過，心裏忽然動了一動，便將報紙放下，立刻到內院裏同他的母

說，想着自己要再到歐洲去，並且情願去充當翻譯。這是個不意的消息，使他母親與綠存聽到任管柏如怎樣的去譬解沒有危險，而他的老母與綠存自然是不能够放心應允。後來柏如道：

「你們不放我走，自然是愛護我的。可也要想想，設如我去年死在那裏邊，怎麽樣呢？而且自從我遭了那場事之後，除了幾個平素極好的朋友，誰也不願來找我，彷彿我眞個曾有了不可洗刷的大罪惡。見面之後，能够玷汚了他們似的。因此；學校我也不願教了，再則若說作文士生活吧，本來我也還可以作得來，只是中國的出版界，這樣的亂汚，誰曾想讀書？又有幾個人想從文化中得到智識？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學問上的事，這幾年來除掉還能教中學生的英文外，其他的智識，既沒有相當的機會去應用，而更無可研究的境遇。若說在家中，固然可以不缺吃的喝的，只是這樣混下去，我也悶苦極了！……所以我是想着，暫時同那些工人，再到外國去，藉此也可多得點新智識，再繼續於閑暇時候，研究研究點學問。我想三幾年後，准可回來，再則也或可免得仇人的對待。……」

他以後還說了好多解釋與慰勸的話，總之留他在中國現時的社會中，他以爲眞有局促的煩悶！所以他願意同了他們出去。幸而柏如的母親，尙不知道歐戰的那末利害，又見兒子每天在家中鬱鬱的住着，也恐悶出病來。又聽說不久便可回來，雖覺得不好，可也沒有甚麼。獨獨綠存，却似破了心腸的驚憂！並且極力的勸止他。柏如原同她是感情極爲合得來的，況且自從經過這場危險之後，更是非常的感激她！所以一邊安慰她，一邊却盡量的解說他要外國去的道理。

『我是過慣了安逸生活的人，這幾年來，差不多我那一天都有個快樂的家庭來慰安我。你雖然沒有很高的智識，但我却謝你愛你自十年前以至今日。……不過我此次決意要去替華工作通譯的原因，並非我故意離開母親；離開你；離開我快樂能安慰我的家庭，而到危險與生疎，且是事事若隔膜的地方去。因爲我的性情，雖說自從病後少有改變，但你是知道的，我不是想沒有志氣與沒有作爲與不好工作的人。在我未經去年的事以前，也絲毫未曾替社會出過甚麼力量，人都羨慕我是留學歸國的學生，其實我自己問心，便使我面上發熱了！自從遭了不意的危險，在現在社會上的人情的冷暖，都從試驗中得來，而且在這種紛擾的狀況之下，我空抱了無窮的志

願，要從何處下手的？實說，中國幾年後，將要有種不可思議的大變動。我想現在決不是能得社會上可以容留我們的，我所自己常常痛恨的，是自己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也在外國中陶冶過，怎麼自己毫無點能力可以說到改造的事業上去？你不必過於憂恐！……我是不能純粹信虛浮的定命論的，但我也不怕吃辛苦，我相信留我在快樂的家庭裏，此後的生活，終不過如此罷了。究竟有甚麼用處？這次我決心的要去，須知我也是受了環境造成的無形的迫力！我深知我自己，不能立刻將所有的環境改造過來，我想出去幾年之後，或者再回來的時候，便可以更好的希望呢。……
……家中母親也還康健，好在潔妹妹快畢業了，將來的前途，也很有可望！……」

他更說了好多的話，握住的綠存的手，覺得有點冰涼，却是她哭下來的淚痕濕的。他又着實安慰她一番，後來穎潔由校中回來，却很贊成柏如出走的計畫，幫着他將綠存勸了一回。

這事終於決定了，柏如便去找到了在本城教會的一個英國人的介紹，那個英國人，素來對於他很欽重的！正好自己也要回國去擔任兵役，這回聽了柏如要到歐洲去作華工翻譯的話，喜歡到十二分；並且說了一些爲公理幫助及有心於人道主義的恭維話，但柏如却付之一笑。

後來天根當然也知道這個消息，雖是痛惜良友的遠行，而且的實是到有危險的地方去，但他也想不出不教他去的理由來。知道柏如這次的決心，是不可更改的，反而常常去勸慰柏如的母親，與綠存。

是十一月的中旬，一切事情都妥當了。那個英國人，早就通知他在這幾天後，便同他一同到上海去趁船放洋。本來沒有甚麼行裝可預備，而且柏如是去過的人，所以別人也不爲他旅行的行程擔憂，只是這些日子裏，綠存的面色，時少見憔悴些。

在柏如啟行的前夕，正是降了微霜；與星光晶明的一個冬夜。天根這日因爲校裏正放了陰歷的冬至節假，所以一天也沒回校。這天晚上：柏如同他母親，綠存，穎潔，天根，共吃晚餐的時候，自然各人心中都有點酸惻！柏如的母親，雖說平常不極力阻止他這次出國，但到了這時，也免不得揮了老淚，切囑他小心保護身體，與三年中必要回來的話。這頓飯大家草草的吃完之後，柏如的母親，又說了幾句重要的話，因爲頭疼，先到屋裏安歇去了。穎潔也隨了過去。天根出到外院，自己從前所住過的書房內。那時柏如同了綠存，回到自己的屋中去說話去了。當在晚飯的時候，天根

看着綠存眼中紅紅的暈波，幾乎沒有滴下來呢。

天根獨坐在書房外面的長方形鋪了花綫毯的桌子一邊，看着一盞精銅製成的煤油燈，用白罩子將散射的光綫罩住。自己也感到一種非平常所有的感覺！想起方才綠存的樣子，少不得這時嗚咽地哭了起來！他想眼淚，實在是最奇怪的東西！要用牠時，或者怎麼樣都作不出來，到了一種時候，却也禁止不住。人間的關係，實在是何等的奇妙與幻化呵！同情眞是人間的鎖鍊！他想到這裏，不自知的也替柏如，同綠存，深深地嘆了口氣！繼而又想柏如有這樣好的家庭；又有這樣依戀而纏綿溫柔的綠存，爲甚麼偏要孤身跑到戰場上，——遼遠的戰場上去作華工的翻譯呢？……本來天根以前對於這個問題，心中也以爲柏如是應當的；是不得已的；是自己沒有阻他去的理由的，但是在這一個淒冷的黃昏，他忽然有點自己不能相信了！一時的思想，似乎被甚麼瀰漫了一般，再也分析不淸。也不知以前確信的念頭，這時湮沈到那裏去？只有方才的燈影下慘淡的畫圖，在眼中亂動。

將近十點的時候，柏如先低了頭走出來，後面綠存同穎潔，也隨了出來。他們四個人，圍在這

個彷彿引人聚合的燈光下，却靜默了約有十分鐘的工夫。穎潔是個好言笑的女學生，她見他們都有點說不出的伊鬱與愁煩，於是她便開始說了個笑話，引得大家都忍不住笑了。綠存也面上微帶出一點笑容來道：

『好妹妹！你這張嘴，眞是巧便，說得人笑不得也哭不得！……』她嘆氣道：『今日一夕，明天便是開始使我心難放定的日子！……』

天根也覺得心中淒楚！但不能再說這類話，惹他們更加愁悶。便突然道：『一時的離合，在人間原是不能免；與不應免的事。古人說甚「如萍如絮」的話，固然不過止是幾個詩人的想像，其實人生的一時離合，當然難免。不然的時候就是只有老相厮守着那末個人應作的事業，不盡在眼淚與依戀中拋棄去？……本來難說；人間的生活，每天在演進裏，亦即每天在互相衝突裏。一個人的多方面，沒有更好的方法，去一一的塡平，與不使任何方面有一絲毫的缺陷。那怎麼能辦的到？然而理智上只管這樣說，人類的感情，却不能這樣說呢！……』天根起先本是很激昂地說下來，到了後來，也就低下頭，並且續說不下去了。

柏如飲過一杯茶，將茶杯很着力的放在案上。他却立了起來對着天根說了一大段的話道：

「一個人既從生下之後，必要受社會的淘洗，與人類情感的染過。我對於這種學說，是很確信的。我本來抱了爲社會服務，去眞誠的作一個改造社會的人的心。但是回國幾年後的試驗，不但將我從前的志願打得粉碎；就是將我不幸的個人，也幾乎全壓碎在這個不可赦恕的罪惡社會的勢力之下！……我這次慘痛的再行出國，他人以爲我是自己要尋苦吃，的確，但卽不出國，却時時有無限的苦味，要逼你去試嘗，甚至且可毒死你，委頓你，使你完全同化在這個罪惡的社會之下。至不過，就是安心作個在家庭中的幸福者罷了！……所以我這次情願去作這種事業，我一方承認我戰勝了愛我的感情；但……我也是想由此將愛我者的感情，在後來注入到全個社會裏去！……慘痛與前途的恐怖，自然不能免他人代爲憂慮，但我自從遭遇過危難後，頗使我少少傾向於人間的定命論！甚麽事且不要計算前途，因爲前途的本體，尙是在黑暗中的。以我們渺小的智慧，焉能測量出……」這時微微聽見窗外的輕細的雪聲，他的話也就此停止。

這夜的天氣，覺得冷了好多。綠存便喊個僕人進來，將鐵爐生起，滿室中驟然添了溫度。柏如

冷靜與很堅定，而帶有微見悽惶的面色，叉手坐着。綠存就將兩手靠在他的坐椅的背上，眼中時時猶有淚痕。

天根也覺得無從判斷他們各人主張的是非了！他只以爲柏如與綠存，都是因爲各個人的地位與環境，所以有這種不同的見解。他以爲這都是人類之最眞誠的心的發露。所以他也更沒得話說。

風聲從窗下聽去，吹得簷前的叢竹刷刷地響。天根走到外面看了一回，回來說：『這才是個輕雪淒風之夜呢！連個小小的星星，也看不見。』穎潔正在取了懷中的鉛筆，在尖長的手指上亂畫，聽了天根的話，也沒抬頭，便接着道：

『好美麗的詩句子，輕雪淒風之夜呵！……』柏如看了穎潔一眼，回過頭來看綠存時，她却俯在他的椅背上，小聲嗚咽了！

十一

又是幾年以後的事了，如天上的白雲，在麗日之下的變化。無聊的人間，已是變成了多種情

態。天根這時已脫離了中學生的生活，到京中的大學，繼續他讀書的生活去了。柏如仍然沒有回來，並且連信也不常常寄到。天根有時收到過他由歐洲來的函件，却只是很冷靜的幾句話，並且說他自從華工陸續回國之後，便在英倫一個公司裏作了職員，且是半工半讀的在大學院裏研究他以前的學問。並且說或者將來有個機會，將要同一起英國朋友，到澳洲去的。他的信中，並沒有其他的話，看過之後，越發使人發悶！這時柏如的家中，因爲家庭沒有多人，便回到安徽原籍去居住。天根倒是時常與他家通函，知道柏如的母親還安健的在着，而穎潔已轉入南京的某女子大學去了。

天根自從來京讀書，却住在他的表兄家中，就是王志伯家裏了。原來王志伯是他一位舅舅的兒子，他這位舅舅，因爲少年遠出，到貴陽去就親，後來染了時疫，死在那裏。他這位舅母，却是極聰明而又受過教育的女子，因爲自己的母親的緣故，便住在京城裏。前幾年也死了，便從家鄉中過繼了他這位表兄王志伯來。志伯也是個師範學校的學生，因他爲人用功與敏捷，現在在這裏作了教員。他的家眷，便同他住在京城。嘉芷夫人，因爲天根來到，有自己的姪子住在這裏，便很放

心，並且託他照料，於是天根就住在志伯的家中。

天根的表嫂達馨，是個溫和與最能體諒人的婦人。她家本來清閑，今見天根來到住着，非常歡喜！無論甚麼事，看他比自己的兄弟還要好些。

不過天根在這幾年中，將性情越法變得有些怪特！他有時終日不說一句話；有時說起他的主張來，別人若同他辨駁，他便閉了口，一聲也不言語。志伯是個專研究科學的人，看他那個帶浪漫性的奇異的態度，便有點與他合不來。倒是達馨的心地是溫和而寬闊的，反而更加敬重他呢！

當天根來後的三個月，忽然有一天下午，他從學校回來，到自己的房子裏，安放下書籍，便到志伯的住室中去。剛剛走到繞了紅欄的走廊下，却看見達馨正在坐在欄上看一封信。一見天根來到，便笑着道：『來了，恰來看一段新聞吧！……』天根也沒甚麼驚疑，從容的問她這信是從那裏來的？達馨道：

『今天早上由郵局遞來的，是從家中五叔叔寄來的。你看想不到，那，……』她說着便笑了起來。

天根從她手中接過來，看了一過，便皺了眉頭，說出一個『嗄！……』字來，方要繼續說去，恰好志伯從外面走回來，一眼看見天根手裏的信，便卑夷的道：

『年輕的人，只是這樣，是如何了局！不想那位姑姑，就止他一個人，却鬧出這些笑話來。……』

原來這封信是說天根的那位死去在衡州住家的姨母的一個表弟，現在也有二十歲了。自從他這位姨母死後，却出了一樁意外的事。就是天根的這位表弟，原是個很聰明的青年，也曾入過學校。這幾年來因相離遠些，沒有通過音信。及至天根的姨母死後，他的姨父要給他說親，他却絕口不應。因為他家老行輩的姨太太最多，各房中所用婢女更是不少。他家人又在一處房子中，共同住着。不知從那年起，他與婢女中的一個，有了很深密的戀愛的關係，所以他父親給他說親，他不允許。後來事情鬧穿了，他家本是世代相傳的華族，又是衡州著名的人家，那能容得他來戀着一個婢女，便不提親。甚至後來他被父親暫時的逐出，這正是他來信告訴與舅舅家這段事呢。

志伯年紀雖比天根大不了十幾歲，因為世故的閱歷，將他的思想與見識，變得很古板而莊嚴。所以他總以為像這位表弟，是年輕的小孩子呢。

天根聽志伯說出這個話來，却冷然道：『你過於太把一切的事看得輕了，我以爲這個事，不是輕輕地就能將不是加在他的身上。雖然或者他也有不對的地方。』

達馨在一邊也笑着道：『本來表弟是個少年，他家中婢女又過多了，說這事全是那位表弟的不對，也說不過去呵！』

志伯看了達馨一眼道：『你們只知說你想他是甚麼人家的子弟？只知任性胡來，若說出去，人家還不笑死。……』達馨却不服他這個「武斷」的話，便道：『這類的事，還對於甚麼人家的子弟與否而有分別嗎？你也太於說得強辭了，譬如現在由自由而來的婚姻，你贊成還是不？……』

『那自然，是應該的，不過偏偏自由到一個家中的婢女，……哼！……』他說便帶了不屑與傲慢的神氣，走了開去。

自此之後，天根便覺得志伯是與自己合不攏來的人。幾次要想離開，却被達馨切實的勸留住。其實志伯待他還好，只不過他們的思想上與言語上，總有幾多地不相吻合罷了。

天根的性行，越發變得沈鬱。他常常深思，在院中的草地上。自從研究哲學以來，他簡直變成

了個懷疑派了。又加上聽過那個外國的哲學家所講的厭世主義與定命論之後，更使得他腦中添了無許的印象。所以他將那些自幼年到現在的事實，與見到的感觸到的思想，都記在一本册子上。這本册子，便是曾被達馨偷看過一次，而因達惠的介紹，爲天根的舊同學汪青立所強索去閱讀的。

汪青立是個最熱心的教師，他辦事的勤慎，與力學的刻苦，迥然與天根是不一樣的。他自從由達惠的口中，知道天根住處，又強將那本記事册子索去閱讀。其中多有感動他的言語，而尤使他有極強烈的感慨的，便是其中有一段，記到芸涵的事。是：

「我之認識芸涵時，她的智識已經高出我許多。前幾則中，已爲述及。但在其隨德人西去時，我乃覺到她處境的悲慘，幾使我比較初聞柏如之入獄爲尤甚！此亦不知是何種感應力所使？或者因她是女子，但的確她之所遇，眞令人痛恨世界上之無心人，以全殺却爲盡度！她之離濟，在柏如去國之前半年。是時正德日戰爭方起時。是秋大雨兼旬，而日兵登陸，破中國之中立，以奪取膠澳。是時不在戰爭區域之德人，多作歸計。方在此時，而芸之被刼事，乃突

然發生，其原因及結果，我概不知，是皆芸將行時，面語我以此事之眞象。果使我能射，而且有，……必不予彼無心人以生命！

『芸涵在女醫校中學習，兼作德人醫院中之看護婦，我記病時已言及。而濟地有一某軍衣莊之主人，乃東臨某所的稅局長。年三十餘，以其運動與其他能力得任可搜括之缺。家中固富有，且在政治上素有黨援。是年夏日，以病到德人醫院就診，住院中。芸曾與同學輪流看護之數日。彼遂生心，但自知不敢唐突；且知芸非尋常無識之婦女可比。其後乃多所贈遺，芸以其不當，未有一次收受者。其後又故遣其家中女眷，到院與芸會晤，且稱言受教。芸惡其擾，然避之無術，亦姑聽之。不意至於後來，此人再遣其妻來，專邀芸至其家觀菊，芸不聽且拒。後經同學多人出爲轉圜，勸芸不必過於固執，宜去速歸。芸姑許之，然亦不過以爲如此耳，不知有他。

『彼人乃借此以誑芸，至其家，迫不令出。芸雖怒甚，故持冷靜，彼亦不敢輕犯。後芸以袋中所攜錢賄其家之僕婦，得通電話，經院長德人親往，始將芸放回。而據芸所言，彼人見德人

之怒叱，甚則長跪以祈饒。

此後芸知不能再留濟，適値院長德人將歸國，她固無家可歸者，乃決隨其師往德。及其行時，始致書於我後得晤之於院中……』

這是天根所記的那個事情的片段，不過其中有文言，有非文言，可見是在匆忙與激昂中寫的了。青立因讀這本冊子的零斷記事，已經約略知道芸涵少年的悲痛歷史，又看到這一段，他熱的血，也覺得沸熱起來！那時他想到人間到處都是網羅，更不怪天根的性行，有些奇怪呢！

十二

天根自幼年及後來，——在他現在的年齡以前，——所見聞，所感觸的事實與思想，多記在那本冊子上，這是汪青立所知道的。有一天，正是個星期的日子。汪青立便將這本冊子帶來，到天根的寓處。他走入天根的住室，正看見天根面對了那東壁上的神女的畫片，坐着在那裏彷彿寫甚麼字一般。青立想他眞能用心呵，在這個淸和的晨光所映照的窗下，却正在工作呢。便放輕了脚步，走到天根身後，却見他正拿一枝鋼筆，在一張厚紙上亂畫。不但不是寫的中國字；而且也不

像一種外國文字。只見他很注意的，又似很嬾惰的在紙上畫了一個半圈，又畫了一道直線，停住筆尖，向右臂看了一看，便又畫了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末後，便用無數的細點、塗了起來。青立心想這個人可不是眞有點神經病嗎？怎麽這麽大的人，却如同小孩子般的。……想到這裏，便忍不住笑了出來。及至天根回過頭來，方知是青立站在他的椅子後面。

青立帶了嘲笑的口氣，問他在這案上作甚麽？並且畫這些圖形，是包藏了些甚麽奇祕的意思？天根微笑了。

青立再一次追問他，他很冷靜的答道：『這是我自己心中的象徵！』青立不懂這是甚麽意思？便道：

『你這個人，怪不得人家都說的奇怪，還是戲言？……』

『戲言嗎？也許是的，……但我自己是那樣想。』天根眞實的答。

青立再問他甚麽是心中的象徵？天根道：『象徵是我借用的個名辭，或者是不對的，但不能解釋去。』

青立見他說得更爲奇怪。便握了他的手道：『你這個人簡直沒有法子同你說這些話，我們不如到城外郊原中逛去。』天根自然的隨了他出來，兩個人便喊了兩部車子，到西郊去。那馬道兩旁的楊柳哪，那空中飛鳴的白鴿子哪，那若遠若近翠色迎人的西山哪，與隱在晴明的日光中的黃色的屋頂哪，都時時交換着，在他們眼前呈露出。一切的景物，都在陽春中跳舞而生動。他們出得城來，且不向那些有許多遊人的足蹤去處的園子中去，只揀個松林中的巨石上面，倚了凸出的松根坐下。

青立是最愛說話的，他便首先同天根說：

『我看你終久將要改正些你的性情呵！……』一句話還沒有說得完全，天根夷然道：

『我的實有甚麼可以令人疑怪的地方？只是我還深深地對於人間一切的舉動，都有點疑怪呢！……今天是個快樂的日子，你嗅到松間之春日的微馨，與這草地上四散開的濃密的小花的香氣，與聽到枝上的鳴禽，這都是自然的賜予人間的慰勞！或者有多少人一生並未曾找到，……你何必又作那種無味的議論來問我？』青立也微微點頭，似乎很贊同他的話，但同時却道：

『自然固是偉大的，難於思議的，但也不可將人生過於看得微渺了！你往往對於所有的事，好另持一種見解與悲觀，我以爲這足證明你是錯誤而且；……』

天根一手剝着大松樹上的鱗片，一邊答青立『也許是我錯了！但我以爲人生，一個個人的生活與思想，都是完全受支配與影響在環境之下。——從幼年到最後的一日——無論如何說，戰勝牠，雖被學識改變，而多少這種所受的印象，是難將全體磨滅。譬如松樹吧，種在山上與種在田原中的，當然兩樣，在溫帶與熱度所種植的，更是有顯然的區別。……』他方要再往下說去，而青立一摸到衣袋中，那本要交還天根的手抄的本子，尙在懷裏，便取了出來，匆遽的道：

『這也難怪的，一個人的性情思想，總要隨了境遇而變幻，……如你所記的幼年的孤露，與友朋中的困苦，也難怪你是感受了易於感動的性質』

天根慨然說道：『這本册子，固然是我在生活的匆忙之下作的，而我敢信裏面却包含了若干分量的人生痛苦，與少年的悲哀的血與淚，在裏面。……一切的事，乃使我不能不似乎去相信定命論……』

『甚麽』？青立愕然的突問。

『這也是無足奇怪，你不要以爲定命論只是愚昧的迷信。固然不過是妄想的想像罷了！而在不可索解與難於從暗途中找到光明的時候；與思想在漫無端緒的時候，似乎也難禁人們去用此聊自慰解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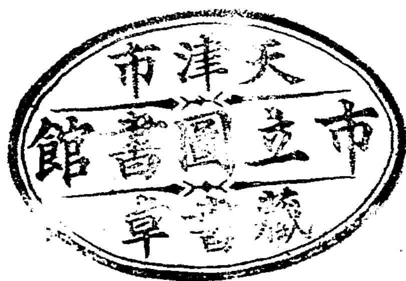
青立默默地沒有回答他。

『一個人的生活，譬如，』他說時從松根的下面將一個松葉拾起道：『一個人的生活，譬如一個樹葉子，尤可譬如一個松樹的葉子。在嚴冷的冬日。受了環境的風和雪，便黃枯些，到了春風吹來的時候，便靑而長大起來。人生的痛苦與「愛」，是這樣的循環。不過沒有一定的周回律，如一定的天時一般。……或者也可說人生還不如一葉，能有幸福呢！……但是也一樣的，總需要春風的吹長！……』

靑立見他又說到難以索解的上面去，便遊戲般的將那個松樹的一葉，奪過來，輕輕地丟在林外的小河流中去。說道：『一葉呵！……只要在水中漂流去罷！』

他如贊頌如嘲笑地對着天根這樣說，這時一陣輕風吹過頭上的松枝，却微微的響了，彷彿是弔他們在水中漂去的一個。　(完)

民國十一年五月三日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A Leaf in the Wind

By T. C. W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六

天津市
市立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借閱圖書不得圈點批評污損折疊
2.借閱以一星期為限
3.借閱時間以午前閱覽時間為限
4.損壞或遺失應照同一之圖書賠償
21-9 Pr. 3

長沙 福州 貴陽 常德 廣州 衡州 潮州 張家口 香港 重慶 梧州 廈門 雲南 嘉坡 分館 龍江 杭州 漢口 館 中市 館 山路 館 館 照

N一九五八沈

